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地學雜誌

中華民國十七年第二期
本誌第十六年第二期

北平中國地學會出版

中國地學會雜誌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本會對於來稿有增刪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他人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本會對於來稿酌給酬金每千字自一元至十元不等不受酬者聽

（五）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其必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預告並附相當郵投

（六）來稿請逕寄北平後門外後海北河沿十一號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本會啟事

一

啟者：敝會為傳播地學知識起見，特開書報介紹部，代售地學及與地學有關之刊物。海內宏達及出版界，如有關於地學書報，願委敝會代售，或將圖書目錄寄下，由敝會代為介紹者，均甚歡迎。代售簡章，函詢即寄。

二

商業競爭，端賴宣傳，廣告一事，遂為急務。敝會地學雜誌自繼續出版以還，購者踴接，銷路頗暢，各大商號，如由本誌代登廣告，其效力當必宏偉也。廣告詳章，函索即寄。

本期目錄

一，片馬考……白眉初（一六一—一八二）
二，普洛遊記（續）……許同莘（一八三—一九六）
三，俄國第一次通使中國記……張星烺（一九七—二一六）
四，蘇萊曼東遊記（續）……劉復譯（二一七—二三八）
五，蘇聯的領土和人口……祁蘊璞譯（二三九—二四八）
六，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孫守先譯（二四九—二八〇）
七，安得思蒙獻考古記……李書春（二八一—三〇二）
八，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述要……張崇岐（三〇三—三一六）
九，會務紀實……（三一七—三二二）
甲，十二月九日臨時會記略
乙，款項報告
丙，斯文赫定博士加入本會爲名譽會員
丁，鳴謝

片馬考

白眉初

第一章 英佔片馬之遠因

（一）遠因 緬甸爲我藩屬，姑略前史，祇考最近，前清乾隆三十四年，緬甸寇邊，明瑞撻伐於前，傅恒征服於後，卒傾心內附，每十年進貢一次。乃不意於光緒十一年，緊爲英人所兼併。時中法越南之役方終，我國無力對英宣戰，竟於翌年結中英滇緬條約，舉隸我百有餘年之緬藩，拱手贈於英人；則劃界問題，當銜接以起。然英人以昧於眞相，而恐失利，亟擬從容調查；中國人則畏事性成，置諸不理，遂隱合英人之意。

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國必自伐，而後人伐。」非我引賊入室，何由日蹙百里！光緒十七年，有野人山民，焚斃英人之譯訊；英人遂焚我漢董，戶董之地以報之，更遣兵駐厫湯，壘弄。十八年，復進兵至昔董，馬董，是爲英人侵我野人山之始。自是我國始命駐英公使薛福成，於光緒二十年，與英人勘定滇緬界線，而結中英滇緬界約；遂與英佔片馬發生遠因。茲抽錄滇緬界約與後來片馬發生遠因者於左：

「今議定兩國邊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起，其北之疆域，俟將來査明情形，再定界線。」

右項條文，即足証明中國外交具退讓之特性，實爲失去片馬之遠遠伏脈。何則？北緯二

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尖高山，其地點夙為緬甸國境極北之界，其北本為中國屬地。雖老圖有未給入界線以內者，但係夾於滇藏間，而為康藏川滇之門戶，皆我雲南土司管領之地，與緬，與英了無干涉，是固當然為我所有。縱或以甌脫地為疑，即明明在我勢力範圍之內。國際公法云：「過荒地不屬邦國管轄者，無論何國，皆得據為己有。」由此斷之，即應歸之中國，不應歸之英緬，義極允當。乃薛使竟許以尖高山北為甌脫地，留俟將來議定，其退讓伊於胡底！厥後英人日向北方拓地，中國邊吏淡焉若忘，不為過問，此即片馬問題所由起。

（二）近因　片馬原係我永昌府保山縣登梗土司屬地。土司遠祖段其光，於清雍正年間，開闢斯土。蓋利其地產杉板・黃連，輸出頗鉅；收為己業，垂二百年。我登梗土司，得以年抽重稅，什取三四，夷民不堪其痛者，蓋已久矣。宣統二年，土目伍嘉源・徐麟祥率衆控訴於永昌府；旋由知府傳到登梗土司羈押之。土司陰行賄賂，竟得釋放。伍嘉源・徐麟祥乃向土民倡言：淡官被土司賄買，我輩無法可施。為今之計，祇有赴英領密支那府，聲明片馬係為英國土壤，請其發兵保護，則此苛稅，可以免除。土民以為然，遂投稟英政府，謂片馬各寨，在高黎貢分水嶺以西，應歸緬屬。駐騰越英領事即親到片馬，查勘一切。是時登梗・卯照・魯掌各土司聞訊，飛報永昌府，懇其轉請大司，發兵駐紮片馬，以免英人侵佔。假使永昌知府立即採納施行，則片馬或不至淪為英人屬領，未可知也。乃秘不上聞，一任英人宰割

，而不過問。迨清廷聞知，雖經外務部力爭，而英人不肯讓步，是為片馬喪失之禍因。

第二章　英佔片馬之經過

（一）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英使照會總理衙門云：『上年十二月間，有華官帶兵二百名，進入恩買卡河北境內，請轉飭該處地方官，於恩買卡河，與薩爾溫河（即潞江）中間之分水嶺西境，不得有干預地方官治理之舉。』是年十月十二日，英使復致函總署，再申明前照會所言，並問曾否轉行滇省。總署復稱，已於六月間據情咨行滇省。（斷送片馬之公文，此即我國人不愛國之表現。）此為英國照會，對於滇緬尖高山以北界務含混東侵之始。

（二）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旬，有英人數百，率蒲夷千餘人，越高良工山，（與高黎貢山異）入我茨竹，派賴等寨。我滇灘關外土把總左孝臣，不甘割地之痛，乃召集土司，起與英人反抗。是役也，我土弁土兵壯烈以死者百三十七人，（或云百十四人）左孝臣與焉。是為英兵侵犯片馬之始。

當時我總理衙門照詰英使，謂茨竹各寨，係中國世襲土弁管轄之地，以滇緬交界之處小江為界，英兵不應過界燒殺，請飭仍守小江邊為界。英使照覆，引二十四年兩次文函，以分水嶺為界。並謂當時若辯駁不允，自無難另定界線。因彼時既無異議，（默認斷送片馬）是以印度政府，視此分水嶺為中國已經允定之界。英兵舉動，在分水嶺以西，並未過界云云。至

三十二年十月，又有英兵五百巡視片馬，旋即引去。可見非有奸民賣國，彼終不敢強佔。

（三）　宣統二年冬，英人二千潛由密支那出發，越野人山，隨行戰馬千餘匹，於十二月三日進據片馬。隨即駐紮於上片馬（片馬分上下兩部），沿途設碉立營，為久住計。威脅各寨，迫其降附；宣言高黎貢山以西為英領土。時滇督李經羲欲以武力解決，政府止之。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外部交涉；英人答並非佔地，然亦不撤兵。是即土民伍嘉源，徐麟祥投英賣國之後，英人實行佔領之始。

（四）　宣統三年正月，滇督電稱：英兵於高黎貢山巔最高險處，分築碉臺，電光遠射，照及怒江渡口。茶山五寨，已降其三；幾入麗江，漸謀進侵云云。十五日，政府照會英使，請撤兵。英使朱爾典謂確定高黎貢山為界，然後撤兵。後清政府擬派員往勘，與英重訂界址，但使不大吃虧，便可了結。電商之滇督李經羲，李頗不謂然。同時滇省京官於二月十五日會議，呈請外部力爭；而滇省諮議局，且組織保安會，要求英人退兵，以保主權：民氣沸騰，勢不可遏。李電請親自會同英人勘界；英人又置之不理。然英人已進佔發梗，愈逼愈緊。是年九月，英人又於茨竹，了口等處，私竪界石，強收戶稅。既據小江以南十八寨之地，且侵入小江以西浪速等地。政府無可如何，意存退讓，欲將片馬允許英人永租。而滇人與滇督李經羲力爭，主張勘界。既而李經羲又以界務非空言可爭，乃令滇省各屬，試行團練。順寧一

帶，已練就頭班，更赶練二班，且發快鎗。所以未至交戰者，以不久武漢起義；滇南響應；驅英計劃，自此中止，良堪惋惜。

（五）以上係清末英佔片馬之事實。迨民國元年八月間，英人又於片馬偏佈警岡，並在撤瓦，丁口及明光外大丁口私立界樁，在他戛建造營房，購糧運械甚多。其由片馬經過俅夷通西藏之路，正在加工興修。雖由外部向英人嚴重交涉，然英人藉詞推宕。民國二年二月，滇藏交通隊長電稱，有英兵率喇嘛，漢人，及阿晉頭目，分數路侵入我界納采，茶谷河等處，築舍扼險。又有二股溯狄滿江行，似入西藏。是年十一月，茂滿行政委員，轉據俅管袁裕才報告：駝洛江伙頭，多由英人發給執照，該處貢項，恐難收獲；並附呈洋文執照二紙。十二月，雲南府繳堯電報，言片馬頃來英兵五六千名，分路進兵：一由帕跌河，卯照，老窩之稱戛；一由上片馬過古炭河，岔掌，登梗，六庫；一由明光出騰越。是英人更南窺滇西第一要隘之騰越。迨歐戰起，英人捲入漩渦，未遑顧及，自行撤兵；邊境無事者數年。是爲英人侵片中頓，予中國以收復良機之時期。

（六）歐戰既終，（民國七年十一月）太平洋會議，（自十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一年二月六日）既閉，英人遂於十一年夏間，再佔片馬，卜九角塘河與小江會口以西之地，建設宏大衙署，曰拖角廳。又在扒拉大山東麓，修築堅固之營壘二座，與廳署鼎立。更於小江流域

東南角端上片馬地方，安置營盤，作東西接應之勢。自緬支那而東，有入我界抵於板瓦之道路（按板瓦在尖高山之東南，狼牙山之北麓）。再由板瓦北赴拖角政廳爲一直路。英人將此直路，修築蕩平，所以便拖角及緬支那間之交通也。不唯此也，英山又出板廠山西，而管理浪速地方。既管理浪速矣，更北上而經營貉貐地。貉貐人拒之，復經營球洞（屬我滇省闌州土司），尙未收服。由此推之，英人之侵略，將至高黎貢山盡處，而東折入潞江流域，更北行小維西境，與我劃瀾滄江而分守之矣。於是背抄衞藏，俯瞰巴蜀，長江上游，歸其掌握。至斯時也，東指滇漢，我其不國矣。是爲英人在我片馬建設政廳，寔行侵我西南邊疆之始。茲誌英佔片馬全部面積：

東至高黎貢山丁口，西至官刀山，約廣二百餘里；北山板廠山經官刀山，南抵騰衝界，長約四百里：合計約八萬方里。

第三章　就地理上觀察片馬

第一節　片馬山地之解剖

片馬安在？在一山地中。在何山地中？曰在橫斷山地中。夫橫斷山地之範圍亦廣矣：東起四川，康定，雲南大理：西盡藏，緬，北括西康省，南接南海。片馬果在其中之何部？曰橫斷凡六脈，片馬位於其西三脈適中之一地點。西三脈之名稱維何？自西向東計之：曰色隆拉嶺

，曰伯舒拉嶺，曰他念他翁山脈。此三脈之在康藏滇緬阿薩密之交，統名野人山。今欲說明片馬地位，先就山地縱橫分析論之：

(甲) 山地縱脈

(一) 色隆拉嶺　是爲橫斷最西之脉，縱走爲雅魯藏布，伊拉瓦諦兩江之大分水嶺。脉北起西康之西界上，南貫全緬，更落印度洋中，爲尼古巴拉，蘇門達拉等島。

(二) 伯舒拉嶺　縱走於色隆拉嶺之東，爲伊拉瓦諦江與怒江之大分水脊。脈北起前藏騰格里海之北，迤邐南走，迨縱貫滇省西境，則統名高黎貢山（片馬即屬山脈西側之一部）。更南，出國界，蟠於緬南之印度洋濱。玆進述片馬境上之山脈：

(1)高黎貢山脈在北緯二十六度之處，東麓屬滇省新設之瀘水行政區域（原屬雲龍縣），西麓北有板廠山，南有姊妹山。板廠，姊妹兩山之間，即片馬區域所在。高黎貢山脈由瀘水，片馬之交南走，則東屬保山縣境，西屬騰衝縣境，適扼滇省西部大道之衝。

(2)高黎貢山自北緯二十六度半西走爲板廠山，自北緯二十六度西走爲分水嶺，爲姊妹山。至此分兩歧：南歧西南走，爲國界上之尖高山；北歧包小江流域之西，而北走爲高良工山，爲扒拉大山，以盡於小江入恩梅開江之會口。

(三)他念他翁山脉　縱走於茲黎貢山脈之東，爲怒江與瀾滄江之大分水脊。脈於起青海唐古剌山脈之東，入滇西北，有四莽大雪山之名。更南走於維西蘭坪兩縣之西，通稱怒山山脈，至過水行區域崛起爲三崇山，更南出國界，貫徹馬來半島，極於新嘉坡而止焉。

(乙)　山地橫脉

(一)野人山之範圍　此部山脉，縱走爲橫斷三脉，已述如前。今更橫括之，合康，藏，滇，緬，阿薩密間之三橫斷脉，從古名爲野人山，今試揭其範圍：

(1)東界維西，蘭坪（二縣在瀾滄江東岸），騰衝，（在大盈江南岸，爲伊拉瓦諦流江域）；

(2)西界英領阿薩密（英領印度直轄州之一）；

(3)南界八莫，孟拱（二地點俱在伊拉瓦諦江上游）。

(4)北界康，藏。

(5)緯線：起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半；

(6)經線：起西經十七度，至二十三度有奇。

(二)野人山之形勢　野人山爲滇緬外戶，康藏左屏，其形勢頗爲重要。玆節錄諸說於

次，以供參考：

（1）姚文棟上王制軍說帖－論騰越西路野人山緊要門戶。

「……蠻暮土司所駐之地，即今新街（在大盈江與大金沙江會口一名八募）。新街早為英人所佔，藩籬已撤，門戶洞矣。今所恃者，惟野人山耳。……西報論野人山云：「此山如在華界，則英兵雖滿萬，不能敵華兵之百也；苟使英得此山，則英兵百可勝華兵萬矣。」其形勢緊要，於此可見。查野人山自南至北，形勢險要之所在，不過十數處，以守在山外為上策；倘有一處疏失，則敵可蹈瑕抵隙而入。茲就野人山西三地點（北曰允冒，南曰蠻隴，中曰打羅。而允冒，打羅，俱濱恩梅開江東岸），一一述其斷行野人之路。

（A）蠻隴在野人山之西麓，有上中下三路，內通蠻允。上路度野人山二百零五里，中路一百六十五里，下路一百八十里；現為商人往來緬滇之通衢。有營員張天明黃正林兩人，奉委招募練勇，在山中迎送商駝。名曰保商，實即防山，洵是勝著。……蠻隴左近一帶地方，俗名打哩剔，地皆膏腴，可以屯墾。如使蠻隴有重兵駐紮，則打哩剔一帶，自在掌握中；不但可為上中下三路之藩籬，兼可扼昔馬，蠻西，古勇各路之總門戶矣。

（B）允冒亦在野人山之西，其地極關緊要，有兩路內通騰越。其一古勇路，其一昔董路，中度野人山各二百里許。古勇與昔董之間，有齊腴之地數百里，俗呼爲大地方，與盞西相連屬。允冒與昔董之間亦有齊腴之地，俗稱列卒，疑卽里麻舊土司地也。此兩處烟戶甚稀，地亦荒蕪不治，若招徠客民遊勇，在此開墾，兼辦團練，寓兵於農，相爲表裏，足壯邊庭形勢。允冒，鈴東爲門戶重地，無論荒地已開與否，總須有重兵駐紮，以握古勇昔董兩路之口。查允冒係中國地，其北有一路可通樹漿廠，商人之業樹漿者多聚於此。近年洋人屢次踏看，欲竊取其地。在彼以爲得此地後，旣有捷徑可通樹漿廠，又可撤我盞西古勇之藩籬，不可不防之於預也。

（C）打羅亦在野人山之西，爲昔馬路之門戶，內通盞達，干崖。其地瀕江，溯流而上，八日至猛拱；順流而下，五日至新街：最爲衝要之地。沿江陸路，北通允冒，南達蠻隴，亦爲中樞扼要之所。此處總有重兵駐紮，以扼四達之衝，與允冒，蠻隴各營，首尾相應，且可固盞達之門戶。一舉而三善備焉矣。……

以上三處，寔爲野人山西面三大重鎭，倘失此不守，縱敵入險，則沿邊數千里，防不勝防……」（按此部野人山，在光緒二十年畫界時，將尖高山以南野人山

之部，並尤習打羅蠻隴之地，完全劃失，今為英領。）

（2.）姚文棟與總署堂憲——論野人山屬中國及其險要。

「……野人山之天險，可以限隔中外。若為英所得，則長驅而入雲南，有高屋建瓴之勢。……稽之志乘舊卷，訪之邊民口碑，乃知野人山實係中國現屬各土司之分地，皆在雲南界內，非甌脫比也。……緬道抵緬甸時，英人懇懇致意，欲以兵相送。窺其意乃欲藉名以入野人山耳，故緬道婉言以辭之。其後兵已追至蠻隴，緬道仍麾之使回。彼時與緬道偕行者惟一緬譯，別無隨從之人，所謂單車之使耳。然英兵數百，大將二人惟緬道之命是聽，不敢以威力相強者，無他，山在中國界內，折之以情理耳。查自騰越龍陵二廳，度野人山，以通緬甸，山中共有九道，皆匯於新街。新街者，中國蠻幕土司故地也。乾隆間所頒印信，至今具存。昔年曾侯使英，欲索回新街，以為邊庭之重鎮，可以扼門戶總樞。自新街淪於英，於是緬道有保守野人山九道之議：蓋已是防邊中策矣。而滇中司道鎮將，貪利徇私，堅持異議，卒至天險縣失，敵踞上游，深可惜也。……」

（3.）姚文棟復薛星使書——述野人山旅程及老界。

「……四月初五日，由新街起程入滇，溯大盈江東北行。大盈江者，自騰越發源，

與檳榔江合流，至新街之北，而入於大金沙江者也。初六日抵蠻弄登岸，是爲野人山之西麓。初七日度野人山，山中野人，皆中國土司所轄。職道初疑即赤髮野人陸阻地，細考之乃知其非。蓋赤髮野人尙在此山之極西北，所謂陸阻地者，已接藏境矣。大盈江穿越此山而過，江以北爲蠻哈山，俗稱象⿰⿸丂子江；以南爲南牙山，皆載於滇志。初十日抵蠻允，是爲野人山之東麓；至此始出險矣。（橫度野人山凡四日程）十三，十四，十五等日，過盞達，干崖，南甸，皆現屬騰越之土司也。十六日抵騰越，至五月二十七日抵雲南省城。自巴黎至此，在途凡四月有奇，雖備極艱險，而上賴國家威福，得以無恙。查職道所經雲南邊境，皆係西路，在永昌，騰越，龍陵之外；其外以大金沙江爲天險，其內以野人山爲天險，皆所以限隔中外者也。職道詳查乾隆時緬滇老界，西包孟拱孟養，在大金沙江之外；西南包蠻莫，木邦，孟密，在潞江大金沙江之間。其南有江，自潞江通入大金沙江，爲滇界嶽處，俗亦稱爲潞江，蓋潞江之支流也。道光以後，木邦等土司潛爲緬甸所誘，中國置之不問。是以現屬騰越之土司惟有南甸，隴川，孟卯，干崖，盞達；現屬龍陵之土司，惟有遮放，芒市等；皆爲臨邊之地，蓋已蹙地數千里矣。職道查自騰越，龍陵度野人山以通緬甸，大略有九道，皆匯於新街．新街者

，騰越土司故都也。若能如曾侯原議，索回新街，以扼門戶之總樞，是為防邊上策。新街既淪於英，而不可返，於是職道有保守野人山九道之議；守晉界以遏其闌入，猶不失為中策。若并九道不守，舉野人山而棄之，則日後邊防無險可扼；雖使孫吳復起，亦無策矣。……

「……北路在野人山之北，有甌脫之地千八百餘里。相傳為明時茶山，里麻兩土司故地，今亦野人居之；既不屬華，亦不屬緬。職道在邊外詳查地勢，由彼等處入華有數道：一通西藏，一通四川之打箭爐，一通雲南之麗江，永北等處。若使日後為英所得，則三省邊防，疲於奔命，實為一大隱憂。山中產黃果樹，百千萬株，多難勝計，俗呼其地為樹漿廠。外洋購買其樹之漿，以為器皿，凡可收放寬緊者皆是。計此樹每株所出之漿，年可得小洋四百餘元，利源極大。其間又有金礦兩處，礦苗亦旺。以雲南民貧地瘠，而其邊外乃有此沃饒，不及今取以為資，而留之以資敵，甚非計也。且樹漿一物，為外洋所必需，其權自我操之，則亦可藉以制馭英人。如康熙時，俄人仰給我茶葉大黃，即借此二物之徵，以施操縱之術也。職道前過野人境時，聞者或疑為猙獰可畏，而豈知樹漿載道，婦孺爭迎，野官負弩執鞭，咸有求庇之意。即遠處樹漿廠之頭目，亦遣使奉書，譯其詞意，自

稱木是漢民，願仍隸漢籍等語；彼皆恐洋人之見逼耳，……樹漿廠距緬最遠，向未屬緬，而所關於我三省邊防者甚巨。按公法云：「遇荒地不屬邦國管轄者，無論何國，皆得據為己有」。此當以兵力預佔，先入為主也。……」

4. 姚文棟再復薛星使書—論野人山西北門戶及樹漿廠之豐饒

「……野人山為雲南西路屏藩，形勢險要之所在，門戶之所繫，此亦如陸抗所云，「有警當傾國以爭者。」山中及山以內，山以外，多有膏腴沃饒之地，或以兵屯田，或招佃開荒，而團練自保，均不必大費兵餉，而可以實邊固圉。野人木樂為我用，居則行保甲之法，出則行束伍之法，亦可得精兵萬千。地利人和，交相為資，此一要也。今雖事機已失，英人闌於山中，全山為其所佔。然此山向不屬緬，係我現屬土司界內之地，載明史乘。誠使後來勘界大臣，詳查地勢，以情理折之，則挽救亦易事耳。所慮者，勘界之時，含糊默許，仍安退讓，則此山再無收回之期，而雲南危如累卵也。……野人山之樹漿廠，為雲南北路之屏藩，又為四川，西藏之屏藩也。滇緬之交，乃百物菁華所萃，有琥珀礦，有翡翠礦，有玭硧礦，有紅藍寶石礦，不出孟拱，孟密兩土司境，皆乾隆時屬地。前明曾遣內監掌之，近年已淪於英。又有推木廠，火油井廠，亦在七大利源之數，盡為英轄。惟

樹漿廠距緬最遠，尙未爲英所得。査樹漿一項，惟亞非利加及此山有之。亞非利加漸已告竭，而此山正在方輿之際，華商入山採運者不下千餘人，其中亦有成聚成邑之處。如由大金沙江外之孟珙上山，則以護珙爲門戶要地；由大金沙內之允冒上山，則以三鴉硔爲門戶要地。而其都會所在，則曰巴坎底。由此北通西藏，東通四川，雲南。吾若先佔此地，可筦三省邊庭之鎖鑰，而邊外七大利源，亦可分取其一。山中有兵五千人，散布要隘，自足彈壓野人，抵禦洋人矣。其間又有金礦二處，準木廠數處，皆可招商承辦。得其地足以固邊，因其利足以富國。……」

5. 姚文棟野人山說——先說係我撫夷所治之地，後逃與緬甸隔遠。

「野人山卽騰越西境羣山，非域外之地也。山中野人，額設撫夷以治之，轄於諸土司，非化外之民也。自騰越發源之大盈江，合檳榔江而橫出於羣山之間，故在江之南者，有南牙山，等練山；在江之北者有鐵哈山，布嶺山，又有猛弄山，息馬山，遞送河源山，又有猛蔑山：其名實繁，未可枚舉，要皆騰越北境姊妹山所分之一支耳。山之在騰越西境者，只有此數，非羣山而外，別有所謂野人山也，野人山者，蓋俗所名謝。自騰越而至大金沙江濱，不過數百里之遙，雖山路崎嶇，人馬難行，亦不俟旬日可達，野人尙在其內也。聞者不知其名之具於志乘，而

疑爲荒渺難稽之域，此皆由耳食之誤也。夫雲南種人最多，通志列爲六卷，凡有一百四十餘種，野人亦種人之一耳。今騰越四山皆野人，淡夷錯處，爲日已久，豈獨西境然哉。若西境之野人，皆轄於土司者也。昔人有言，蓋土司之地廣不治，故設八關七隘之撫夷以佐助之，撫夷者，撫山中之野夷，乾隆三十五年所設，有正有副，皆有定額垂爲令典者也。道光初年，諸生何自還作騰越邊務得失論云，南甸土司所屬野人二十一寨，凡離城四五十里以至百餘里；日事搶劫，殺人不償命。其餘六司去城愈遠，入山愈深，野匪亦愈甚。每窮民出入，搶一案而傷三五人至七八人不等。甚至土司因以爲利，搶去之人口，騾馬，貨物，土司串合野官，許若干金准贖，否則貨物瓜分，而商人失望，子女爲奴，老死夷山。誠因凡搶一案，非土司之兄弟主使，即族目屬官分肥故也。土司習爲常，縱其野匪，夜則沿村燒殺，晝則要路刦搶，一月而二三起報告官者有矣。文武衙門，苦於無法，有營弁被害，而以別故報者矣；有家人被殺，而以賞撫卹者矣；有防汛之官雖明明爲野人所傷，而以一病故了其事者，各汛多有矣。野匪若此之猖獗，非治邊者之責哉！又云：「必得以夷攻夷之法，庶乃有濟，如南甸所屬之山頭野寨，勒令南甸土司赴府親具，認限嚴緝滋事野夷，逆者則滅，至者招安，則野人不敢

撤劃。六司一律遵行，倘有一司違命，立即調詳。又或某司先報功者，加以獎賞，不患撤劃之不平。此不勞矢石，不費帑金而救民水火者也。」此論與土司轄治野夷，言之最爲明晰，故詳錄之，庶以破耳食者之疑焉。謹按嘉慶二十五年，大學士伯麟總督雲貴，進種人圖說云：「永昌一郡，與順寧皆界連緬甸。順寧外接木邦，隔以猓黑；永昌外接蠻暮，隔以野人；緬人不能踰猓黑，越野人，而連內地。」又云：「野夷性情亦略類猓黑，但猓黑一目能統數十寨，野夷則數十戶皆爲一寨，有一寨即置一長，渙散無統。」觀此亦知今所謂野人山者，素屬沿邊要地，誠不宜有疏失也。夫外國之人，越重洋數萬里而來，其視吾邊境羣山已了了如數掌上紋；而吾守邊將吏在數百里間，對之如望洋，杳然不知其所極，豈不可慨矣乎！……」

6. 續滇南志略—論野人山之形勢

「論其險要，則緬甸之北門，樹川藏之外翰，扼滇疆之右翼，弭強敵之東封。土滿人滿之時，天下無事，足以資開墾；或有事據此者，坐收形勢，因利乘便，縱兵四出，維意所向。此野人山之地，所當注意者也。……」

第二節　片馬水域之分晰

（甲）片馬週圍之大流域

（一）怒江　一名潞江，亦名瀘水，卽行於伯舒拉山與他念他翁山兩長脈間之水也。源出前藏北部低谷，適介於大江上源巴薩通拉木山之南，卽騰格里海之北，有四巨澤，絡爲方形，東流爲喀喇烏蘇河。按「喀喇」黑也，「烏蘇」水也，卽禹貢所謂導黑水入於南海者也。東南流縱貫滇省西境，至雲龍縣西北之瀘水行政區域，其西隔高黎貢山脈，卽片馬之域，更南流入緬境，曰撒路音河，注印度洋。

（二）伊拉瓦諦江　一名大金沙江，卽流行於色隆拉嶺與伯舒拉山兩脈間之水也。有東西二源：西源曰邁立開江，東源曰恩梅開江。

1. 西源出西康嘉黎縣西北拜爾根山，曰澈藏布江。南出西康境，穿流野人山中，遂名邁立開江。至緬境孟拱與密支那之間，與東源會。

2. 東源　出滇省西北角端之大雪山麓。隔山而東，距怒江幹流甚密邇也。初發源名綠江，亦曰毒龍河，或龍碧卡江。南流曰恩梅開江，亦作恩買卡江。東岸以次納小江，之非河，獨木河，石蛾河等水，遂出尖高山之西北，而與西源會。

兩源既會，是爲伊拉瓦諦江。南流，東岸納南太白江，至八募，（卽新街）之西北，納自騰衝流來之大盈江。於是穿流大葫蘆口山峽（一名大葛蒲山峽），過瑞

姑
）．
（乙）片馬所在
（一）小江
，姚
源
河。
，南
江
（二）小江流
（1）抱
光河
南出
（2）最於
會自

[redacted]

，至八募，西北注伊拉瓦諦江。

(8) 抱小江流域之西南角端者，曰高良共山脈，脈南接尖高山。凡此脈以西之水，自北計之：曰之非河，亦名石牌河；曰獨木河；曰石峨河；皆西流入恩梅開江。

以上所舉小江流域附近諸水，皆密邇片馬，有密切之關係，故特述之。

第三節　片馬之氣候物產

(甲) 片馬之氣候

(一) 低谷氣候，最熱達華氏九十餘度，最寒七十度，風無定向，雨量少，霜雪無。夏秋之時，烟瘴極盛，多以金雞納霜及他藥療治之。

(二) 高黎貢等山嶺處，九月以後，二月以前，一遇陰雨，即見霜雪。故山嶺積雪，冬春不消。漸至山腰，氣候溫和，所謂備具寒，溫，熱三帶氣候者也。

(乙) 片馬之物產

(一) 農產米，麥，豆，綿，菸，麻，要以玉蜀黍為多。木材，杉板；藥材，黃連；家

(二) 畜：猪，馬；野獸：熊，鹿，獐，野水牛，為數均夥。(野水牛數十成羣，虎豹不能食。)

附誌野人山之物產　野人山雖有一部為紅毘野番所據，而其物產之富饒，除

自給外，輸出於外者甚多。其鑛多金，銀，琥珀，綠礦石之類。植物則以旱穀，鴉片，橡樹皮，及藥品爲大宗。虎皮，麻布，黃蠟，鹿茸，麝香等物，亦頗充實，而樹漿一項，尤著盛名。

白眉初著各種圖書一覽表

書名	價目	備考
民國地誌總論之部	二厚册五元	人文地文記載詳盡
京直綏察熱誌	二元五角	凡地文人文教育實業水利路政財政社會狀況沿革古蹟無不備具
滿洲三省誌	三元	
魯豫晉誌	三元四角	
秦隴羌蜀誌	四元	
鄂湘贛誌	五元	
地文之部	四元	專述中國地文
中國人文地理	二元	專述中國人文
寫真中國地理教本	八角	資前查販爲初中最良教本
地理哲學	一元二角	闡發地理義蘊極有趣味
國都問題	二十枚	闡述南北兩都痛切淋漓
今日之琿春	一角	痛述民九日本佔琿春之慘案
燕趙水利論	一角	說明河北水利義極詳盡
蒙古詳圖	一元	內外蒙古一覽
中華民國省區全圖	一册二元二角	爲學地理者必備之品
國恥地圖	一幅四角	係中國全圖上插入國恥一舉兩得
國民明恥中華民國快覽圖	明春出版	集圖誌之大成
建國方略地圖	計畫中	
中國分省教授掛圖	計畫中	

總發行所　北平宣內南闊市口回回營三號電話西局二二一五七

嵩洛游記（續）

許同莘

縣西十里至會善寺

太室之遊既畢，留宿縣署。將遊告成測景臺，登山石淙諸勝，而嵇君必欲爲備肩輿，又河南諸縣民間皆有盜警，余固辭，嵇君不可。會其夕東鄉報盜案，君戒勿往，遂不果。在署觀所藏乾隆間玉如意，精采奪目，乃自嶽廟移來者。翌日，別嵇君，出縣西門，飯會善寺。寺當積翠峯下，本元魏離宮，後爲澄覺禪師精舍；隋改名會善寺。境極清幽，引泉爲渠，有江南風景。太室諸勝皆道士居之，至此始有叢林。然會善與少林宗派又別；少林重技擊不誦經文，僧徒無遊方者；會善有戒壇，十方普徧。寺有天順間佛祖宗派圖刻石，叙法甚悉，而寺僧不知寶貴，已缺其半，可惜也。碑碣最古者：魏天元二年嵩陽寺碑，字畫完好；北齊武平七年造像，制作宏整；此外則唐代宗御書碑，陸郢戒壇記，宋僧道安禪師碑皆唐刻之佳者。

五里至少室闕

闕制視開母又殺。右闕微傾，銘文十八行，向來拓本祇存末二行「叢林芝綿日月而」七字。余所得者多前十一行末字之半：第五行之末猶爲「山」字，第十一行爲「不」字，第十行似「蘇」字，餘不可辨。薛政等題名在左闕，其上覆石若簷，題名在簷下，雨淋日炙之所不及

，故得不壞。三闕石質皆堅頑不堪他用，故能遺留至今。趙德甫所謂「古人用意深遠」者也。楊炯少姨廟碑引漢書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其神婦人像，相傳啟母之妹也」。因啟母而及少姨，知啟母少姨二廟同時並建，故二廟題名相同。

又五里至少林寺

少室峭拔，為峰三十六，周數十里。森如側碧，勝在西南，不可登。從西南百里外望之如千葉芙蓉，搖曳雲表，至少林轉無所覩。寺在少室北五乳峰之陽，門前一峰，岩逾千仞，曰御砦，上可以容萬人，金宣宗屯兵於此，故名。亦曰南寨。少林者，少室之叢林也。魏太和中，跋跎西來，隨孝文還洛陽，性愛幽棲，就少室山建寺。是為少林之始。寺成，復於其西造舍利塔，塔後造翻經堂。度大弟子慧光，慧稠二人；光譯華嚴，涅槃，維摩，十地諸經，辭理高華，論說尤美；稠有神解，一覽佛經，渙然冰釋。孝昌三年，達摩自西域來，面壁幽洞中九年，不立文字。菩提流支翻諸經論，數下毒害，達摩幾於不救（傳燈錄）。達摩不立文字，蓋矯光，稠講經論之弊，而流支因見解不同，至於下毒謀害，譯師很器若是，其所撰述，蓋可知矣。達摩六傳演為曹洞，自是以後，宗風盛於他方，少林主席無著聞者。然綴旦薪傳，要以少林為首。今至其地，如登鷲嶺而遊王舍也。寺以棒法名天下，代有異僧。唐初從秦王破王世充，立功者十三人，僧曇宗拜大將軍，餘人不受官，賜地四十頃

，水碾一具。宋靖康時，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僧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並節制軍馬，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明嘉靖中，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日知錄）。今住持恆林，受官徼總團練，數十里間盜賊屏息。其殿壁有歷代戰功畫象，廊廡間旌旄劍戟之屬猶在。英雄事業，菩薩心腸，可謂兼之矣。恆林爲余言：「明季土賊據南寨，慮少林僧掣其後，佯爲交歡。一日請酒，招僧善技擊者數十人登山，伏發，數十人皆遇害。自是少林遂衰。（北事登封縣志不載，惟說嵩御碧峰下有明季土寇李際遇據之，以竄擾閭里云云，害少林衆僧者，蓋即際遇也）今僧徒棒法，視數百年前已遠不如。唐初所賜田四十頃，養僧兵常數百人，今冊籍亡失，侵占過半，所入僅贍數十人耳。」言次，欷歔泣下，不勝今昔之感；而以嚴懲土匪，累於縣官。余叩其說。曰：「自汴洛築路，匪徒日毀龍門造像，以鬻於人。此間山半有初祖庵，庵有初祖二祖造像，劇盜陳相成者，夜半盜像首以去，及獲陳，則像首不可得，乃縛送縣署，故冀縣官重懲之以儆將來耳。」余曰：「若是，師何不格殺之。」曰：「不可，治盜，國法也；護法，居士功德也。少林列祖諄諄以不殺人，不使氣，不矜勇力爲訓，安敢違之。」寺西南僧塔以千數，塔有銘，有像，今塔銘被竊無算，老僧覺察，但誡斥之而已。因導觀塔銘被毀處，則僧塔林立，周遭可二三里。塔銘存者多隋唐間物，有極精者。余謂當就見存者盡拓之，縱不能保，猶

留墨木。恆林以爲然。復命其徒導觀初祖庵。庵在山半，洛絕陡，僧援之以手，其腕若鐵。庵外有六祖手植柏，入門供石像二：達摩結跏而坐，惠可侍立於旁，其易石以泥，則盜後所塑者。（王士性嵩游記言初祖庵入謁白皙修眉鳳目僧言此太子東渡像也後背下帶面稍赤然非今所傳巨眼胡僧云）像後舊有面壁石，自山頂初祖洞移來，今以防盜故，移入寺中。下山宿齋房，夜半聞技擊聲。詢之，曰：「是名子午拳，爲少林日課；其必於暗處演習者，所以練目力，能昏黑中槍法不亂此道，方許入門。」「黎明有聲如前，蓋諸僧造詣不同，各有程課，不第子午而已。寺多名賢手跡，碑刻櫛比。唐太宗告少林寺敎，在廣庭中，下方刻立功僧善護等十三人名，及貞觀二年牒，於立功賜田緣由，反覆詰難；想見當時吏事精核，雖有秦王告敎在前，猶不肯含胡若此。乾隆間御書扁額，在初祖庵者曰「雪印心珠」，在正殿者曰「香嵒竅梵」，在毗盧殿者曰「法印高提」。聯語四，在正殿者曰「法域敞三明，慧通眼藏；香岩標七淨，妙滌心塵。」在千佛殿者曰「玉岫香雲開法界，珠林花雨淨禪心。」在禪堂者曰「慈雲印溯三天竺，寶座香沾六祖衣。」曰「花滿香林宣化雨，門臨少室作屏風。」皆完好。千佛殿亦曰踏廠，僧徒習拳術處也。足跡入地二寸餘，兩跡相距率在五尺以外。壁有明人五百羅漢畫象，神氣生動，無一重者。東有玉石佛，永樂七年周王所供。西有達摩面壁影石，石橢圓，長三尺許，瑩潤鑒白，質黑，文如淡墨畫，疑此爲水滲文石，與雞嚴山，雨花臺石子物理相同；初祖洞

壁石質不如是也。殿東有技擊畫壁，左拳法，右棒法，中圖歷代戰功，示効命疆場之義；亦名拳步殿，正殿供觀世音，袒胸作男子像。幾在衍聖公府觀吳道子畫觀世音，儼然一偉丈夫，此像亦然，蓋本來色相矣。正殿之東爲緊那羅殿，傳梅堯書。至正初有一僧至少林，蓬頭裸背，跣足著單裩，負薪執爨，暇則閉目打坐，人莫曉其姓名。至正十一年潁州賊至，僧持火棍出，變形數十丈，獨立高峯，賊驚而遁。僧大呼曰：「吾緊那王也。」言訖不見。後塑像寺中，爲伽藍神。今寺僧言棒法，奉爲祖師。轘轅關上有殿，亦祀之；相傳卽禦賊處。庭中鐵鑊一，萬歷間造，重一千三百斤，可供七百人飯云。出寺循故道至轘轅，道見水碓，卽水磑也，設於水流湍激處。晉書石崇有水碓三十餘區。王戎好利，水碓遍天下。觀此知水碓必當水道要衝，故石崇王戎輩得以壟斷罔利，唐制磑碾有稅，見唐會要。少林水磑出於上賜，是水磑本官所有。賜田不言免租，則磑雖屬寺猶稅於官，此唐制之善者。嵩山到處宜桑，土人不知飼蠶之法，伐桑爲薪，殊可惜也。山多藥材，爲土產大宗。

少林技擊之術，博大精深；專門此道者，畢生猶不能盡其奧。新鄉棄君鉞鉢，幼入少林爲僧，嘗爲余言：少林拳棒，於兵家，醫家，陰陽術數之學，靡不貫通。其慈悲度世，清淨寡欲，則又通釋老兩家。驛騎相傳，達摩所傳不過數手，其後遞相推衍，又得道術淵通者

研幾極深。於是闡發無遺。惜記載闕失，未由詳考。世言明季道老遁迹少林，遂爲此道別開生面。余嘗舉以問君，君不能詳也。

逾轘轅而北二十里至緱氏山。

山平且無峰岫，故水經注謂之覆釜堆。上有昇仙太子廟，今名仙君寺。武后昇仙太子碑在寺中，高廣與嵩陽觀感應頌相埒。碑文極道福地仙宮之勝，其實四望塵埃，直一土阜耳。陳思因感甄而賦洛神；則天因六郎而碑子晉：皆自寫風懷，於山水了無關涉。然兩地遙遙相對，古今事無獨有偶若此。下山西北行，經唐太子宏陵，豐碑臥荒草間，視之，孝敬皇帝叡德紀也。宏武后長子，高宗立以爲太子，后酖殺之。紀云：「仰謝嬀昌，俯同容偒。天后心纏積悼，痛結深慈，故申舊命，爰贈尊名，諡爲孝敬皇帝。山陵制度，皆准天子之禮。用歛絕於珠璣，明器惟資瓦木，一從本志，無奪宿成。」母殺其子，父爲子撰碑，又贈帝號，皆人倫之變。陵正方而削其半，發掘之迹宛然。則「歛絕珠璣，器惟瓦木，」不能杜覬覦於千載矣。（唐書本紀肅宗寶應元年盜發敬陵　閻百詩曰敬陵孝敬皇帝宏恭陵也）神道有翁仲石獸，猶無恙。

又北三十五里至西寺兆保，唐睢陽太守墓在焉。

舊時嵩洛間驛道，自緱山西北行經彭婆鎮，出伊闕而至洛陽，凡五十里。汴洛路成，行旅不復經此。是日以沿途訪古，趲程不及，宿於偃師縣署。曹君出示縣志，信手翻閱，得陵

墓一卷。知縣西南五里西寺莊堡有太守墓。同莘於太守爲四十三世孫，越宿潔誠展謁。墓前有碑曰：唐睢陽太守許遠之墓，碑陰有記，題康熙四十一年知縣事蔣如臬撰。下段沒入土中，剔而讀之，則記修墓顛末。蓋湮沒已久，苦心訪問，而後得也。據碑記，墓旁別有舊碑，而偃師金石志不載。詢之土人，則云舊碑已裂，爲土所掩，不可見矣。此記年代猶近，金石家例不著錄，恐日久復毀，錄於左方。

「唐睢陽太守許公碑記

古之忠臣烈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過自盡其道已且未嘗要譽於天下缺有不可泯沒之公道不可顛倒之人心余始祖順公於大宋時出仕歸德邑缺之至敬公之深歸而有建祠於金州官溪之石岩俾蔣氏子孫皆得拜祀之黍爲家缺者已數十世矣乙酉冬余奉簡命來滋偃邑受事之初取縣志而閱之見載唐睢陽太守許遠墓在西五里寺莊堡余欣然欲往一奠乃問之里缺余大異之曾是古名臣墓炳著史册載在邑乘而竟不足據乎噫嘻時移世變若是其可問乎予心實有不忍缺君先得我心下鄉履畝遍覓幾二載乃得之荒煙蔓草間絀於力而未舉余欣然樂同往觀則巋然一土邱曰余缺其是而復恐後人疑之遂欲搜其墓志以爲驗既而思之公當日者死於賊者也幸有人收葬於此未必爲之經營缺爲之重遝再造也唐之君與相縱念及死節之臣特賜祭葬奉行者或曰一塊土已耳未必啟其墓而誌其中也使缺疑乎於是乃就其規

椟而修理之起道旁既仆之碑於泥土之中而重立之至於墓前之碣余更爲表著以紀之使缺隆嗟邑之東北有顏魯公墓以死於賊至今封樹如故郎邑之西北更有田横墓在田横齊之壯士耳韓文公缺風天下如許公者余既令斯邑漠然任其湮沒曾不過而問焉不唯負古人而且負朝廷更負余祖在天之靈矣則今日之爲此不得已也豈好事哉後有諒余之心者幸甚卽有責余之過者亦所不避也時

皇清康熙四十一年歲次丁亥八月上浣吉立

敕賜文林郎加一級知偃師縣事清湘蔣如棻撰

偃師縣縣丞今升項城縣知縣錦江劉其時書丹」

唐書忠義傳：睢陽城陷，尹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不屈死。通鑑考異引張中丞傳相里造誄曰：睢陽陷，許君爲賊所擒，求死不得；至偃師，亦被兵焉。一統志：許遠墓在偃師西南五里，遠死葬此。同寀謹按：寺非堡爲偃師赴洛陽通道，去洛陽六十五里。睢陽陷後，公求死不得。迨入偃師，則距洛陽已近，其時守者受子琦命，必不加害。公殉節於此，意必罵賊以求速死，故守者怒而殺之。墓濱洛水，地卑濕，常是居人斂遺骸瘞葬其間，而後人爲之封樹，非若朝廷錫葬，有豐碑以表神道也。偃師縣志：墓，歲久，地狹隘，無展祀所。知縣湯毓倬捐廉買民地，闢其兆域，樹碑識焉。今湯碑亦毀。

村民爲言舊時列入祀典，春秋致祭。又城中猶有許氏老人，以時上冢。頃其人物故，官私祀事皆廢。其幸而無恙者，則墓前有太守祠，俗稱府君廟，村民報賽，夙著靈異，故有蔽芾之思。冢高不盈二尺，同華出貲囑土人葺之，制視顏魯公冢；方廣二丈，高一丈。歸語曹君，欣然贊助，允工竣往勘。是行也，設途無留滯，則不宿縣署；不閱志書，不能知公墓所在。而公精靈感應，迂迴道里，若默牖之，豈非浩氣精忠亘於百世者乎。

洛陽在偃師西七十里。

今洛陽城非古之東都也。考方志：周公營成周，城在今縣治東北三十里。平王都王城，在今縣治西五里。隋東都城周六十九里，包王城而有之。宋西京內城周十八里，外城周五十二里，蓋亦因隋唐之舊。今洛陽城則隋唐東南一隅，周祇八里有奇，築於明洪武元年，街衢逼仄。訪宋以前故蹟，湮滅殆盡。劉敬有言：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之中，四方納貢職道里均，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古昔聖王，未嘗爲子孫萬世之計，故不以易亡爲諱。自後世存一易守難亡之見，而洛陽始多事矣。城中道署有廳事三楹，牓曰「中州勝概」。基高丈餘，或以爲即周公測景臺，則因告成測景臺而附會者。

出洛陽南門二里渡洛水。

洛陽當伊，洛，瀍，澗之交。洛水自西北來，距縣城七里，澗水注之。洛與澗會，水勢浩瀚。前人疏渠以溉田。渠引伊水者七：曰永固渠，曰樂豐渠，曰人利渠，曰永通渠，曰永濟渠，曰洪渠，曰清渠。引洛水者四：曰通津渠，曰通濟渠，曰新興渠，曰大明渠。伊洛並引者一，曰大清渠。伊渠長者二十里，灌田二十頃。洛渠長者三十里，灌田百頃。大清渠最長廣，灌田二百八十頃。洛水津渡曰天津橋，今橋圮，存橋孔一，土人謂之一孔橋。逾洛卽通濟渠，古之洛莽渠也。渠設閘以爲宣節，深廣可以行舟。閘之兩旁有子堰，堰之中各有游渠。凡渠設渠長一人，以村之有才望者爲之，歲於農隙發丁壯修濬。是時河南亢旱，而伊洛之間，良田萬頃，靑葱彌望，水之爲利溥矣哉。城西南有營房，金谷園故址也。逾洛而南，六七里曰水南保，唐宋名賢故居，多在其間；午橋莊，綠野堂，獨樂園，安樂窩，其最著者。去城市不遠，而可以近引伊水，旁挹龍門，故是園林勝地。（洛陽名園記：伊洛二水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冬夏不涸。）名園多卉木，牡丹尤盛，然非昔日之姚黃魏紫也。聞人言：洛陽佳種率移自曹州，曹州種良而伊洛間土沃，故花之穠麗無比。然移植十年，精華盡洩，後此便成凡卉。種既佳，得天厚矣；土肥饒，得地利矣；人力又從而培壅之，而極花之富貴，不過十年而止。物猶如此，況於孤根孱植，因緣僥倖者乎！又南五里至關林。關侯有二墓：在當陽者爲侯骸，孫權所葬；在洛陽者爲侯首，曹操所葬。操權約始兵間

，破軍殺將，不可勝數。獨於侯雖殺其身，猶敬禮之。若是侯之忠義，其感人者深矣。林故無祠，建祠自萬曆間始。地廣三百餘畝，植松柏及白楊六百餘株。殿凡三重，為像五；或端坐，或偃臥，或御甲冑，并襲演義之說，為觀春秋，觀玉帶二象；面白色，不似他處廟貌皆作赤面。正殿聯云：「翊漢表神功，龍門並峻；扶綱伸正氣，伊水同流。」乾隆十五年巡幸嵩洛御題也。墓制略如近代王公園寢，樵夫牧豎，到此皆肅然起敬。洛陽古帝王陵無數，然自殷王冢，及周靈王，景王，威烈王以下，歷東漢十帝，北魏世宗，五代梁太祖，唐明宗，其陵皆湮沒無存。（乾隆九年，武進龔松林知縣事，始訪得之，樹碑以表其處。）魏晉諸陵，惟宣帝高原陵尚在，而已三遭發掘。余過其地，居民直斥云司馬懿，無敬禮者；以視侯墓輕重何如哉。

二十里至龍門鎮。

鎮，直龍門山麓，有墩臺。近以流賊出沒，倚山築堡。左傳：晉趙鞅帥師納王，使汝寬守闕塞。蓋即其地。

鎮之南為伊闕，造像在焉。

伊闕山名也。兩山夾峙，伊水出於其間，故曰伊闕，亦曰龍門。水經注：大禹疏以通水。禹特因山水之勢以利導之而已，非鑿山通水也。後人誤伊闕為黃河所經之龍門，又以龍門事屬之西山，而以東山為香山，未免疏謬。（司馬溫公龍門辨：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曰：龍門，伊闕，天所為也，禹治

之耳。非山橫其前，水渫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龍門造像，冠絕海內諸佛，菩薩，金剛，阿羅漢，天魔等等，幾於百千萬億。像大者高八十五尺，小者不及一寸。鬼斧神工，不可思議。余所經曰潛溪寺，曰賓陽洞，曰羅鼓洞，曰蓮花洞，曰齋佛堂，曰敬愛寺，曰藥方洞，曰擂鼓洞，曰破塌洞，曰老君洞，曰奉先寺。賓陽三洞並列，彫鑿最精。前爲殿宇，僧俗雜處，燕穢狼藉。非嚴妙相，錯雜於井竈溷廁之間，爲之一歎。萬佛洞在懸崖，路絕陡。洞不甚廣，而小像最多。有刻石爲方罫形，而每格各鐫佛像者。老君洞在萬佛洞南，碑賈架雲梯以拓石刻，拓工食宿於此。奉先寺俗稱九間房，像最雄偉，頂廣可數丈，天王像一足斜出，圍其脛猶不能合抱，高大可知。寺久廢，而石壁間梁孔猶在。羅鼓洞有飛泉，風激則響應，故名。蓮花洞則洞頂刻蓮花爲寶蓋，花瓣垂垂，如迎風含露，石刻至此，神乎技矣。又有名石經洞者，上下四旁遍刻佛經，無慮億萬字，皆北魏物也。渡伊水至香山，伊水寬半里許，水清而駛，石子光潤可愛。香山以寺得名，山形迤邐，土石相間，不似龍門之石骨嶙峋，適於雕琢，故造像寥寥；偶有一二，亦多殘毀。入寺憩三賢堂。堂祀白樂天，以康熙間河南學政湯右曾，知府張伊配；湯張嘗重建斯寺，有功白傅者。汪退谷書白傅修香山寺記，刻於門屏間。其後爲碑亭，亭後爲白傅墓。昔唐人過白傅墓，必奠卮酒；因仿故事，索酒一卮，奠於墓下。覺醉吟

先生傳刻石，已無知者。下視淸流映帶，陽城少室，隱隱天際，而龍門諸石窟，如長樂建章，千門萬戶，羅列几案間。宜白傅之甚愛是山，終老而不能去也。

自洛陽西行十八里，至慈澗，入新安境。

水經注：孝水出新安南山中，控引衆流，積以成川；東流注於穀，世謂之慈澗。孝水，慈澗，詞義俱妙，今俗訛爲磁澗，非也。鐵路西行，隨山高下，澗水屈曲出於其間。然慈澗之名，則未必因澗水而起。洛陽四鄉市集，多名曰澗：如金谷澗，龕澗，旱澗，滬澗皆是：其地不必在山谷之間。案毛詩：考槃在澗。韓詩章句作考槃在干；謂地下而黃曰干。小雅：秩秩斯干。傳：干，澗也。是澗字古與干同義，而干字訓爲地下而黃。今洛陽以澗名村，其地率當山下平處，正與下黃義合。爾雅釋澗爲山夾水；澗水得名，蓋卽以此；而其義不可通於考槃斯干。諸詩得此左證，爲之渙然。

三十里至新安。

新安據山爲城，縣東五里有漢函谷關；南爲澗水，北爲鳳凰山，一綫中通，形勢扼要。鐵路壞城而過，當事者頗有重修之議。澗水淺狹，可以徒涉。每夏秋山洪暴漲，往往漂沒人畜。近有工師測勘，建議開浚，然皆絀不能舉也。

三十八里至觖門。

缺門俗稱鐵門，新安澠池兩縣交界處也。新安以西，岡巒重疊，鐵路平均每千尺斜上五尺。缺門者，地有缺門山，亦曰扼山，穀水出於其間，猶伊水之出伊闕也。唐時有缺門營。開元八年契丹寇營州，發關中卒援之，宿缺門；夜半山水暴至，萬餘人皆溺死。其地險要可見。

五十四里至澠池縣。

澠池以水得名。水經注：熊耳山有天池，東南流曰黽池。余過其地，求所謂黽池者，土人不能詳也。俗儉而民樸，郭外皆山，居民穴土以居，男女之別甚謹。貧者穴無戶牖，以敝席爲障；富者數穴相通，陳列井井。窗有玻璃，壁有書畫，與第宅等。凡穴皆南向，冬溫夏涼，無修繕之煩，水火之厄。歲凶則扶挈老幼，散之四方，棄其穴無所戀。及歸，穴如故，無侵佔者。途中見空穴無數，詢其主人，皆盡室他徙者也。又西三十六里爲觀音堂，入陝州界，則崤函境矣。

嵩洛游記終

俄國第一次通使中國記

張星烺

明末，西歐葡萄牙、義大利，荷蘭皆已通中國，東歐俄羅斯亦于同時由陸道至中國，不可不記也。元時俄羅斯人在中國者甚多，據元史所載，「文宗天歷元年，置宣忠扈衛親軍都萬戶府，總烏魯斯軍士，隸樞密院，立營于大都北。二年（西元一三二九）改為宣忠烏魯斯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同年十二月，以河間路清池南皮縣牧地賜烏魯斯駐冬。」其衆能成結軍隊，人數之多，可想而知矣。明初俄羅斯與中國之交通，亦全斷絕。至西歷一千五百六十七年，（明穆宗隆慶元年）始再有可薩克人彼得羅甫（Petroff）及雅理歇甫（Yallysheff）由陸道重至北京。適隆慶皇帝初登極，而二人皆未攜禮物，故未得瞻仰龍顏。後歸，亦無紀行書遺留也（見S. Wells William,—The Middle Kingdom, vol. II, p.441;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P.59.）。西歷一千五百八十一年，（明神宗萬歷九年）俄國勇將葉爾馬克（Yermak）伐也里的石河（Irtysh）畔韃靼庫春汗，（Kuchum Khan）克其都城錫比爾（Sibir）。其城距今托博爾斯克城（Tobolsk）十六俄里（Vorst）。然當時俄國人之亞洲地理知識，僅至也里的石河而止。至一千六百十八年，（明神宗萬歷四十八年）俄皇邁克爾梯多羅維樞（Michael Thodorovich）在位時，托博爾斯克城長官遣可薩克人斐德林（Ivashoko Petlin）及曼多福（Ondrushka Mandoff）二人，踏查俄比河（Obi）上流諸地及契丹國（Kitai）。斐德林歸後，有詳細記載；原文存聖彼

德堡皇家圖書館。一千八百十八年，(清嘉慶二三年) 斯白斯奇 (Spassky) 將全文登揭於西伯利亞雜誌 (Sibirsky Vestnik)；英人巴德雷 (John F. Baddeley) 譯成英文，載在中國俄國蒙古三國交涉檔案 (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中。余以其為近代中俄第一次交通，故特將其全文譯揭如下：

託博爾斯克長官進裴德林之蒙古中國探險記表。

臣庫拉金 (Ivashko Kurakin) 及臣布里金 (Ivashko Bulighin)，謹鞠躬敬呈全俄皇帝邁克爾梯多羅維楓。本年(一六一九即明萬歷四十七年)臣等已遣本地可薩克騎兵博波興 (Khinka Baboshin) 上書陛下，奏明有託姆斯克 (Tomsk) 地方可薩克人裴德林及曼多福者，遠自中國及阿爾丁可汗 (Altin Khan) 處，歸回託博爾斯克。與之同來者有喇嘛國 (Laba-Lama Kingdom)，阿爾丁可汗 (Altin Tsar)，及吉利吉思 (Kirghiz) 諸國之朝貢大使。臣等已於七月六日遣尼科諾甫 (Buynosh Nikonoff) 率領該喇嘛國，阿爾丁可汗，及吉利吉思諸國之使者，朝覲陛下；尼科諾甫等未動身前，臣已遣裴德林與吉乞爾 (Piatunko Kizil) 二人，攜帶中國大明皇帝 (Tsar Taibun) 與阿爾丁可汗之國書先行矣。阿爾丁可汗國書已譯成俄文，附帶圖一幅；裴德林曼多福往中國等地遊記，亦併呈上。阿爾丁可汗書為喇嘛達爾罕 (Tarkhan) 所攜來，中國皇帝國書，託博爾斯克地方無人能譯也。

一千六百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斐德林在窩爾加河 (Volga) 左岸索爾多海 (Soldo-ghoi) 地方呈報如下：

去年一六一八，親王庫拉金遣裴德林曼多福二人護送阿爾丁可汗使者回國，并命探訪中國情形。彼等乃於春季聖尼古拉斯 (St. Nicholas) 祭日(一)，自託姆斯克起行，泝託姆河 (Tom) 至吉利吉思；行十日，沿途無停留。吉利吉思王名乃默 (Nomei)，臣服俄皇(二)，乃默為供食物馬匹。後行半日，過吉利吉思抵蒙古國；國王為阿爾丁可汗。在其處稍勾留，可汗為供馬匹食物。後辭別再啟行，過阿爾丁可汗國境，閱五星期而至施羅蒙古國 (Shiro-Mongol)，國王為女主曼乞喀 (Manchika)。曼乞喀亦命其國人供給食物馬匹。次啟行，四日而過施羅蒙古國，抵中國邊境。見有長城，世界馳名。城高十五薩森 (Sazlens)，悉以石搆成。次沿長城行十日，沿途有城市村落，皆歸曼乞喀管理；十日中，未見有他人也。次抵關口；關門有大砲，砲彈皆大如人頭；守門兵有三千人。阿爾丁可汗國人，多携馬來此貿易；唯中國人僅允許少數可汗國人經過長城也。總計由託姆河起身至關口，需時凡十二星期；中間休息日數，尚不在內。由關口啟行，經過城市數處，而抵中國大城 (Great Ghincso City)(即北京)，需時凡十日。抵北京，為聖西門 (St. Simeon) 祭日(三)，彼等被導至大使廨所(四)。休息四日後，有書記官率領騎隊(五) 屆從二百餘人來廨，賞燒酒為飲。并言奉大明皇帝命，來此問裴德林等為何來中國。

裴答以奉俄皇適克爾梯多羅維樞之命，來探訪中國；并覲見皇帝。書記官詰：無貢物不能見皇帝。言次給裴以國書一封；書即今此託博爾斯克政府呈上之書也。聖母祭日後十日，裴等離中國；同年三聖（Trinity）祭日（六）歸回至託姆斯克。

（一）俄國人每年祭奠聖尼古拉斯二次：一爲五月九日，移非巴利（Bori）之日；一爲十二月六日，死之日也。

（二）因從居器內拔（Tumensi）之勸說也。

（三）西門祭日爲俄曆九月一日。

（四）想即鴻臚寺。

（五）疑似爲小馬之誤。

（六）此年此季在初夏。俄曆此年爲西歐曆一千六百十八年九月一日，至一千六百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莫斯科圖書館藏有明萬曆皇帝之國書，其譯文如下：

「中國皇帝萬曆論俄羅斯國二使者曰：爾可往來通商；爾爲大國，而中國亦不小也。可將吾兩國路途上障礙掃除，俾得往來便利。爾可將俄國貨物攜來此，朕亦將我國絲綢贈給爾等，使汝等歸回也。下次來時，可偕爾國王之使人同來；爾若有國書，朕亦給爾國書也。爾有書來，朕甚歡迎。貴國與中國相去萬里，言語不便；故朕不能遣使往爾國。朕今給爾此書，使爾曉諭朕意。我國皇帝不離本國，亦不許其臣民商人等，遠離本國也。」

又有一書，据云爲萬歷之子朱淡第(Chuhandi 譯音，或即光宗。)給俄國人者也。斯巴塔雷(Spathary)致證此書爲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所書成，而光宗卽位於一千六百二十年；年代不符。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清順治六年滿清已入關；故有謂此書爲清朝所給者。其譯文如下：

「吾父在位時，大俄國皇帝之商民曾來我國通商。朕今卽位，竟無商人來此。吾父在時，大皇帝之民來此者，皆得覩天日。朕今卽位，而商民人等無往來也。以後若有來此者，朕甚歡迎；必加恩遠人，使之光明如在天之月也。爾今貢犛角兩付，朕賞還汝綢緞七百匹，并給爾國皇帝玉杯三十二隻：爾進貢珍貴物品，朕亦加倍賞賜爾也。朕已令衛士三千人，護送來使三人出國境一日程(七)也

(七)此書係据英文直譯，中國皇帝諭旨原文未必如此。由漢文譯俄文，由俄文譯英文，今此更由英文譯成漢文：輾轉翻譯，遺失原義必多也。

裴德林等此行又宜注意者，卽裴等至阿爾丁可汗廷後，阿爾丁使西藏喇嘛達爾罕伴至中國北京。達爾罕歸自北京後，阿爾丁又使之伴俄國使者至莫斯科。一千六百十九年萬歷四十七年六月六日，達爾罕離託博爾斯克。至諸甫哥羅德城(Nizhni Novgorod)，被地方官留難，不得前進。乃求地方官轉呈俄皇書曰，「喇嘛國(西藏)全國上下選余爲使，來莫斯科，瞻仰俄國大皇帝邁克爾梯多羅維樞之天顏。阿爾丁可汗亦命余爲代表，携帶物品，進獻陛下。不意中途被留

，不許前進；羈延多日，悶鬱生病。伏乞降諭地方官，即日釋放，俾得早日至莫斯科得見陛下也。」

是年十二月十日，俄皇諭令地方官送達爾罕至俄京。途間一月，至莫斯科。經詢問後，達爾罕謂彼及從人皆非阿爾丁可汗之臣民，彼等受蒙古國呼圖克圖之命爲宗教上之首領。呼圖克圖爲蒙古之宗教元首，左右鄰國之君主，無有與之爭權，或舉兵相侵者。達爾罕初至阿爾丁可汗廷經商，阿爾丁遣之爲交聘俄國大臣，另遣其自己臣民開脫拔克樹(Kotobakshu)及阿爾古(Algu)二人爲副使。喇嘛覲見呼圖克圖時，伏地三叩首；次起，前進數步，再跪地；呼圖克圖加手摩頂。若見中國皇帝或他國君主，喇嘛皆不行跪禮。皇帝反向喇嘛行跪，喇嘛加手摩帝之頂，一如呼圖克圖摩喇嘛之頂者。喇嘛信有最高上帝，創造天地；並信仰呼圖克圖。當上帝創造天地時，同時並創造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永遠不死；唯遇有必需與上帝會話時，則其靈魂昇天往上帝處，而將軀體留之地上。他人將屍體焚燒。上帝不久再使之投胎復生。復生時，呼圖克圖自天上帶下上帝之像；此像即喇嘛等所焚香祈禱之像也。

喇嘛覲見俄皇前，俄國大臣等詳細討論入覲禮節；後卒定如喇嘛見呼圖克圖之禮。俄皇允許喇嘛達爾罕以口親其手，而俄皇亦以手摩喇嘛之頂也。阿爾丁可汗致俄皇之國書內容，可於俄皇致阿爾丁可汗書中知之。此書亦見於巴代雷之中俄蒙三國交涉檔案中，茲不贅述。

裴德林紀程

西元一千六百十八年（萬曆四十六年）八月，俄皇遏克爾梯多羅維楅遣西伯利亞託姆斯克（Tomsk）地方可薩克人宜萬裴德林（Ivan Petlin）探訪中國與俄比大河（Obi）及他國情形。幸得上帝之助，及託俄皇之威稜，裴德林竟得至中國，俄比河流及其他國，以及遊牧部落；帶歸中國一圖，與一報告。茲特呈上其報告如下：

自託姆斯克城起行至吉利吉思兩河，需時十二日；由吉利吉思至阿拔甘河（Abakan），騎行六日；由阿拔甘行九日至金乞納克河（Kimchinak）；由金乞納克行三日抵一大湖。昔日裴脫洛甫（Ivan Potroff）嘗報告此湖有天然寶石（八）。此湖面積甚大，須騎行十二日始可環繞一周。有四河流入此湖：一河自東而來，一河自南而來，一河自西而來，一河自北而來。湖水永無漲落。又自東北方面亦有一河，流入此湖。河名曰那開斯（Nakos）（九）。阿爾丁可汗廷寨在北面河之上流；由此湖至其地，須行十五日。路在萬山之中，崎嶇萬狀。自阿爾丁可汗廷至各烏岱斯（Uluses）五日行。有一烏岱斯曰阿爾古塔布斯（Algutabuz）；台吉託爾莫輿（Taisha Tormoshin）即此部之主人也。自託爾莫輿部至哲庫爾庫胥部（Chokur Kush）五日行；此部為台吉喀拉庫拉（Kalakula）所轄。自喀拉庫拉部至索爾杜斯部（Soldus）五日行；索爾杜斯部歸札薩克圖汗（Chasakti Tsar）治理。由札薩克圖汗至畢蘇脫部（Bisut）五日行；畢蘇脫部為車臣汗（K

ichen-Chochen-Tsetsen) 所治理。自車臣汗部至盆爾乞京部 (Ilchighin) 五日行;此部爲台吉塔什哲萊克洋 (Taschigchirekhiayn) 所轄。自哲萊克洋部五日行抵拜吐忒部; (Botut-Boshut) 爲台吉哲庫爾(Chokur) 所轄。由哲庫爾部行四日至吉林克部 (Chivink-Chilint) 四日行,沿途無水;吉林克部爲台吉車臣納顏(Chichin Noyan)管轄。由車臣部至塔拉圖默德部 (Talatumot-Taan-Tumet) 四日行;此部爲台吉台古塔同 (Taikutatun) 所轄。自台古塔同部行三日魚爾楚清部 (Yurchuchin) ,此部歸白書梯汗 (Boshukti) 管轄。自白書梯汗部行二日抵黃蒙古人部落,部名麥爾果清 (Mulgochin) ,部長爲女主馬爾齊可敦 (Malchi-Katun)及其子阿珠爾塔圖(Ahultatu) 。未抵蒙古境前二日,路經山峽中,石壁陡立,狀甚可怖。出峽入蒙古境。峽口有蒙古城市二處,皆以石建成。二市總名曰白興 (Bayishin 即庫庫和托又名歸化城);一市爲塔拉(Tala)台吉駐所;第二市爲鞍巴(Oaba) 台吉駐所。蒙古境內第三市曰洛賓斯克(Lobinskoi),亦用石建築。此市爲蒙古汗后馬爾齊可敦所駐。后管理蒙古全部各城邑;凡入支那境者,皆須來此領護照。抵支那邊境時,示關吏以王后護照,(十一) 則得入境,否則不許入也。

(八)此湖卽科布多境內之烏布薩泊爾(Ubsa-nor)。裴脫洛市旣有此報告,莫斯科俄皇當特命庫拉金親王 (Prince Kurakin) 使探此湖究近西伯利亞何地,俾得採取寶石,以裕國庫。庫拉金命托穆斯克長官博巴利金 (Bobrikin) 遣人探訪。以後結果如何,史無明文。

（九）其名應爲帖斯河（Tess）。

（十）裴德林所行之路，似即隋時沙鉢略可汗南遷之道。白典似即白道川附近之地（見隋書突厥傳）

（十一）此王后即明史上之三娘子也。后婚三次，俺答死，后之子及孫即位，而實權皆操之后。

蒙古國疆域甚廣，由布哈拉直至於海。蒙古境內各城市皆四方形，四角有高樓，城脚有粗石，城上有磚，城門爲弓月形，與俄國各都市相同。城門上有高樓，樓內有大鐘，爲青銅鑄成，重二十普得（十二）；樓頂蓋瓦。蒙古境內房屋，皆用磚建築，多四方形。圍牆高大，中間爲庭院，院內有磚亭不甚高。廳內屋頂四壁，皆繪畫華麗，顏色艷研，有各種花形；入內見之，使人不欲離去也。蒙古境內有大喇嘛廟二所，皆爲磚建成，其形如楔。各廟皆有門在東南兩面之間，廟頂上無十字架，屋頂上有不知名各種石刻獸像。各廟中皆無魚的拖（Yudito）不知何物。廟極壯麗，他處所未聞未見。升階進門，有女佛像三座。像頗大，高二薩生（Sazhens）半（十三）；自首至足，皆裹以金葉。佛像皆坐石獸身上，獸身高一薩生，各獸皆有；獸身塗以各種顏色。佛像手中持碗，碗內有粥，像前有牛油臘燭，燃燒不熄。右面立有男佛八尊，左面立有女佛八尊，皆處女也。自首至足，皆飾以金。女佛手皆伸出，狀如鞠躬——猶如蒙古人在佛像前鞠躬者。廟前面三像之外，又有裸體佛像二尊，立於石刻獸身上。繪塑甚精，視之如眞人；使人不能分辨究爲眞人，抑爲泥土搆成也。像前小燭，細如草，燃無焰。廟內

人用二大喇叭唱喚，喇叭長一薩生半；人聞喇叭唱喚，及鼓鳴，則皆跪地，合掌祈禱；次又開掌俯伏地上半小時，放聲祈禱。祈禱時聲甚可怖，不可入內。廟中有不可言論之奇事。廟頂皆蓋以波形瓦。

（十二）合英量七百二十磅。

（十三）合十七英尺六寸。

蒙古出產各種雜穀：如稷，小麥，黑麥，大麥，燕麥，以及其他各種不知名之穀類，無不有之。其地亦有饅頭、潔白而良。水菓菜蔬亦有；又有各種園圃：如蘋果，櫻桃，瓜，西瓜，南瓜，檸檬，黃瓜，葱，蒜，以及各種菜蔬。至於蒙古人民，男子皆汚穢，唯婦女則頗清潔。衣服自有樣式，絲絨皆備。男女肩上皆有頸練，繞掛袍上。靴履亦自有樣式。蒙古地產良馬，騾亦甚多。耕地用犁，亦如託博爾斯克之韃靼人；唯犁溝長而狹。自各種穀中，蒸溜酒精。不產蛇麻。蒙古境內無寶石，黃金，及珍珠。多銀；銀皆來自中國。

其國有呼圖克圖(Khutukhta)；呼圖克圖者，猶如吾國之教務大總管(Patriarch)也。唯彼有呼圖克圖二人：其一今年二十，其次今年三十：皆無鬚髯。各寺中有二人特別座位；二人入寺升座，韃靼人皆依其俗，向之鞠躬行禮。昔裴脫洛甫謂呼圖克圖死，葬地五年而復蘇；荒誕已甚！人既死如何能復生乎？教中長老，彼人稱之爲喇嘛(Laba)。喇嘛十歲時落髮，自生時

即不知婦女之生育。鬚髯皆剃去，或摘去。不衣褲。每日隨便食肉。袍皆花綾製成，各色皆有；帽為黃色。其人嘗與吾言，「昔時吾人宗教與爾國相同，爾為黑色長老派，而吾為白色長老派。以後不知如何，吾國宗派竟與爾國分離也。」

由蒙古國至布哈拉須經過三國：其一突厥國，國王曰玉那汗(Yuna Khan)；都城以石排成，國甚富裕。次為唐古忒國(Tangut)，國王曰蘇爾長清(Sulchanchin)；都城亦以石造成，物產甚豐。第三曰鐵國(Iron)(十五)，都城曰沙爾(Shar)，王名帖木兒(Temir)，國甚富裕；距布哈拉不遠。支那國之鐵石，皆來自鐵國。三國皆在南方。黑蒙古(Black Mongols)之他面直至於海，為黃蒙古(十六)；有已成定居民族者，有仍保存其遊牧生活者。自蒙古馬爾奇可敦城至中國邊境，須騎行二月。邊城向南行，至布哈拉須行二月。布哈拉王曰俄白多爾(Obdor)。其城以木建成，國大而富。由蒙古東行四月抵大海；邊城以磚建成。邊城上有樓，各樓相距約一箭之遠。向東吾嘗見有百樓；向西亦有樓，唯未數之也。吾嘗問支那人：為何造此長城，東起於海，西至布哈拉，城上又建許多之樓耶？其人答謂：蒙古與中國分為二國，中間為邊境。邊界沿長城，東起海，西至布哈拉；城上之樓為眺望及舉燧之用，若有敵人至境寇邊，則在樓舉火。邊境人民望見烽火，可來聚城上抵拒敵人也。

(十五)鐵國即明初薩馬兒罕國。國都沙爾，即碣石城(Cash，又名Kesh，又名Shehr-i-sebz。末名，華言綠城也。城內

閱歷衆多，題曰青想，故有是名。

(十六)黃蒙古黑蒙古地位，頗無定說。有謂喀爾喀Khalkha之西，三音諾顏部及色楞格河上游諸地爲黃蒙古。亦有謂在山西直隸之北，長城以北，大漠以南之中間地者。依裴德林之說，黃蒙古似在青海附近。又有謂黑蒙古在河套鄂爾多斯附近，而黃蒙古在黑蒙古與青海之間者。明代史家稱蒙古東南部爲染海爲黃蒙古。裴德林此處所謂直至於海，乃指青海也。

沿長城一帶居民，皆爲黑蒙古人；過邊界卽入中國境，其城市居民亦皆中國人。過長城至施羅喀爾喀(Shiro-kalga即張家口)，城有五門(十七)。中國大明皇帝 遣來官一人，專司稽查馬爾奇可敦女王所發之書札護照。除由此一處可以入中國境外，他處別無關口矣。各國人皆騎行至施羅喀爾喀以入中國。過邊界，近長城卽施羅喀爾喀(十八)；城牆皆以石搆成。城中長官曰守備(Shubim)，皇帝喀大明(Tsar Katarbun)遣來者也。城市華麗，戶口殷盛。城樓與莫斯科城高相仿。樓窗內有大礮，門口亦有之；礮皆甚短，小軍械亦甚多。門口，樓上，牆上，皆有衛兵。太陽西落時，衛兵放礮三響，聲震全城。次擊鼓，次又放礮三響。黎明六點鐘，始啓城門，亦放礮三響。

(十七)原文爲樓下有五門(Five gateways under one tower)，句義不明。Tower爲城門樓，城門樓下不常有五門。故茲將Tower改譯爲城字，則或近於情理矣。

（十八）此處文義晦澁，照何譯之而已。帕雷狄斯謂施羅喀爾喀或非張家口，而實為殺虎口附近之要塞歸綏施拉和洞（Shira-ho-ton），裴德林假由此處進入中國地界者也。

所有店鋪，悉以石建成；各色綢緞，光彩奪目；戶扉亦俱有各色綢緞。除布及各種寶石以外，各種貨物皆有。氈絨，花紋緞，絹布，織金緞，皆甚多。各種花糖，丁香，肉桂，大茴香，蘋果，瓜，西瓜，南瓜，黃瓜，大蒜，蘿蔔，葱，大頭菜，白菜，芹菜，菠菜，罌粟，葡萄，杏仁，大黃，以及其他各種水果菜蔬，應有盡有。市中各種店鋪皆有，店內俱滿貯貨物。飯館酒樓，亦所在有之。酒類甚多；酒館內醉酒者及妓女甚多。石牢獄亦甚多。偷物者絞；白晝搶刼者，刺死或斬首；假造文書者，斷其腕。

自施羅喀爾喀至中國施羅城（Shiro），騎行一日。此城城牆，亦石所搆成；騎行一日可繞城一匝。城上有樓十二座；樓窗及門戶，備小銃甚多。衛兵日夜立於城堞及樓上，守備森嚴。城門洞五所，高而闊。門以鐵板造成，板上鐵釘密布。門內有大炮多尊，石炮彈甚多。由此門至對門，須步行半日。城中長官曰桑清（San Chin），亦受喀大明皇帝之命而來者也。城內商務甚盛。各種貨物，水果，菜蔬，以及其他各種食物，無不有之。清晨，市內人衆擁擠，幾於不能步行。使節館舍，皆以石搆成，位於城外。井以灰色石砌成，井口覆以青銅板。此城較施羅喀爾喀為繁盛優美，市街有華麗裝飾。市長署內立有哨兵，手持斧戟。其鼓與俄國所

用之柄，形式相類。市長桑清出門時，侍衛在旁，持黃絹傘遮蓋之。

自施雜市(Shira)騎行三日，抵雅爾城(Yar)（十九）；騎行一日半，可繞城一周。城上有樓多所。有四門。城樓上及門洞口有大礮小銃多尊，砲彈大於人頭。城門口衛兵甚多，警戒甚嚴。門皆堅而高，護以鐵板，板上鐵釘滿布。市街行人擁擠，肩背相摩。貨物山集，水果菜蔬及其他食物甚豐。城內盡皆人居及店鋪，無尺寸隙地。市長爲不比(Bimbi)，又名賓白里(B-inbli)，及福昌(Fuchan)(皆譯音)王。驛站與俄國相同。市街上氣味如秦皮汁。

（十九）有謂雅爾城爲宣化府者，亦有謂爲大同府者。宣化距張家口三十五俄里。

由雅爾至黍稷谷(TaiMui)亦作台閣Taiti或唐樹Tanti，騎行三日。市有石城，大而高。土人云，騎行二日，可繞城一周。有五城門，門皆寬廣高大，以鐵造成。官署店鋪，皆以石搆建。商務較前言數城尤盛；貨物，水果，及菜蔬無不豐裕。城中酒館茶肆甚多，酒與甜酒，以及其他各種飲料，無不具備。城門口及城樓上，大礮小銃甚多，守衛森嚴，一如以前所過諸市。城中長官爲陶萬(Toivan)，陶達(Teuda)一作荒達Tundra又作唐達達Tandada及荒尼亞(Tunia)三人。三人出門時，有護兵二十人持杖前行，頂上張黃緞傘。城中戶口亦較上方所言諸城爲多。精選貨物，器具，各種水果，菜蔬，米等，莫不有之。

自黍稷谷城騎行二日至白城(White City)，亦爲石所建城。其城全部白如雪，故號爲白城也。

城牆高大，行三日可繞城一周。城門有三，皆極寬闊；門上有樓。門皆鐵板造成，板面甚光滑，黑釘密布。城樓上及城門口有大礮多尊，礮彈每顆重兩普得；其他火器亦甚多。防衛森嚴，亦如以前各市。由此門至彼門，各街上店鋪相接。街道皆鋪灰色石板；店鋪民居，皆以石或磚建築。店鋪前面，有木製屏風，漆以各種顏色。鋪頂上面有磚建房屋；店鋪房舍及亭榭頂上。皆蓋以石片及波形瓦。房舍亭榭頂下，皆飾以各種鮮明彩色。牆壁上有花紙，紙甚厚；紙之下面又帖有綢絹。寺廟內有各種偶像，皆以泥塑成。自頂至足，全身塗以黃金；與在蒙古各處所見者相同。其形狀醜惡，見之可怖。無論何人，皆可入寺內參觀也。

在白城時，吾嘗見人聚集而見寺者。三人並肩而行，行時兩人持棍擊木鐸；第三人肩負一像，亦擊木鐸。所負之像大而闊，像身上無刻文，而給畫則可注意也。在此城又見鸚鵡，孔雀，倭人，及捕鷹人手持鷹。此城貨物，較他處尤多。水果菜蔬，亦較他處富裕。城中長官爲陶萬(Toivan)及蘇爾(Sulan)二人。長官出署，入寺，祈禱，或出門遊玩時，輒有侍衛二十人，持戈戟，三十人持棒前行。持棒者高呼開道曰，「訶！訶！」意欲使人避道讓官過也。城中有大酒肆四家。

自白城騎行二日抵大中國城，大明皇帝之居也。城市甚大，城牆白如雪。城爲四方形，步行四日，可繞城一周。城角及城門上，皆有高樓；偉壯華麗，漆以各色花紋。樓上各礮眼，備

有大礮。每門有衛兵二十人。大中國城內，白城(White City)非上方之白城或指紫禁城之中，為磁鐵城(Al-agnet City)不知何解似即御城，大明皇帝處其中，以君臨全中國。

自外城騎步行至紫禁城，約需半日。市街道路，皆石板鋪墊。街旁店鋪房屋，或為石，或為磚；店內百貨俱全。御城附近街道，皆以灰色石板鋪成。店鋪裏面有磚房，店門前有招牌，漆以各顏色。御城中即皇宮，建築雄壯，裝飾華麗，亭榭頂上，皆塗以黃金。

余來時，未帶禮物，故其國大臣不能介紹余朝見大明皇帝。居此城時，亦無他機會見帝也。外交大臣(Secretry of the Posolski Prikaz)謂余曰，「吾中國風俗，凡無禮物者，不得朝見大明皇帝。貴國白皇帝(White Tsar)今此第一次遠遣使者觀光吾國，稍獻微物，即可入覲。吾國皇帝之意，並不在此區區物品，惟禮應如此耳。凡外國使者來吾國貽獻，吾皇還貽，至少亦有相等價值，或更多數倍也。賞賜以後，即遣送使者回國。大明皇帝，今可給爾國皇帝國書一封，爾可帶上，不另派使者至爾莫斯科維國(Muscovite)去矣。貴國皇帝有錢甚衆，吾國皇帝亦有錢甚衆。吾皇有夜光璧一枚，日夜放光如日，名稱曰撒拉(sara)。俄國語自然光石也。又有一石曰谷爾德尼(Irdeniat)。(二十) 投入水中，則水自石面四處奔避也。」

(二十)蒙古語額爾德尼(Erdeni)猶云寶貝也。鄂爾坤河畔，有名大剎曰額爾德尼昭(Erdeni-tsu)，亦因其地內有金銀故也。西藏活佛班禪額爾德尼，西藏人稱曰靈博齊(Rinpoche)為達賴喇嘛之靈魂父(Spiritual father)。然中國人

建例況之，使位大於邊賴也。

大明皇帝所居之城，位於平原上，四周有河環之。河名御河(Yuho)，流入黃海(ChermnoeSea)。黃海距大中國城七日程，貨物皆以小船載至中國城，蓋大船不得至城邊也。大明皇帝將載來中國城之貨物分給於各城，百貨復由中國各城運至蒙古國，阿爾丁可汗國，黑額魯特部(Black Kalmucks)，以及其他各國。又運至鐵王國(Lion King)，布哈拉附近沙爾哥羅德城(Shar-gorod)。又自邊境將貨物運出鄂爾多斯(Ortus)而至呼圖克圖(Khutukhtu)及喇嘛諸國。中國人，蠻子人，(Manchins)，及呼圖克圖國人，皆攜帶各種貨物，自中國，黃蒙古，及馬爾奇喀圖(Malchikatu)諸地，來至邊境，互易有無。貨物中有絨，緞，花緞，銀，豹，雪豹，(二十一)俄國黑紗(Zendenmi)。中國人買馬攜歸中國，更由中國都城運至蠻子國(Mantsi)各地。蠻子者，猶吾人稱呼尼姆齊人(Niomtsi)也(二十二)。貨幣為銀；銀鑄成錠，每錠有值五十盧布者，有值五盧布者，有值三盧布者，有值二盧布者，又有值一格立甫尼克(Grivnik)者。吾人稱通用貨幣為盧布，而彼人稱之曰兩(Lian)也。

(二十一)雪豹喀爾麥克人(Kalmuck即額魯特人)稱曰Irbizi. irbiz，阿爾泰山特產也。

(二十二)俄國人稱日耳曼人為尼姆齊人，義猶啞吧也。日耳曼人不知俄語，故俄國呼之以是名。十七世紀時，俄人稱英人，荷蘭人亦以是名。

中國男女皆清潔。其人衣服，類俄國婦女夏季所衣之輕便服，兩袖寬大。內服半衫，亦如俄國式。中國商人軍隊甚衆，軍人知用火器，常與黃蒙古人爭戰。蒙古人爭戰時用弓矢。中國人不好戰爭，善經商業，戰輒敗衂。稍前不久，當吾等未入中國時，蒙古人忽襲入中國境，奪取二城而去。(二十三)

(二十三)據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紀，萬歷四十六年，清兵克撫順城；四十七年，清兵克開原。裴德林所言之二城，必即指此。此可證明裴德林實於一千六百十八年萬歷四十六年或稍後抵中國也。

吾等訪問其國外交長官俄比河情形，彼答不知。唯每年有蠻子船，自海上載運貨物來至中國。不知其來此究為經營商業乎？探訪俄比河乎？在中國都城，不聞有船沉之事。然在海中，則時聞有蠻子船沉沒事也。蠻子人遠自黑海(二十四)，由東面南面來入中國。尼姆齊人如何來此，吾等不知，亦從未得聞之也。

(二十五)此處蠻子，乃指荷蘭人及葡萄牙人。黑字(Chermnoe)必為俄語紅(Chernoe)字之誤；二字極相類也。

吾等在張家口時，嘗自布里雅忒(Buriat)蒙人，韃靼人，庫什丹人，(Kushtan)探訪俄比河情形如下：

喀拉塔拉(Karatala)大河兩旁，即喀爾喀(Khalkha)諸部之遊牧地。河之上流即阿爾丁可汗部落遊牧之地。此河是否流入俄比河，不可得知。其源在何處，口在何處，皆不得知。是否

在東北兩方自黑海 (Chermnoo sea) 流出流入，亦不可知。喀拉塔拉河上有石城鎮二處，皆布里雅忒人遊牧及耕種之處；其上流爲其族人遊牧之地。自此大河之對岸，韃子人載運貨物，來與吾人交易。薩揚人 (Sayans) 運來鹿皮，樂皮，貂皮，海狸，花綾，絹布，絨，黑紗等物。歸回時，亦由此河。布里雅忒農人又言，河之下流，嘗有大船一艘。高而白，爲彼從來所未見未聞，遇風沉沒。此船以前是否航向中國，或往他國，但不可知。唯中國則近此河也（二十五）。

(二十五)此處所言之喀拉塔拉河道極爲紛亂。當渥脫 (Howorth)，愛里雅斯 (Ney Elias)，萊納忒 (Renat)，博塔甯 (Potanin) 諸氏地圖，皆載色楞格河 (Selenga) 之枝流塔爾吉爾 (Talghir) 爲喀拉塔拉。色楞格河流入貝加爾湖，其對面有安格拉河 (Angara)，自湖中流出，入葉尼塞河 (Yenesei)，然不入俄比河也。此處布里雅忒人之報告，先指色楞格河，次指黑龍江，然極混亂也。

清康熙時，皆與俄羅斯人戰於雅克薩，尼布楚，勝之，故當時有平定羅刹方略一書。書中開端即云，『羅刹者，鄂羅斯國人也。鄂羅斯僻處西北絕域，自古不通中國。』康熙時，中國人對俄羅斯之地理所史知識，可以知矣，

蘇萊曼東遊記（續）

劉復譯

這一個國裏的小貝是很寶貝的。土人們把它當錢用：以貝數的多少定財富的多少（馮譯作『土人交易用小貝，貝是他們的錢，是他們的財富。』）。國中所產的是（馮譯作『但國中亦產』）金與銀與沉香；還有一種織物（在梵語中）叫作察馬拉 Camara，（是用西藏的一種水牛的尾毛做成的），可用作驅逐蒼蠅的器具。國中有一種有花斑的（動物，叫作）布禡 bugan，實在就是犀牛（馮譯作『又名爲克爾克丹 Kerkedenn』）。（這一種的犀牛），額上只有一隻角；角裏面有天生就的花紋，像是一個人的形像。角是全黑的，裏面的人像可是白的。犀牛比象小，色淡黑，形似（頁三十一）水牛，力大無匹；前後脚的膝上都沒有關節；脚掌是軟的，（沒有骨頭而有）軟皮做成的鞋子（馮譯作『從脚尖到脚根，只是一塊肉。』）。它能嚇得象逃走；它能和牛與駱駝一樣反芻。它的肉不爲回教徒所禁忌，我們曾經喫過。它住在荆棘叢生之地，在此國甚爲普通（馮譯作『它住在森林中，在此國甚多。』）。印度別處，也有出產犀牛的，但以拉馬 Rahma 的犀牛的角爲最美；角中花紋，有時作人像，也有時作孔雀像，作魚像，或作他物像。中國人取犀牛角製爲腰帶上的裝飾品；在中國，一條腰帶的價値，可達二三千提那兒 dinar，或者還更多：卽以角中花紋之好壞，定價値之高低。在拉馬 Rahma（卽貝勾 Pegu），要買犀牛角，應以小貝付價，因爲這是當地的錢。

（頁三十二）過拉馬之後，就到一國，位置在內地，四圍都受不到海水的灌溉，名叫拉克希米波拉 Laksmipura 王國（即阿撒姆 Assam 的拉克希米 Laksmi 女神的城）。國人色白，耳上穿孔，以美著名。中有一部份以游牧為活，其餘都住在山中（雷譯作「他們住在田野中和山中」）。

過拉克希米波拉國之後，有一個海，灌溉着一個王國，名叫吉蘭尼 Kirani。國王貧而善詩，有象隊以衛國。（沿海）產琥珀極多。國人採取胡椒，即就鮮時吮吸其汁，因為產量極少（雷譯作「國王貧而善傲，象珀琥甚多，亦産象牙。國人採青胡椒生食之，為其所生甚少也」）。

過了這吉蘭尼王國，又有許許多多的王國，它的數目，只有阿拉（雷譯作「上帝」）——我們應當感謝而且頌揚他！——能夠知道。我們且說其中的一國，名叫牟查 Muja。國人的皮色是白的，穿的衣服同中國人一樣。國中產麝香甚多。有白色的山（雪山？），是地面上最高的山（雷譯作「全國為白山所繞，其長無比」）。牟查人常與四周無數的王（國的人）打仗。其國所產麝香，品質極好，無可再好（雷譯作「力量甚強」）。

過牟查王國之後，有馬巴得 Mabad 的諸王（原文如此），其地有城市（頁三十三）甚多。這一國與牟查國為界，而人口較為繁盛；其國人民，也比牟查人更像中國人。國中各省的統治人，也和中國一樣，是用太監充任的（雷譯作「國中以中國為模範，最高權位，均為太監佔據」）。這馬巴得是中國的交界國；國王與中國王以和平相見，但並不臣附於他。每一年內，馬巴得王派

遣使臣致送禮物於中國王，中國王亦以禮物還贈馬巴得王。馬巴得是個大國（雷譯此句屬上，作『因爲馬巴得是個大國』），當其派遣使臣到中國時，中國人必用心防衛，因爲每次派使，隨從的人很多，中國人恐怕他們要借此侵佔地方（雷譯作『要反客爲主』）。馬巴得與中國之間，只有些山，和一些凹凸不整齊的地面（雷譯作『只有些山和山路』）。

據說，中國境內，共有二百多個大城。（雷譯作『據說，中國王計算他國境之內，共有二百多個都會』）每一個大城，（頁三十四）有一個（封建式的）王和一個太監統治着（雷譯作『每一個都會有一個王（名叫馬雷克malek和一個太監管治着』）。其餘的小城，都歸這些大城管轄（雷譯此句屬上，作『此外還有許多附庸的城也歸他們管』）。大城中有一個叫做漢府Hanfu（即廣州），即是海船停泊的地方；附屬於它的小城，共有二十個。所謂「城」，是專指能於有得查丹jadam的都會而言。查丹是喇叭的一種，用口吹的。體長，有兩手相握一樣粗（雷譯作『查丹體長而厚，能容兩手同時伸入』）。上面塗的東西，和塗在中國磁器上的東西是一樣的質料（雷譯『中國磁器』作『運到我國來的中國物件』）。長約三四肘。嘴細（雷譯作『頭細』），吹時可以納入口中。其音約可遠達一里（雷譯此處分節）。每一個城有四個門，每一個門有五個查丹，每天每夜，都按着一定的時間吹。每一個城還有十個鼓；吹查丹時，就同時打鼓。這樣吹打，是對於國王表示敬禮的意思，而百姓們却可以借此知道（頁三十五）白天和晚上的時刻了。此外，他們還有日規和（用）重量（做成的器具），

以爲計時之用。

在中國，商貨的價值，是用福盧司 fulus（銅幣）計算的。中國的國庫，也和別國國王的庫一樣，只是別國國王，都不像中國王一樣收藏福盧司罷了。這種銅幣是中國的國幣（雷譯此句譯上，作「因爲這是中國的國幣」）。中國有金，有銀，有精圓的珍珠，有生絲和熟絲的織物，而且產量都很豐富（雷譯作「這並不是中國沒有金，沒有銀，沒有珍珠，沒有生絲和熟絲，恰恰相反：這些東西都是很豐富的」）。可是，（這些東西）都當作商貨算，只有福盧司是錢幣。

從外國輸入中國的東西，有象牙，有香料，有銅錠，有海龜殼（即玳瑁），有布禪，就是前文說過的犀牛（雷譯作「克爾克丹」），中國人採取其角，作爲帶（飾）。

中國有許多可以做坐騎的畜類；沒有阿刺伯馬，却有另一種的馬。有驢與駱駝甚多；駱駝都是雙峯的。

中國有一種品質很高的陶土，（頁三十六）把它做椀（或杯），可以做得和瓶上的玻璃一樣薄（雷譯作「把它做成陶器，可以和玻璃瓶一樣透明」）。裡面放了流質（雷譯作「水」），外面可以看得見；這種椀就是用那一種陶土做成功的。

商船從海外到了中國，就有（管理海口的）人（雷譯作「政府的委派人」）來把所有的商貨悉數抄去，由他代爲閉鎖在棧房裡（雷譯作「相當相屋子裏」）。在六個月之內，他們担負完全責任，把東西保

護得很好（出譯無此二句），直到「乘着同一季候風而來的」最後一條船進了口為止。於是就各物中抽取「原物」百分之三十，作為入口稅，餘下的交還物主。貨物之為中國國王（出譯作「蘇旦」）所買者，都照最高的行市給價，而且立時開發現錢；中國國王對於商人們，是從來不肯待錯的（出譯作「在這上面，他是從沒有一點不公平之處的」）。在許多進口貨中，中國國王所買的，最重要的是樟腦，每一曼 mann，給價五十法古其 Fakkuj；每一法古其是一千個福盧斯。國王買賸下來的樟腦，就只能賣一半的價（出譯作「就只能放在普通市面上賣一半的價」）。

中國人死了，要到次年或三數年以後的週年忌日才落葬。死人的遺體，（頁三十七）是用木頭做的棺材裝着，停放在家裏的。（裝殮時）．死人身上用石灰掩護，取其能於吸收水分，而使屍體不爛（出譯作「取其能將含水的部分吸去，而將其餘的部分保留」）。國王的屍體，（却不用石灰而）用索各多拉 Socotora 的沉香和樟腦（出譯無「索各多拉的」字）。中國人死了，親屬們要哭三年；要是有人不哭，就該受到棒打的刑，—不論男女，都受這同樣的刑，——而且人家要向他說：「難道你的親屬死了你不痛苦麼？」落葬時，把死人埋在地洞裡，也和阿剌伯人一樣。中國人不奪去死人的食品（出譯此句前有「直到那時」一句），他們以為死人還照常的能喫能喝；所以每天晚上，他們把食品放在死人之前；到明天早晨不見了，就說是給死人喫去了（出譯作「他們就自己向自己說：他喫了」」（出譯此下別為一節）。在死人停放在家裡的時候，他們不住的哭，不住的供獻食物。中國人

爲着〔要對於〕死者〔舉行隆重的喪禮〕，往往用完了所有的錢，〔變賣了〕所有的產業，直把人家鬧的窮了，毀了。從前〔頁三十八〕中國國王落葬的時候，應把國王生前所用的什物，衣服，帶，一齊埋在墳裡，——而在中國，帶的價値是非常貴重的，——可是現在，這風氣已經改變了；因爲有一次，有人挖開了墳，把所有的賠葬的東西都偸了去。

所有的中國人，不論窮的，富的，老的，幼的，都學習寫字讀書（雷譯作「作書寫字」）。

中國地方官（雷譯作「官吏」）的名目，隨其品級（雷譯作「職位之高低」）及所管城市之大小而定。小城裡的主管人，名叫都商 tusanc，就是「管治一城」的意思。像淡府（卽廣州）一樣的大城的主管人，名叫提府 diju；太監名叫 tukam（太監）；中國的太監，有一部分是本國人（雷譯作「中國的太監是本國生產的」）。大法官名叫拉克希曼公 Laksi mamkum。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官名，〔因爲記不大淸，〕恐怕寫錯，就不寫了。中國人不滿四十歲，（頁三十九）不能做主管地方的官；據說，必須到了這個年紀，他的閱歷才配做這樣的官。

次級地方主管官裁判訟事的時候，坐在大堂上的一張大椅子（雷譯作「一個寶座」）上。他面前，〔另〕有一張椅子（雷譯作「另有一個座位」）。告狀人的狀詞，都寫在紙上，遞給主管官看。主管官的後面，還站着一個人，名叫吏胡 lihu。要是主管官裁判錯了，這吏胡就〔把他的錯處指出，〕叫他改正。告狀人口中說的話，是不作爲憑的。他應當把他所要陳訴的話，一起寫在

狀紙上。在告狀人見到裁判官之前，法庭門口先有一個人把他的狀紙誦讀；要是這狀紙做得不合式，他就立時退回給告狀人，叫他修正（雷譯無此句）。這種狀紙，應由懂得法律的書吏代做了，才可以遞給裁判官。書吏在狀紙上（雷譯作「在狀紙的下端」），（頁四十）應當寫明：（雷譯此處不分節）

「這（狀紙）是某人的兒子某人所做」。要是做得不合式，那就是書吏的錯，應當受棒打的刑。裁判官在審事之前，必須喫飽喝足，以免審錯（雷譯作「俾在案情上得以多多注意」），（因為一個人在饑渴的時候，總不免要有錯誤。）裁判官的俸，即由所管地方官庫中支給。

中國的皇帝，只是每過十個月出來給百姓們看見一次。他說：「要是百姓們不能（常常）看見我，他們就要不管我的眼了（雷譯作「他們就要想念不着我了」）。國家的威權，非用專制手段不能維持（雷譯作「政府的格式應當是專制的」），因為老百姓是懂不得什麼公道正義的。所以，我們必須用專制手段對付他們，然後我們才可以受到他們的崇敬。」（雷譯作「只有威權可以教他們敬重我們」）

中國不收土地稅，只收男人的丁口稅，數目的多少，以各人的貧富為標準。阿拉伯人及他種外國人，則依商貨之多少而納一種特稅，（頁四十一）同時即得享有保護商貨的權利。

在（食）物昂貴的時候，國王（雷譯作「蘇貝」）分付把國倉（雷譯作「公倉」）裏的食料發出，以廉價出賣；這樣，食物的高價就不能持久了。

王庫（雷譯作『公庫』）裏的錢，純出於丁口稅一項。便就漢府的庫裏說，我相信每天所收入的，已有五萬個提那兒 dinar；而漢府還並不是中國最大的城（雷譯此下別為一節）。在中國所出產的多量的貨物之中，國王所專利的，是鹽，和〔一種〕乾草，可以用熱水〔泡了〕喝的（雷譯作『在貨物中，國王抽收鹽稅，又抽取一種可以用熱水泡了喝的植物的稅』）。無論那一個城裏，都有人出賣這一種草的乾葉，而且數量極多。這種草的名目叫做茶 Sah；它的葉子比苜蓿多些，也（比苜蓿）略略香一點，不過味道是苦的。〔做茶的方法，〕是〔先〕把水煮開了，〔然後〕澆在這草上。要是有什麼小小的不舒服，喫了這種沖泡劑就可以好（雷譯作『這種飲料在無論何種狀況之下都是有用的』）。

王庫（雷譯作『公庫』）裏的錢，卽從徵收丁口稅及〔賣〕鹽與〔賣〕這一種草（雷譯作『鹽稅』與『這一種草的稅』）（頁四十二）得來。

每一個城裏，都有一樣東西，名叫打拉 dara。這是懸掛在地方官的頭上的一個鐘，〔鐘上〕繫着一條繩，直通到外面街上，使無論什麼人〔都能夠拉着，〕藉以和地方官交通（消息）。這條繩大約有一個巴拉生其長。只須稍稍一拉，鐘就自己動了，〔響了〕。凡有受到屈害的人，都可以拉動這條繩，使鐘在地方官頭上動（而且響）。這樣，就有人把他叫進去，使他在地方官面前自己陳訴案情（雷譯作『陳訴他所要求的』），和所受到的屈害。這樣的一个辦法，是中國

各處通行的。

凡有人要從這一處到別一處去旅行的，應得呈驗兩封信（雷譯作『兩件公文』，下同），一封是地方官給的，一封是（本地的）太監給的。地方官的信（是護照一類的東西。）上面寫明所經過的道路，及持信人的姓名，其同伴人（雷譯作『隨從人』，下同），其年歲，其同伴人的年歲，並其所屬的部族名。凡是在中國旅行的人，無論是（頁四十三）中國人，是阿剌伯人，或者是別種的外國人，都應當有一份證明書（雷譯作『都應當有一件文書，可以使人家知道他是怎樣的人』）。至於太監所給的一封信，却是證明旅行人所帶銀錢或商貨的多少。因為在路上，每到一站，便有站兵（雷譯作『在路上，有專司其事的人』）來檢查這兩封信，檢查之後，即（在信上）批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國某人之子某人到此（雷譯作『某人之子某人過此，執某業』），攜某物，同伴者某某人』（雷譯無『同伴者某某人』句）。（所以要有這種的手續，）（雷譯作『政府所以要這樣辦理』）是預防旅行人在路上丟失銀錢或商貨起見。要是有什麼人丟失了東西，或者是死了，人家就可以查明了他的東西是如何丟失的，仍舊發還給他；如果他死了，就還給他的承繼人。

中國人在商業上和公事上，（雷譯作『契約上和訟事上』）都講公道。譬如有人把銀子借給別一人，應由他寫一張票子；借戶（頁四十四）也寫一張票子，票子上應由借戶把中指和食指並列着打一個印，（作為花押）。於是把兩張票子放在一起，一同捲起來，（雷譯『捲』作『疊』）在兩

紙相接之處寫〔幾個字〕（宋譯『相接』作『相分』）。然後分開兩紙，〔各執一張〕：借戶承認欠債的一張，即由借主收執。要是到了後來，借戶要想賴債，人家就可以向他說：『你把〔債主給〕你的票子拿出來看。』要是這借戶僞言他並沒有〔借主的〕票子，又說他也並沒有寫票子給債主，而債主所持的一張票子可又遺失了，那麼，人家就要向他說：『你應當寫下一張憑據，宣布你並沒有借這一筆債。若然到了後來，債主能把你借債的票子找出，那就要在你背脊上打二十大杖，還要叫你拿出兩萬「發規」〔fakoü〕的罰款來。』每一『發規』等於一千個銅錢，兩萬『發規』就值兩千提那兒光景。至於背脊上打二十大杖，（頁四十五）卻往往可以打死。所以，中國人誰都不敢寫下這樣的憑據，因爲恐怕既要破財，還要喪命。中國人彼此相待，都很有公道。所以，在中國，從沒有受到屈待的人。〔打官司的時候，也不像回教國一樣：〕用不着證人，也用不着立誓。

要是有什麼人破了產，債主們就把他送到國王（宋譯作『蘇旦』，下同）的牢獄裏去，使他承認他所負的債；所有的費用，由債主担任。到一個月之後，國王叫人把他牽到外面，叫他當衆宣布：『某人的兒子某人，現在破產了，〔浪費了〕（宋譯作『借用了』）某人的兒子某人的錢。』〔要是有人查出〕這破產人還有錢寄存在別人家裏，或者是還有不動產（宋譯作『田地』）或奴隸，或者是。無論還有什麼可以抵債的東西，人家就要每月把他〔從牢獄中〕牽出一次，用鞭

子（當譯作「棒」，下同）打他的臀，因為他還有（可以值得）錢（的東西），而在牢獄中（所）吃（下所）喝，（却是債主花的錢）。無論人家能不能證明他有錢，（當譯作「無論有沒有人告發他」）他總得受鞭：（頁四十六）無論是這樣，是那樣，他總得受鞭。人家（一面懲責他，一面）向他說：「你沒有做別的事，只是拿了別人家的錢浪費了。」（當譯作「你只是想法子去侵蝕別人的錢財，從而據為已有罷了」）又向他說：「把（你所借的）錢還給他們罷。」要是這破產人員已還不起他的債，而且國王也已斷定他實在已經什麼都沒有了，人家就召集了各債主，把巴克布爾 Bagbur 的庫裏的錢償還給他們。——這巴克布爾就是皇帝，（波斯人用）這樣的一個名目，意思是「天的兒子」；我們阿刺伯語中，則稱為馬克布爾 Maghbur。——於是發出這樣的一個布告：「從今以後，如有人和這個（破產的）人往來的，處死刑。」這樣，就再沒有人（願意和他往來而至於損失銀錢了。要是後來再有人發見這債務人仍舊有錢私藏在別人家裏，而代他私藏的人却並沒有自行告發，此人（一被發覺），便應打死杖下。至於債務人，却沒有什麼處分，只是要把他的錢取來，分還給債主們；可是從此以後，他不能再和人家有什麼商業上的往來了。

中國有許多石碑，（頁四十七）高十肘，上面刻着些陰文的文字。這是講疾病和醫法的（當譯作「這是一張講疾病和醫法的表」），例如某種疾病，該用某種醫法之類。窮苦的人（沒有錢醫病），醫藥費得由王庫（當譯作「公庫」）中支給。

中國沒有不動產稅（雷譯作『地土稅』），只有人口稅，以其人之動產或不動產（雷譯作『財物或產業』）之多少為標準。

人家生了個男孩，就得把他的名字送皇帝處去註冊。到了十八歲，他就得完納人口稅；到了八十歲就不完，而且可以向王庫中支領（一份養老金）。在這一件事上，中國人說：『當他年輕的時候，我們叫他完了稅；現在他老了，應得付養老金給他，（才合於正義）。』

在每一個城裏，有一個學校，和一個老師，教育苦人和苦人的兒女們，這苦人和苦人的兒女們的食物，是由國家供給的（雷譯作『在每一個城裏，總有許多書吏和老師，他們教育苦人和苦人的兒女們，我由公家支出』）。中國女人是科頭的，（頁四十八）男人是戴帽子的。

在山中（雷譯作『在某山中』），有一個村（雷譯作『村鎮』），名叫大有 Tayu，其民身材矮小。凡是身材矮小的中國人，（大家都認為）從這一個村裏來的。（就一般而論，）中國人都生長得很好：高高的身材，白白的皮色，帶着一些紅色。他們有世界上最黑的頭髮。女人的頭髮，是任其往下披垂的（雷譯作『女人的頭髮，是任其生長的。』古註謂阿拉伯女子剪髮，故以華女長髮為異也。）

在印度，要是有什麼人被判決了死罪而要提起抗告，人家就得向原告問：『你願不願把你的被告做火的試驗？』要是他說『可以』，人家就把一塊鐵，（雷譯作『一根鐵條』，下同）放在火裏燒。到燒得全紅了，就向被告說：『拿出你的手來！』於是用該國（所出的一種）樹的葉子

，在被告的手上鋪了七層，接着就把〔燒紅的〕鐵塊放上。被告〔就拿了鐵塊〕來來往往的（沿譯作『前前後後的』）跑；〔跑滿了一定的時間〕，然後把鐵塊拋去。同時有人拿一個皮袋（頁四十九）來，把他兩手納入袋中，袋口用國王的印封誌着。到三天之後，〔解出他的手來〕，用沒有磨去殼的稻粒放在他手心上，向他說：『〔用手〕磨〔去稻殼，磨出米粒來〕。』要是他手上沒有〔受傷的〕痕跡，這件案子就算斷定；他可以脫離干係，不必受死罪了（沿譯作『要是他手上沒有受傷的痕跡，他的死罪就可以赦免』）。而原告却須拿出一『曼』Mann的黃金來，作爲罰款，交給國王使用。（沿譯此下別爲一節）有時候，用一鐵鍋或一銅鍋（沿譯作『錫鍋』）的水燒滾了，直燒到〔熱的〕誰也不敢走近的時候，拿一個鐵環投在水裏，然後向被告說：『伸你的手！』〔必須被告能到滾水裏去〕掏出那一個鐵環來，〔而且不受傷，才能宣告無罪。〕我們看見有人伸手〔到滾水裏去〕掏出鐵環而不受傷，結果是原告受罰，〔依照用鐵塊試驗的例〕，拿出黃金一『曼』。

錫蘭的國王死了的時候，人家把他的屍首放在一輛（低矮的）鑾車上，同地面相離得很近；屍首是綑綁在鑾車的後半截上面，〔兩脚斜翹在空中〕，背脊與車身相接觸，〔屍面向後仰視〕，使屍髮垂曳於地上的（頁五十）塵土中（沿譯作『屍體綁在鑾車的後部，如倒垂至地，使其髮能毀沒塵土』）。同時有一個女人，手裏握着一把笤帚，不住的把地上的塵土掃向死人的頭上（沿譯作『而上』）去，且向四面圍繞着的人說：『噦，你們啊！（沿譯作『哦，人們啊！』）這一個人，昨天是

你們的王；他管理你們，他的命令是絕對的（雷譯作『他的命令是由你們執行的』）。現在他脫離了你們所看見這世界上的繁榮了，（雷譯作『聽，他現在脫離了你們，向這世界告別了』）。死神已經取去了他的魂了。從今以後，別再爲着這人生（的快樂），把你們自已陷落在誘惑之中罷！』他把這樣的話接連說了三天（原文如此）（雷譯作『她接着還說許多類似的話。這種禮節要舉行三天』）。於是有人預備了〔一大堆柴，加上〕些檀香，樟腦，鬱金香，就把屍首放在中間燒化，把燒賸的灰擲向風中吹散。印度的死人，都是用火燒化的（雷譯此下不分節）。

錫蘭在印度所屬諸島中地位最南（雷譯作『最前』）。有時，人家把國王的屍首燒化，國王的妻妾們也跳入火中去賠着他一同燒死了；但是，她們也可以不做這樣的事（雷譯作『但是，這是隨憑她們的：她們儘可以不這樣。』）

在印度，有許多人專在深山中或樹林中遊逛過活，不和一般人有什麼來往。（頁五十一）他們時常所喫的是野草和野果（雷譯作『他們所喫的只是野田裏的草，和樹上的果子』）。他們在棒子頭上套一個鐵環，藉以禁阨一切男女間的性關係（雷譯作『這樣要和女人交際，就是不可能的了』）。他們也有裸體的，也有永遠站着，把面孔對住了太陽的，身體也是裸着，只是用一些豹皮〔遮掩着〕。〔在某一處所〕，我曾看見過這種式樣的一個人，後來我就離開了他走我的路了。過了十六年，〔我經過原地〕，看見那位苦行人（雷譯作『那人』）還仍舊是當初那種式樣。我眞有些奇怪，

爲什麼他的眼睛沒有被太陽的熱力毀壞了（張譯作『爲什麼他的身體沒有被熱力熔化了』）。

在每一王國之內，所有的王族都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單獨的家庭；這家庭永遠掌握王權；繼承王位的王子，也歸它決定（張譯作『在每一個王國之內，所有的貴族都認爲只能組織一個單獨而且同一的家庭，威權不旁落至家庭之外，各王子都能自己決定他的繼位的人』）。書吏和醫生，也自成爲特別階級；不在這階級之內的，誰也不能幹這種的行業。

印度諸王，都不（必）服從一個更尊之王，因爲他們在自己國裏，個個都是唯一的主人。（張譯作『印度諸王並不承認他們之上還有一個大一統的王的威權。他們各做本國的主人』）。（可是），巴拉拉Ballahra（能用）印度王中王的徽號。（頁五十二）至於在中國，繼承王位的王子是並不預先決定的。

中國人是放蕩的人（張譯作『中國人是愛快樂的人』，下同）印度人却擯斥放蕩，不把自己的身體交付在這裏面。他們不喝酒，也不用酒醋；他們不用酒醋並不是因爲宗教上的禁忌，只是不愛喫罷了。他們以爲凡是喝酒的王，都不是眞正的王。印度人的四周，都被和他們打仗的王國圍着（張譯作『都被敵人圍着，常和他們打仗』），所以他們又說：『喝醉了的國王，那裏能把國家的政事辦得好呢？』

有時候，印度人以吞併爲目的（張譯作『本於吞併的精神』）而互相打仗；但是，這不是常有的事。我從沒有看見此一王國征服了彼一王國，在與胡萊邦（即馬拉巴爾Malabar）相接的土地

之外。（張譯作『我從沒有不只此一王國被彼一王國的威權所征服，若然不在與胡葰邦相接的地域之內。』）若然某一國王征服了別一王國（張譯作『鄰國』），他應從被征服國的皇族中，指定一個人，秉承了他的意志，替他辦理征服地的政事。要不是這樣，被征服國的人民對於這新國家是不能滿意的。

（頁五十三）在中國，有時地方長官要脫離皇帝的威權。這樣，他就該殺死了被人喫。凡是用刀殺死的人，中國人都把他的肉喫了。

在印度與中國，若有人要結婚，〔男女兩家〕，應得先互相申達表示敬意的話，其次是互相送禮。婚禮是在鐃與鼓的聲音中舉行的。所送的禮是銀子，多少視家之有無。男女犯姦淫罪者，兩人一同處死（張譯作『已嫁之婦犯姦淫罪者，姦夫姦婦一同處死』）。這是全印度的〔法律〕（張譯作『印度各省無不如此』）。但若由於男子之强迫，則只將男子處死。如出於女子之自願，則男女一同處死（張譯作『如其爲和姦，則男女一同處死』）。

在中國和印度（張譯作『在印度，也和在中國一樣』），小的竊案和重要的竊案，是等樣的處死刑。在印度，（頁五十四）如有偷竊一個銅幣或一個銅幣以上的東西的（張譯『銅幣』作『小錢』），人家就要取一根長棒，把一端削尖了，叫他坐在尖頭上，使那棒從肛門裏進去，從咽喉間穿出來。

中國人耽沈於男色，有一班年青的孩子以此爲業，做〔印度〕偶像廟裏娼妓們做的事。

（一）中國房屋的牆壁是用木頭做的；印度人造〔屋〕，則用石頭，石灰，磚頭，粘土等。有時

候，中國也造這樣的屋。

〔在回教國，一個正當的女人或者是一個奴隸懷了孕，她就只能嫁給她所懷的小孩的父親，而且要在分娩以後。這叫做非拉熙 Firas。〕在中國和印度，就無所謂非拉熙。中國或印度的男人，可以娶任何女人為妻，〔即使她已懷了別人家的孕，也不要緊。〕

印度人喫米，中國人喫米和小麥。印度人不喫小麥。中國人和印度人，都不行割禮。

中國人崇拜偶像；他們向偶像祈求，〔像我們祈求阿拉一樣〕；他們在偶像面前讀禱告文。〔頁五十五〕他們有宗教的書籍。

印度人都把鬍子留長。我往往看見有許多印度人的鬍子，有三肘長。他們也不〔像回教徒一樣，〕把嘴唇上的小鬍子薙去。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沒有長鬍子；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天生如此的。印度人死了，應把頭髮和鬍子都薙去。

在印度，如有人進了監獄或受了監視，〔雷譯作「受了拘留，下同」〕應得斷絕飲食七天。印度人能自由互相監視。

在中國，有一種〔特別〕法官，判斷中國人之間的〔或種〕事項。這種特別裁判和地方官〔的裁判〕是並行的〔雷譯作「在中國，有一種法官判斷個人之間的種種事，比地方官好些」〕。在印度也是這樣。

全中國都有豹與狼。至於獅子，中國和印度都沒有。

大道上的賊，都處死刑。

中國人和印度人，都以爲廟裏的偶像能向他們說話，其實，只是廟裏的住持向他們說話罷了。

在中國和印度，（頁五十六）凡是人所要喫的動物，都是殺死的；但是，他們不（像回教徒一樣），把動物的喉管切斷，（使血液流去），只是用力在動物頭上打，直打到死（出譯此下別爲一節）。中國人和印度人，都不（像回教徒一樣），在（因性交而致）大汚垢之後，舉行洗禮。中國人上了毛廁之後並不洗，只用紙（揩）。印度人在每天喫早飯前（出譯作『日出前』）洗身，洗完了喫飯。

印度人在婦女月經期間不行性交，甚至於叫婦女離開他們的屋子，藉以免除汚垢。中國人正相反，在月經期間行性交，也不叫婦女離開屋子。

印度人（用牙杖）剔牙。在印度，決沒有人不剔牙不洗身就喫飯的。中國人沒有這習慣。

印度的地面比中國大，它的面積比中國的面積大一倍。（出譯作『它的省分比中國的省分多一倍』）國裏的王的數目比中國多，（出譯『王』作『王公們的國』）可是中國的人口（出譯作『中國各省的人口』）比印度多。

中國與印度都沒有棕櫚樹，（頁五十七）但有別種可以採取菓子的樹（雷譯作『但有別種樹却菓子』），是我們國裏所沒有的。印度沒有葡萄，中國稍稍有一點。印度與中國所產生的別種菓子甚多。印度的石榴甚多（雷譯作『尤其多』）。

中國人沒有宗教科學（雷譯作『沒有「正的科學」』）。他們的宗教（佛教）上的實踐（雷譯作『他們的宗教的原則』），起源於印度；他們相信把（佛的）偶像運送給他們的是印度人，所以印度人是他們的宗教的教育者（雷譯作『宗教上的真正的老師』）。在中國與印度，大家都相信輪迴說。但中國人與印度人在此同一宗教原則上，頗有派別之不同（雷譯作『但在或種原則上，頗有派別之不同。』）

在印度，有人研究醫學與哲學。中國人也研究醫學；他們的主要診治法是灸灼。

中國人研究天文學，但印度人研究得更精（雷譯此下不分節）。

我們從沒有看見什麼中國人或印度人是信回教的，或者是能說阿剌伯語的。

印度的馬很少，中國多一點（雷譯此下別爲一節）。中國沒有象；中國人不讓（頁五十八）象入國，因爲這是一種不祥的動物（雷譯作『因爲看見這動物是一件不祥的事』）。

印度王的兵隊很多，但這種兵隊是沒有給養的（雷譯『給養』作『軍餉』）。只是到了神聖戰爭的時候，國王才把他們召集；他們應命而來，都各自設法張羅給養費，國王一切不問。中國的兵隊是有軍餉的，像阿剌伯的兵隊一樣。

中國是一個（比印度）更美更漂亮的國家（雷譯作『中國各省，（比印度各省）更有趣意，更大』）。印度的大部分，都沒有城市，（所以全國很荒凉）。中國正相反，各處都有把守得很好的大城池。中國的氣候（比印度）好，疾病也（比印度）少。空氣是潔淨得幾乎使我們看不見瞎子，或獨眼人，或畸形人。這一類的疾病，在印度是很多的（雷譯作『在印度，也大都是如此。』）

在中國與印度，各處都有大河，比我們國裏的河大得許多（雷譯作『河裏的水比我們國裏的多得多』）。這兩國之內，各處都有多量的雨。

印度有（頁五十九　許多荒地；中國却是全國都有人口，都開墾了。中國人比印度人生得美。中國人的衣服和坐騎（比印度人的）更與阿剌伯人的相近。中國人穿了禮服擺了儀仗（雷譯作『穿了禮服參與公家典禮』），和阿剌伯人很相像，他們穿阿剌伯人所稱爲加巴 Kaba 的衣服，而且用帶子。印度人用兩塊綢布當衣服；男人和女人，都用金手環和寶石做裝飾。

中國之外，有托古司歐古司人 Toguz-Oguz 的邦，這都是土耳其人；還有西藏的哈干 Jakhan。這些是中國（西北方）和土耳其交界之處的地方。至於靠海的一面，則以西拉 Sila 諸島（就是（即高麗半島）爲界。這（西拉諸島）裏的人民是白色的；他們和中國皇帝交換禮物，（就是兩國間保守和平的意思）。他們相信：要是不和中國皇帝交換禮物，他們國裏就要不下雨（雷譯作『他們和中國皇帝保守和平，他們以爲要是不把禮物送給中國皇帝，天就不滴水在他們的地土上了』）。沒有阿剌伯

人到這國裏去過，所以也沒有人把他們的消息告訴我們。〔我們只知道〕那里有白色的鷹。

〔頁六十〕（此下為帕譯本所無）

（以下是另一個人的手筆，添寫在原寫本的後面的。）

第一卷終。窮苦人摩哈默德 Muhammad，在回歷一千〇十一年（公歷一千六百〇二年），細心誦讀此書。

願阿拉佑其終，及其終以後，阿們！

哦！阿拉，恕此書作者之罪，恕其父，恕其母，恕衆回教人！

（待續）

本會出版書籍之一

地學叢書　乙編上册　精製華裝一厚册　定價五角

本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選輯，所收均爲近年來國內地學界博大精深之名著。考古證今，尤爲治史地者所不可不備。詳目列下：

一　中國地圖學考原……陶懋立
二　西遊錄今註……張蔚西
三　湛然居士年譜 附世系雜考……前人
四　成吉斯汗園寢發見記……前人
五　致中國地學會辨成吉斯汗園寢書……屠敬山
六　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七　答張蔚西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屠敬山
八　再答屠敬山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九　成吉斯汗陵寢之旁證……前人
十　灤口黃河橋古爲攤山淤湖說……蔣觀雲

發行所　本會
分售所　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東街

蘇聯的領土和人口

（本哲民，謝米諾夫，天，山斯基 Benjamin Semenov Tian-Shansky 著載美國地理評論一九二八年十月號）

祁蘊璞譯

哥倫布發見美洲後，歐洲各國起了一個極大的殖民運動，共分兩個方向：一個向西的，是到美洲去；一個向東的，是到亞洲去。據近代俄國地學家謝米諾夫，天，山斯基 (P.P.Semenov-Tian-Shansky) 的推算：從十五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末，所有向大西洋外邊和亞洲邊境的移民，大概西歐人西向美洲的，占百分之七十二；斯拉夫人東向歐亞洲 (Eurasia) 內地的，占百分之二十八。案歐亞洲這個名詞，是德國人胡伯爾特 (Humboldt) 所命的，因為在俄國境內這個歐亞兩洲的人種分界，應當仔細斟酌一番，一直到現在，俄國始終未承認舊大陸的北部，有這個人為區劃，把它分成歐亞兩洲。

這個大斯拉夫殖民東方的重要，到如今西歐北美，尚未正確估定牠的價值，因為要是沒有這個運動，西歐總得用上極大的力量，去和由東方侵入的亞洲蠻族抵抗，他就沒有充足的力量，西向美洲殖民了。正是斯拉夫人掩護於東方，西歐才能保持他們的文明，高尚而純潔。這最著的一個例子，是五世紀中，馳名的匈人(Huns)侵入，致西歐生出一個極大的恐慌來。這個動作，被一個大旅行家格雷西買婁 (G.E. Grum Gyzhimailo) 在他的新著西部蒙古與烏梁海 (Western Mongolia and Uriankhai) 上，形容的躍躍紙上。現在雖然距這個蠻族侵入後，已

經好幾百年，我們讀這本書，還覺得戰慄失色。西歐屢想征服這個惡魔，就是所謂俄羅斯帝國主義（1604–1617,1700–1721,1812,1854–1855,1904–1905,1918–1920）。但是俄羅斯失敗了，西歐所得的好結果也很少，與其說他們反對俄羅斯的人口，無寧說他們反對俄羅斯的自然地理狀態。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佔據莫斯科，就是一個證明。一九一六年有一個奧地利俘虜，發往東部西伯利亞，他在長途中，驚恐着說：「你們俄羅斯人，是不容易征服的，因為你們敗了，你們也是能以逃到遠處，不能叫人追趕上的。」這幾句話，可以說形容盡致了。

俄羅斯的廣大面積

俄羅斯殖民運動，向東方進行時，移民曾和亞洲蠻族起過激烈的戰鬭，這俄羅斯帝國，才宣告成立。後來牠的領土，漸漸的向東擴張，這個帝國，竟能在全人類的歷史上，占了一個重要的記錄。當阿拉斯加屬俄時，這帝國從喀里茲（Kalisz）到亞當山（Mt. Adam），長達一萬一千粁，雖然現在減到九千粁，（從普羅斯庫羅夫 Proskurov 到白令海峽）比上中古的蒙古和阿剌伯（7000–8000粁），古代的中國，波斯，馬其頓，羅馬，和現在的美國，加拿大，（5000–6000粁），總是俄國領土結合，廣大的多多。並且古代舊大陸的大帝國，和中古的阿剌伯帝國，牠們的每年等溫綫，都是在攝氏十度和三十度之間，蒙古帝國，在攝氏等度和三十度之間，惟有俄羅斯的等溫綫，是在攝度二十度和冰點二十度之間。像這種排列，在世界上任何國家，是沒有的。加拿大僅達三十度，美國除去阿拉斯加，僅

達二十度，就是算上阿拉斯加，也不能過三十八度，中國尙不到三十度。

極端的氣候　現在蘇聯的領土，有一半是半年以上結冰的，下餘的那一半，在國內極北境，炎熱的夏季(平均約二十度)約占一年的三分之一。此季氣候，變化無常，春季積雪溶化，遂致河水汎濫，道途泥濘，經過的時間很長。秋季多雨，也是有一個極長時間，道途惡劣難行。並且在蘇聯領土的大部分，因爲地理的關係，不能阻隔北風的吹入，所以寒冷的天氣，繼續不斷，是很普通的情形。在北俄的大部分地方，有一種特色，是地下常常凍結，所占的面積，比上北美的凍土地，(不算入格陵蘭島和北美羣島)還大得多。這種情形，對於農業和深入地中的建築物，有很大的滯礙。只有在穆爾曼(Murman)和黑海裏海沿岸的少數地方，海水永不結冰。俄羅斯和加拿大的最大區別，是加拿大雖然在太平洋(不算大西洋)有一段較長的海岸綫，終年不結冰，但牠沒有夏季炎熱的廣大內陸區域，寒極(冰點下四十度餘)不在加拿大的內地，而在格陵蘭的北部，蘇聯則在內地接近威爾可揚斯克(Verkhoyansk)的地方。

反之蘇聯領土內，夏季炎熱的地方，大半是屬沙漠地或半沙漠地，雨量很少，還不到三百粍。這種嚴酷的自然狀況，於俄國歷史上，實有不良的影響：使牠的文化較低，進步較遲，且不得不向東方實行斯拉夫殖民運動。但是俄國的種族，非常適應，多年前萊克洛斯(Elisee

Reclus）卽已承認。當俄國進行東方移民時，有一種極明瞭的事實，就是斯拉夫移民，先和森林與極地的原始土著混合，後和南方沙漠地的游牧民族混合，都能和水土適應。在這種狀態之下，斯拉夫殖民，和西班牙殖民美洲，與土人混合，當然是相同了。但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例如阿茲台克—Aztec—和印喀—Incan—帝國）的混合種，原來文化發達，他們自己早已有了高尙的文明，至於和斯拉夫混合的歐亞蠻族，他們的文化，是大多數很低的。

烏與考夫（Woeikow）曾說過：「在這種種不良的景況之下，雖然在高緯度，而人口仍然這樣稠密，世界上恐怕只有俄羅斯了！」在年等溫綫攝氏四度的大彼得城，大戰以前的人口，達二百萬以上。

領土和人口的中心　大俄羅斯的誕生，在東歐平原的中央，介居窩瓦（Volga）鄂喀（Oka）兩河間的三角地，就是莫斯科轄地的搖籃。從此到北冰洋，波羅的海，黑海，裏海，太平洋各方的距離，都是不等。因爲俄國領土，不論是自動或被動，隨時邊境上有喪失，所以領土和人口的地理上中心，也就隨之常生變化。這些中心的位置，著名化學家門德里夫（Mendoleev）據一八九七年的調査，曾在一九〇六年（距他逝世不遠）發表他的推算。近來物理學家魏比爾格Weinberg推算從莫斯科轄地成立到一九一四年，中間俄國領土和人口中心在歷史上的變化，對於門德里夫的推算，多所改訂。

俄國第二次人口調查，實行於一九二六年，與此次調查有聯帶關係的，是門德里夫命名的中央地理實驗所，和在余（著者自稱）指導下成立的俄羅斯地理學會統計部。算學家斯維特拉夫斯克（Sviatlovsk）和包卜利克（Bobrik）據此，不論全蘇維埃聯邦或各共和國，用量和數的推算，將牠們現在領土人口和各經濟現象的中心，完全確定。

當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年，俄可薩克騎兵達阿拉斯加時，因爲受他們的掩護，一往無阻，能在高緯度上，得到數千粁毫無人煙的荒地，所以俄國領土的中心，向東方移動很速。在十八世紀中，俄國地理上的中心，是在葉尼塞，勒那兩河流域的分水界上。近來西方南方的土地被合併，阿拉斯加在一八六七年賣給美國，因此這中心就退向西南，直到一九一四年，退至托穆斯克（Tomsk）。一九一八年，在西北方西方和西南方的邊疆領土，竟失去好多（就是失去的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比薩拉比亞，和西美尼亞阿得札利斯坦的一部）。但是所失去的領土，在全國的廣大面積，仍然是占一小部分，所以中心的移動不遠，現在的中心，是在鄂畢葉尼塞兩河間的托穆河（Tom）之東。

歷史上人口中心，從莫斯科向東南移動，比領土中心的移動較緩：從十四世紀之初，到二十世紀之初，中間五百年間，人口中心的移動，達到坦包夫（Tambov），距莫斯科僅四百餘粁，這是因爲合併舊日波蘭立陶宛國的領土，牠的移動方向，轉而向西了。人口中心的向南

移動，是因爲移民多遷往肥沃黑土草原的緣故，但此地多游牧民族，遂致發生一個極大的障礙。在十六十七兩世紀和游牧民族激戰時，俄國移民築了木做的堞樓牆壁和土做的城堡，在森林中也設上防禦物，這個堡壘，名曰防禦綫，起自得尼熱晉爾河（Dnieper）的支流代斯納河（Desna），直到阿爾泰山，中間在烏拉山一帶，也若斷若續，長達三千粁以上，幾乎和中國的萬里長城相等。像這種砦壁式的木做堡壘，一直到此次革命，除雅庫次克（Yakutsk）地居極北，得以保存外，均已拆下作爲燃料了。

因爲有這個防禦綫的存在，致使人口在後邊集中。在那個時候，西伯利亞因有這種堡壘作掩護，殖民遂向東方進行，其結果則使人口的中心，向莫斯科東南方移動。一九一八年失去人口稠密的波蘭，所以蘇聯人口的中心，又向東南東的方向移動，現在人口中心，正在窩瓦河沿岸日耳曼民族共和國內。因爲歷史和地理的關係，俄國領土中心，比人口中心，遠過三千粁，若美國兩中心的距離，不過一百粁　俄國必得增加西伯利亞的殖民，才能減少這個矛盾。

蘇聯的民族　蘇聯領土近經科學院的研究：所有居民共屬一百六十九種，合爲十大派：就是印度歐羅巴人（三六），札費提（Japhetic）人或高加索人（四〇），塞姆人（六），芬人（一

六）撒慕耶人（Samoyeds）（一），土耳其人（四八），蒙古人（三），通古斯滿洲人（六），舊亞細亞人（九），和遠東保有古代文化的人（四）。在廣大領土中，雖無海外殖民地，能有如許衆多的民族，是在世界各國中很少見的。因爲蘇聯全人口的四分之三爲白人，只有四分之一爲黃人，不能不帶有東方民族的色彩，我們終許承認他們是屬於歐西洲的西方文明種族。由蘇聯境內各共和國和各自治省境界的區劃，可以知道這些共和國的領土分配，差不多蘇聯境內多數不同的民族，都有他們的一種特色；但是同時程度雖有深淺，却都帶一點斯拉夫民族的原質。因爲他們的境界既不能成一個直綫，領土又不能接連，所以像巴什開爾（Bashkir），布利亞脫（Buriat），高加索諸共和國，都是國內一部和本部分離。但是領土分配的基礎，正是如此；這才是民族原則產生的一個重要工作。

人口的增加　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第二次人口調查：俄羅斯共有居民一億四千六百萬。其人口減少，雖云由於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革命，然其領土分離獨立，去了二千七百萬人，又因疫病流行，連年饑饉，死亡很多，也是人口減少的二大原因。但是這次調查比上三十年前俄羅斯帝國時代的第一次人口調查，（一八九七年二月數目爲一億二千九百二十萬），尚多一千七百萬。

人口增加的分配很參差：遠東達百分之一六四，西伯利亞達百分之一四〇，北方高加索

達百分之五八；這實在是內地殖民的制限，更使地方人口的自然滋生擴大。舊日因為在一歲年齡以下的嬰兒多數死亡，故自然的增加很受遏制，近來這種情形，大見減少，將來一定要有較速的進步。人口的滋生，在俄羅斯平原中心（百分之二四）不大；在烏茲倍克（Usbek）土耳其曼（Turkoman）兩共和國（百分之二八）和達格斯坦，（Daghostan）（百分之八）情形也是一樣。一九二一年的饑饉，致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六年間的人口減少，各地都受影響，薩麻拉（Samara）政府減百分之一八，窩瓦河沿岸日耳曼共和國減百分之一七，烏拉省的托羅斯克（Troitsk）地方和掎倫堡（Orenburg）政府減百分之一六，韃靼（Tatar）共和國減百分之一四，巴什開爾共和國減百分之一二。

在蘇聯各聯邦共和國中，人口居第一位者，為俄羅斯，人口一億五十萬。其次烏克蘭（Ukraine）二千八百九十萬，外高加索（Trans-caucausia）五百八十萬，烏茲倍克斯坦（Usbokistan）五百十萬，白俄羅斯（White Russia）（因為領土喪失人口大減）四百九十萬，土耳其曼尼斯坦（Turkmonistan）一百萬。

性率（Sex Ratio）之地理的分配　就性別上研究人口的地理上分配，倒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我們應當注意。俄羅斯帝國的人口，在一八九七年，已經按照性別等分，全國西部的北半，不管人種的關係，女子很占優勢，南半次之。氣候也很有影響，最著的是在寒濕天氣中

，人們很容易感受最流行的傷寒病，但是女嬰比較男嬰，特別的能抵抗這嚴酷的季候。一八九七年歐俄女子多數占優勢的土地界限，約在年等溫綫攝氏七度。照一九二六的人口調查，則已漸向南移動，約在攝氏十四度。這是因爲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災患繼續蔓延全國，影響到婦女人口很大。惟有外高加索，保持一個無意義的男子過剩：一八九七年的比例，是百分之五〇・八與百分之五四的反比。

亞俄全部，除托波爾斯克(Tobolsk)政府，在十六世紀的後二十五年才實行殖民外，其餘各地，在一八九七年，都是男子最占優勢。這是草昧初開地方的特色。太平洋岸，男女的比例，是六八・四與三一・六；庫頁島因爲是個罪徒遷徙地，所以男女比例，是七二・九與二七・一。現在的人口表有了變化了，在西伯利亞全部，女與男的比例，是五〇・九與四九・一；在布利雅脫蒙古(Buriat-Mongol)共和國，男女的數目，幾乎相等；貝加爾以東，女子人口的過剩，有停止之勢；遠東共和國的男女比例是五二・五與四七・五；雅庫次克共和國的男女比例，一八九七年是五一・九與四八・一，現在是五四與四六。女子分配的減少，由於青年婦女死亡的過多。這個原因，現時正在研究中，就大體上觀察，或因近來男子能力損失，女子負責太重，從事於有害的工作所致。

氣候和歷史的原動力，影響到性率的分配很廣。人種經濟兩種原動力的影響，雖然經科

學院的論斷，認為主要問題之一，但是人口調査報告上，尚未解釋得清楚。

人口之地理的分配　俄國人口之地理的分配，依着三個大原動力：就是氣候，土壤的自然肥料，和殖民運動的方向。這個純粹效果，能使殖民地極不一律，與西歐之人口稠密和人口稀少之交替地帶，當然不同。這樣的分配，根據廣大的行政區域，不能在統計圖上適當的表現出來；我（著者自稱，下同。）在我所命名的氣界圖（Dasymetric map）有相當供獻。我很感謝帕爾孚斯克(P. A. Palchinsk)教授和科學館的委託，實行合作，在我的指導之下，能彀將歐俄的氣界圖，次第印行。根據一八九七年的人口調査，和一九一五年的改訂（比例尺是四十二萬分之一），刻下已經有四十多張出版。現在根據一九二六年人口調査的材料，我任總編輯，在科學館監製的蘇聯新氣界圖（比例尺歐州區城和高加索是一百萬分之一；亞州區城，南半人口較密的地方是二百萬分之一；蘇聯全部是四百萬分之一）。將來在近幾年中，定可次第出版。

（未完）

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

孫守先譯

本文原名爲"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係司坦因(A. Stein)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之講稿，刊於該會出版之地學雜誌第六十五卷第五期。

去春，余漫遊敘利亞北部時，接貴會大札，約余作第一次關於亞洲之講演；盛寵殊榮，曷勝銘感。惟有不能已於懷者：前此二十二年中，余每遇機緣對諸君講演時，輒將遊歷所得，作一極簡括之報告，但力避枯澀，以免類似爛熟之輯要。故每當報告時，余常覺如置身於童山濯濯，黃沙瀰漫之荒原中；其地現已爲亞洲僵死之心室矣。此次因余第三次中亞探險所帶回之各種物品，爲數過多，充實紀載，勢須相當時日，故現時不克報告遊歷經過及其成績。目今余方羈於研索，重之以東方政局不穩，遂使余自印度西北部作第四次中亞探險之生平大願，自一九二六年以還，久阻不遂。但余無論寄跡於紅塵十丈之英京，或退休於靜寂之喀什米爾帳幕中，余之神思，無時不馳系於昔日工作之處，廣漠無垠之亞洲腹地也。

以上所言，足爲余個人選擇今晚講題之解釋。然如謂余欲藉以引起地理家與夫治歷史者之注意，亦無不可也。其地一方面頗足表明地理上窮鄉僻壤，直無一顧價值之部分，其對於文明史上，亦自有其重要影響；而另一方面又足藉以了然於前人活動遺徵，於解釋地形變遷之紛紜理論，亦有相當裨助。

今晚所講之地帶，係一廣大枯涸盆地，自西徂東，面積約亞洲中部之半。其四界則北限天山，南止崑崙，東起南山（南山實亦崑崙之續，注入太平洋大多數河流之分水嶺），西極帕米爾。帕米爾，古之埃牟斯山（the Innos），與天山及興都庫什相接，其西則烏滸河（Oxus R. 亦譯作阿克蘇河）也。

諸君苟細審輿圖，必以爲適纔所言之廣漠幅幀，對於世界文化，非惟不能便其交互影響，且實爲一大障礙。良以其地東西一千五百哩，南北最寬處約六百哩，而可居殖者，僅爲有限之綠洲（Oasis）；且此有限之綠洲，又不過極東極西數處，有可墾植之土壤，以供給少數人之生活而已。餘則大部爲沙漠所掩，無論其地爲迤邐綿亙之崇山峻嶺，或砂礫不毛之丘陵，或流沙漫衍之原野，蓋無一處不缺乏水分者。

因極端缺乏水量之故，致全漠大部分遂呈眞沙漠之景象。余所謂「眞」者，乃欲分清今晚所言之地帶，與吾人所習聞之阿剌伯，非洲，及聖經故事中之沙漠迥異也。吾人已往所習聞之沙漠，余皆稱之爲「熱沙漠」（warm desert）；即此「熱沙漠」，亦足與出身於人烟稠密之區者以空曠靜寂之印象。「熱沙漠」中，非特可爲整部民族長時期或短時期之盤據，有水草以資畜牧，且可爲受敵人所逼者之逋逃藪；然而，天山崑崙間之情況，不如是也。

其地大部分爲沙丘充盈之大磧，與橫亙東西八百哩之羅布堅硬鹽屑碎屑，及風化土壤。

因水分缺乏，不惟人類絕跡，實則動植物亦稀。此種情形，幾與崑崙山嶺及其高原相若。植物生長，一年之中，僅有數月；其生長之處，率爲受融化冰雪浸潤之高地，或冰川流貫之低谷。緣川流作用，綠洲每多沿之而東；因設無溝渠以資灌溉，則實無一處可以耕植者。吾人苟一審地圖，即知其地與海及生物資以爲生之水汽爲如何遙遠：故其地之缺乏水分，實其地理位置之結果也。

天公既薄賦此土以人類繁殖條件，故無論其地如何廣袤，歷史上如何重要，其與事實相反之外表，亦不能使人有若何之注意也。余冀能以少數生動語言，使諸君曉然於此不毛之地所有重要諸點，知其地在數百年間曾爲商業，武功，及東西，印度文化之運行處也。但此種技能，若哈提(Thomas Hardy)所作之「霸王」(Dynasts)劇本，以大詩家繪形繪聲筆墨，描寫歷史之事實，非余所及。余今僅將其地，就地理形勢，區爲數部，作一鳥瞰式之簡括估量，並希余自旅次所帶回之各種照片，能稍助生動之氣也。

吾人觀察，莫善始自西部：是不僅因古代希臘，印度，波斯文化由其地傳入亞洲腹地，以至中國；亦因其處之山障，較他處者爲饒興味也。余所謂山障，係指橫亙南北，山連谷接之帕米爾而言。其地北接天山，南連與都庫什，古時已爲人所知，稱之爲埃牟斯。托里密（Ptolemy 或譯作多祿米）於其地理中，謂此地分西提亞(Scythia)爲兩部：曰內伊牟，外伊牟

(Intra and Extra Imoan)；殊爲確當。是種名詞，頗與吾等先輩之地理上內外韃靼(Inner and Outer Tartary) 相符，與現時地理上所稱之俄屬土爾其斯坦，及中國土爾其斯坦，尤相契合。其地有山爲烏滸河及塔里木河之分水嶺，中俄在高原上之邊疆，實宜以此分水嶺爲界（然在外交上則少用）。此地衆山叢集，其隆然而起，冰雪瀰漫者曰穆斯塔格阿塔(Muz Tagh Ata)，高二萬四千三百八十八呎；然最高者曰科可山(Qurgur)，連峯際天，高至二萬五千呎，迤邐東走。吾人苟細觀此高原，必甚感興致也。

帕米爾西部受烏滸河及其支流灌注之高谷，其地理上與歷史上之特點，業經貴會上届會長寇仁爵士 (Lord Curzon) 分別研究，載入專篇，且其地亦不在今晚所述區域之內，故不詳論。惟有兩點須特別加以注意者：一爲其地雖高爽，然極少險峻山嶺，故吉爾吉思之遊牧人（即黠戛斯人），仍可在拔海一萬一千呎至一萬三千呎之寒冽高地，終年盤據，穹廬星布。是乃顯與以前所言之冰峯雪嶺，大相逕庭。吾儕將來若有機緣，亦可注意其與崑崙北支不同之點，並可考察其在氣候改變上所發生之有趣問題也。其他一點，則係關於經帕米爾以至塔里木河盆地之交通路線者。此數條路線，皆極重要，古代烏滸河流域與塔里木河流域之貿易往來，文化溝通，頗依爲命脈；如大夏，(Bactria) 康居(Sogodians) 等受希臘化近東，

佛化印度影響之伊蘭民族所建諸國，皆在其中。大體言之，作東西向之帕米爾諸谷，皆屬便於是項交往者；惟由地理上觀察，則有兩大幹路為最重要。

一為南路，自巴達克山(Badakshan)，越瓦罕(Wakhan)山谷，以至烏滸河之主源。由此而東，或取道瓦克爾(Wakjir)，或取道小帕米爾而至穆斯塔格阿塔之南可以居處之薩雷庫里(Sariqol)，然後由塔什庫爾干(Tash Kurhan)，余已證明此地為古代朅盤陀Hopanto之都城；朅盤陀即今薩雷庫里一帶也。)經深山幽谷中，穿南北橫亙之山嶺，直抵塔里木河西端荒丘之下，再東遂至喀什噶爾及葉爾羌之綠洲一帶。此路由烏滸河幹流，經薩雷庫里，昔在一二七三年，馬可博羅曾遊之以往中華。馬可之前，玄奘歸程，亦取是道。玄奘者，佛教偉大行僧也，余嘗目之為導師聖哲。當彼返回中土時(西元六四四年)，攜帶佛經舍利極夥，是皆其遊學印度及印度鄰近諸邦十七年中所得也。後於一六〇三年，復有虔誠旅客道經斯地，其人即耶穌會中教士鄂本篤(Benedict Goes)，由印度啟程，遠「尋中國」，跋涉數載，始抵肅州；不意竟謝絕塵寰，卒於旅次焉。

在貿易方面，則北路更為重要。此路起自古代大夏中部(今日波爾克Balkh地)，過奇吉勒蘇河(Kizil Su亦譯作吉自爾蘇，紅河之意)或蘇爾阿布河(Su.kh Ab)，經阿賴谷(Alai valley亦譯阿來谷)，越伊爾克什坦(Irkeshtam)，沿喀什噶爾河主源以至喀什噶爾。一九一五年，

余曾經俄屬帕米爾及布哈拉之喀喇特勒山（Karategin，亦譯喀喇提根），約有此路之大部。此路對於治中亞史地者，頗饒興趣，因素與貫會有關之饒玲遜，玉爾（Sir Henry Rawlingson, Sir Henry Yule）兩大學者，曾由研究所得，證明此路確與托里陌地理中所言之古代商隊，由中國販絲至烏滸河流城及大夏諸地之道路相符也。

托里陌對此古道之記載，係採其前人希臘地理家，推羅馬利那（Marinus of Tyre）之言；而馬氏則係得之於馬其頓人麻以思氏之買辦（Agents of Maes the Macedonian），於紀元前一世紀時之經營中國絲業者。此誠古代東西商業關係極饒興趣之一瞥；以此關係，希臘化之西亞及敘利亞諸地，遂與遠東產絲之國發生接觸。此種接觸，吾人將知乃係西元前第二世紀末葉中國商業，政治，軍事，伸入塔里木河流域之直接後果。厥後千年間，中國，印度，及近東文化之影響交換，率以此為幹路。

假使吾人循適纔所言之路，或其他更較困難之路東行，則可經蜿蜒枯涸之隘路谿澗，以達塔里木河盆地西部。當吾人起始環行流沙漫衍塔克拉馬干（Takla makan）之前，試一考察其四周之山，則知設非山上積冰供給水量使塔里木河得所取給，以輸至羅布淖爾，則此廣大之幅幀，勢將為生物之阻障。

盆地之南，為岡嶺重疊之崑崙山脈。西起帕米爾，東分為數重幹脈；而喀喇崑崙山，形

成冰掩雪覆之大分水嶺；山南諸水，多注於印度河。葉爾羌河及其支流，皆係由叢山中流出，成爲塔里木河之重要源頭。其地草類，多生於諸河源之高處，爲量甚少，僅足供少數吉爾吉思人畜牧之需。所有通達諸谷間之道路，如極東越吉連(Kilian)及三如(Sanju)二綠洲上雪嶺之路，皆會於喀喇崑崙山口。其地拔海約一萬八千六百呎，僅此一路可通拉達克(Ladakh)及印度河流域。道既高險，地復荒凉，運輸上頗爲不便，故除近日因政治背景，提倡由此路以連塔里木河及印度外，其在昔日，實非衝途也。

再東，崑崙山脈峯連嶺接，限隔南北，不能爲任何種之運輸。其極北一支，長約三百餘哩，高度常有至二萬呎者。哈拉哈什及玉瓏哈什二水 (Kara Kash and Yurung Kash) 流穿其間，北灌和闐綠洲；其通路半爲懸崖之下、深壑之中。雖其發源之處，較爲寬敞，然因山之北麓，峭壁嵯峨，冰滑路陡，除練達之山老 (Mountaineers) 外，足使任何人裹足不前也。一九〇〇年及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年，余所舉行之和闐河源調查，足以了解崑崙山爲人類交往障阻之可怖情形。然最大阻礙，實爲南麓毗連之西藏高原：其地平均高度爲一萬五千呎至一萬六千呎，水澤缺乏，草木稀少，雖由此以至塔里木盆地有小路可通，然殊非易事也。

和闐附近之崑崙山，形狀雖大異於前，然其險阻荒凉，亦不少殺。鄰近山麓之山原，多係峻崖深壑受風化所成者。是種作用，僅由水之剝蝕而然，惟此地毫無植物，以保護灌溉之、

童山，亦殊少時機，得到多量之雨雪。然而偶經雨雪，以氣候乾燥之故，亦頗可助風化之力也。

自此以東，玉瓏哈什河發源之處，山脈東北行，南臨西藏高原，北瞰塔里木盆地，長約四百哩。山勢無大變化，惟寬度及高度稍爲低降而已。沿山之北麓，盡係砂礫，間有數處寬至四十餘哩者：磽瘠不毛，荒涼殊甚。和闐以東，導源此山諸河，僅于闐及卡牆二河，四季輸水，流貫其地。

崑崙山脈之最北一支，幾盡於塔里木河入羅布淖爾處之南，自此東向，山勢漸低矣。此處與山非山，（Chimen Tagh）及柴達木間之草原，皆受越西藏而來之潮氣潤澤，因之數條通路，皆穿渡此山，以向羅布淖爾及塔里木河之尾閭焉。拉薩距卡克里克（Charkhlik），又譯察哈雷克，卽婼羌，古代鄯善地也。）爲程雖七百餘哩，然吾人頗有充分理由，相信此道曾爲西藏民族及遊牧民族侵入之道也。自西藏以迄柴達木，高原低谷間，滋潤生物之水分，無論其得自印度或太平洋吹來之季候風，皆不能侵入此處迄北萬山環峙之塔里木盆地。是以廣漠荒凉，沙丘起伏，直至此處之古代羅布淖爾海岸鹽質地層而後已。關於此節，後當復論。

在此古海遺床極東一端，地漸低下，疏勒河尾閭，及其所瀦之沼澤在焉。余由調查，深

信此別無宜洩之疏勒河，在地質上之最近期，實與塔里木河相通也。沿其南界，爲阿勒騰塔格嶺（Altin Tagh），卡克里克居民，皆目之爲崑崙餘脈，東行隆起，是爲南山。南山與崑崙之形體關係，究屬何若，姑不具論。惟南山之下，水澤稀少，係接塔里木河盆地之餘緒，其情形正與崑崙山下之塔里木盆地同。南山西部，俯瞰疏勒河，西起河尾，東迄玉門，長約二百餘哩；其北麓之枯燥，與由風化作用形成之山嶺狀態，亦與崑崙相似。其與崑崙不同者，即南山向南分爲數支，愈南愈高，其最高者，乃至二萬呎左右；而穿行諸山之間，以達山外之原野，較之崑崙，實爲易易。

越疏勒河道之東，以入南山中部，空氣潮潤之徵，益爲顯著。是可見太平洋潤澤範圍，已由黃河而展至與甘肅毗連之地及西藏東北部之高原矣。其地因受太平洋潮風之惠，故豐草綠茸，佳木葱蘢，自肅州河流西端，被山蔽谷。在習見崑崙之荒涼景況者，一旦得於高過一萬一千呎類似帕米爾之曠谷中，得覩甘州河流源頭之夏日青草，良予吾人以深刻之印象。再向東南，雨雪增多，加以南山北麓，河流貫注，故林木鬱茂，一望青葱。

此地已近黃河之分水嶺，且至吾人所論亞洲腹地之東極矣。自甘州綠洲東走，沿南山之一帶沃壤，因氣候關係，雨量頗足，不恃灌溉，即可耕植。惟以黑水（Etsin Gol，又名弱水）匯南山中部北麓諸流，注入蒙古南部戈壁環繞之湖泊中，故無一流入太平洋者；此種情形，

恰與塔里木，疏勒二河之歸宿相若。

由此吾人必須折向西行，以便完成周遊諸山之計畫。起始無妨稍快，因適繞所言疏勒黑水二河流域之北，沙丘斷續，較之終年積雪之南山，其重要程度，固相懸殊也。南山中部迤北，綠洲連亙，其北丘陵起伏，東至阿拉善，以抵黃河，即在甘州附近，雖突然高聳，然亦僅高於綠州五千餘呎，是以在歷史上，除以其燥瘠稍阻遊牧民族由蒙古侵入外，並不為重要之阻障也。然乾燥之特點，因黑水草原影響，交通不感困難，故亦失其效力，而無時不被侵掠之患。

自黑水以西，情形迥異；流沙瀰漫，環繞北山及其附近高原。其南沿疏勒河流域，直至東經九十三度，岡巒忽起，亢旱不毛，回語稱之為庫魯克塔格 (Quruq Tagh)，意即乾山也。自此以西，直至焉耆之寬車達爾雅河 (Koncho Da ya)，四百哩之地帶，皆係羅布淖爾涸跡，非惟不能卜居，即遊牧其中，亦不可能也。北山與庫魯克塔格嶺相連，形成天然屏蔽；自北而南，最相近處，其寬亦不下二百哩，直至今日，種植尚不可能。在此廣袤之砂磧中，仍有大部未經人考查焉。

戈壁之東西二部，頹耕低谷中，時有鹹苦井泉，以供少數旅客之需。華人之往來安西哈密，由疏勒河畔至天山東部，其間之交通，莫不賴之以維繫焉。其處雖有蘆葦灌木之屬，然

爲量甚少；故自有史以來，永未能據爲牧地或大規模之移民也。此種情形，在毫無生機之沙漠中部爲尤甚。東經九十度至九十三度之間，經斯文赫定博士及余之考查，知其地完全無水。狂風多自東北來，吹越全境，雖在春季，亦寒冽砭骨，故旅客咸視爲畏途焉。

天山山脈，起自哈密，綿亙而西，爲塔里木河盆地之北方屏障。其高度寬度，隨地而異，惟每處皆爲氣候之分隔線，山南山北，景色各殊。山北爲準部高原，北至阿爾泰山及西伯利亞南部，西抵伊犂，那林(Narin)兩河流域，膏腴沃野，可耕可牧，攸勒都茲(Yulduz)及帖克斯(Tekes)尤著聞焉。其地各處，雖不相同，惟滋潤之氣，則遍佈天山北麓。其地水草豐美，故常招匈奴，突厥，蒙古，諸遊牧民族之侵入也。

吾人現時並非討論諸族移民事項，及其對於塔里木河流域之居民在歷史上所生之影響。天山之複雜，較崑崙北支爲尤甚；余因個人之遊歷，僅及此山之東部，故不欲述其體勢。其較易領會者，即在吾人觀察其形勢，在歷史上對於塔里木河流域及其附近諸地之影響爲何如也。茲有數層要點，須注意者。

其中一點，即天山主脈之不均高度，除汗騰格里(Khan Tongri)一峯，挺然獨出，拔海二萬三千六百呎外，餘皆較塔里木盆地南疆之崑崙爲低。其結果，則藉冰山雪嶺保持水分之程度亦降。吾人驟觀此種現象，必以爲此枯燥區域，所得天山南麓之水量供給，亦必因之減

少。惟是種推想，除吐魯番東西之短距離低下地，如在大石頭（Tashito）及達板城（Tapanch-eng）等地如是外，他處則不盡然；蓋以自西伯利亞吹來之潮風，至此並不被阻，若喜馬拉雅與西藏高原之阻遏濕氣，不使至崑崙者然。其地雨雪充足之岙，由針狀樹木之暢茂，可以表出。天山北麓七八千呎之高嶺，以至其稍南再高之山谷中，林木叢密，一望蒼碧。而四季中，焉耆，庫車，阿克蘇附近諸河注入塔里木盆地之水，為量亦頗可觀。其他可注意之點，即塔里木盆地，與沿天山南路以達中國西疆古道之過去歷史，有直接影響是也。余以為天山山脈，雖峰連嶺接，然實有機會，使北方遊放民族，得侵入綠洲斷續商路縱橫之南部。是種機會，係因山隙間，在每年中之一定時期，皆有通路，可資運輸之故。自天山極東之庫爾雷克塔格嶺（Qarliq Tagh 雪山之意）起，稍西為高僅九千呎之巴里坤達坂梁（Barkol Davan）；一年之中，其地至少以七月可以通行駝馬，故頗便於侵掠古代商路鎖鑰之哈密。吾人由中國史册，得知巴里坤以北，數世紀中，曾為匈奴及以後諸遊牧民族頻至之所。蓋自博格多烏拉（Bogdo Ula）雪嶺之兩側，經低於海面之大石頭，達板城諸地，以至不毛綠野之吐魯番，實為易事也。

過吐魯番東南，經天山之外，而至焉耆低谷。此處係降自攸爾都茲草原者，實歷來遊牧民族侵入塔里木河流域東北隅之孔道。再西為庫車，原野不曠，頗為自攸爾都茲，帖克斯一

地，越天山進攻之地。阿克蘇與塔烏什堪達爾雅河 (Taushgan Darya) 流域，亦復相同。由伊斯色克庫里 (Issiq Kol) 湖附近之草原，經貝得爾梁 (Bodol) 及其他途徑，以達此間，均能不感重大困難。至越天山以進逼喀什噶爾，特利克 (Torok) 及吐魯格愛特 (Turug Art) 二路，幾終年可以通行也。

吾人現已完成塔里木盆地四周山脈之巡視，可轉而為盆地本身之考查矣。此盆地西起喀什噶爾平原，東至羅布淖爾湖海東端，長約九百哩；即此已可得其廣袤之真確觀念。其最寬之處，自庫車之冲積地至尼雅以南崑崙沙邱北麓，約三百三十哩。其地雖若是之遼闊，然頗易使吾人作一鳥瞰及簡單之敘述也。其中最大部分，乃係沙丘綿亙之大漠，通稱為塔克拉馬干 (Takalamakan)。塔克拉馬干者，回語也，今沿引用，頗為便利。

塔克拉馬干之西，北，東三面，沿聽雜布 (Tiznab)，葉爾羌 (Yarkand)，及塔里木諸河之地，植物葱蔚；其南，由葉城以至于闐，沿崑崙山北麓一帶，綠洲星布。更東，直達於卡牆河上游，叢菲相接，係由小河或沙屑下泉水滋潤而生者。沿卡牆河而東，塔里拉馬干之邊界皆為狹窄之植物地帶，直抵羅布淖爾附近之塔里木河故道而止。諸河左右，沙丘掩覆，為數頗多；其最著者，為葉爾羌河左岸之烏爾多穆帕得沙 (Ordam Padshah) 流沙，及塔里木尾閭與羅布淖爾涸床西岸間沙丘積成之大三角地。

自崑崙間流出諸水，除和闐河外，無一流貫沙漠者；即和闐河亦僅在夏季數月耳。其餘諸水，流經綠洲或沙中之植物地帶後，或遠或近，咸沒沙海之中。惟在昔年，諸河水量多較現時爲大；故尾閭洩處，所潤澤之地，亦較現時爲北。余曾在和闐東北大漠中，發現古城遺址，足證余說之不謬也。

因各種之考查，使余熟習此大漠中之孤寂景況——是蓋地球上所有沙漠中之最可循者也。行旅之入沙漠者，無論其經綠洲中可耕種之區，或上節所言叢莽之間，必須先穿越沙漠中之植物地帶：中惟垂柳白楊與荻葦等物而已。其地最爲特異有趣之現象，實爲柳冢(tamarisk-cones)堆成之圓錐形小山，迤邐連亙，爲數甚多。是蓋因柳旁積沙，始也甚淺，迨經數世，遂漸至五十餘呎之高而成小丘焉。在沙漠中更向前進，沙丘間時見殘折之樹幹，枯萎蓋已有年；錐體之沙堆中時有垂柳，然生機久絕矣。終乃草木皆無，荒涼滿目，沙嶺綿亙，有時高出於其附近形似山谷之低地三百呎或三百呎以上。

漠中沙丘(尤以在高處者爲甚)，往往隨風向而成山狀之岡阜，或名爲「達坂」(Davans)；在未涸或已涸而未久之河邊，隨地可見，大都蜿蜒綿亙，與河並走。其地尙有耐人尋味且與此大磧沿邊人類活動有直接影響者，即其過去之遺跡是也。至此吾人須先言流沙之特徵。流沙皆係漠中土壤爲風力所挾來者；因乏較精確之名詞，故且名之爲「沙」。用此「沙」字，吾人

必須將腦中之傳統觀念除去；蓋塔克拉馬干漠中之「沙」，實爲極細土屑之集團，在顯微鏡下分析之，即知其爲沖積黃土及昔日湖澤地方之沈積物也。沙質甚爲肥沃，過有適當水量之處，即可生長適合於本地氣候情形之植物。其地之墾植者，苟渠中有充足水量以資灌溉，即不注意於沙丘之侵襲；原植物可使沃壤固結，且能阻沙丘之進展也。

因風化作用，使此地積若許之沙丘；沙丘積成之步驟，吾人可由塔克拉馬干漠中研究十分清楚。一年之中，大風時起，力頗强大，而東北風尤甚；方其吹過沙漠，往往將無沙丘掩翳或無植物保護等處之細土挾去。風對土壤掃刮力量，甚被土屑腐蝕作用所助長，因其常飄揚於地上而形成土丘之狀也。風化作用之影響，無處更顯於羅布淖爾涸床西岸之三角洲者。洲之大部皆爲綿延不絕之沙嶺，平行並列，回語稱之爲「雅爾丹」(yardang)。其他有數處曾被古樓闌人所據。彼等遺蹟，於一九〇〇年爲赫定博士 (Dr. Hedin) 所發現；余於一九〇六年及一九一四年冬季兩次考查，亦有所得。由風力剝削工作，吾人可得其地風化作用之速率爲何如也。

當余第一次考査時，已得機會觀察尼雅河附近沙漠中之故墟；棟宇園亭，遺址仍在。宅基左右，係風化赤地。其頹垣倒樹所護持之地，因不受侵蝕，得保其原來之水平線；至四周之地，早爲風力所掃低矣。是以此古代居處之遺址，實地質上變化步驟之有趣證據也。此地

及樓蘭故址被棄時期，已由廢墟中所發見之華文文件所決定。以此吾人更得風化作用速率之一標準；蓋其地空曠之處，因風化作用而致低降，每一世紀，其速率約稍多於一呎也。

沿塔克拉馬干，故墟纍纍，其放棄之由，容後當爲詳論。在吾人離開了無生氣之塔克拉馬干而至現時人烟輻湊地帶以前，吾人可問曰：此處風力剝削不已，日後全地皆將化爲何物乎？是殊易於明瞭，蓋其土壤非積爲高大「達坂」，即變爲流蕩沙丘；而大部分所謂「沙」者，狀類灰塵，則皆吹入空中，使大氣渾濛，籠罩於塔里木盆地，如幔如帳，致行旅者甚少機會得見其附近環峙諸山焉。苟氣候變遷，細塵下降，常爲溼潤或有植物生長之地所吸收；是實爲諸綠洲肥沃土質之大補助也。

當風強時（其地東北風多半如此），常將此沙塵挾至高山之中。余在崑崙山麓，曾見褐色塵霧瀰漫太空；其高度在一萬三千呎或一萬二千呎以下之處，景物皆爲減色。至此高度或更高之處，空中所落下之黃土，恆有厚至數百呎者。和闐迤南，崑崙斜坡之上，時有此種景象也。此種落下黃土，大部爲雨雪沖入河中，河匯諸谷間流來之水，呈暗褐色或棕色，氾濫橫流，復挾此土以入大漠。諸河在其河干附近及尾閭之三角洲等處，即將所挾之土質棄置，棄置之地，實與沙塵所自來之處接壤也。如是風力剝削，水流沖積，相間爲之，遂使塔里木盆地之土壤，作無窮盡之循環焉。

塔里木盆地中，可為人類永久居處者，僅限於其北，西，南三部諸山與塔克拉馬干沙漠之間。其地與大漠相較，實甚狹小。其自然原料之使用，大部分限於極艱難且專恃溝渠灌溉之種植；是皆以氣候乾燥所致也。（此種現象，實為其地理位置之結果。）故就農事論，其地雨雪之降，遂完全為無足輕重之事。在喀什噶爾附近，沉澱土壤，年僅二吋；更東更南，為量更少；是足證明其地乾燥之程度矣。

因空氣中水分缺乏，畜牧事業遂亦囿於狹隘之水草地帶。凡此地帶，有史以來，除如現時葉爾羌河一帶之都蘭人（Dolans）及塔里木河下流之羅布人（Lopliks）等極不重要小集團外，從未有游牧存在之可能。此點於歷史方面，頗為重要，因其能解釋何以烏孫，塞種（Sakas），月氏，匈奴，突厥，蒙古，以及吾儕可由中國史册而知之其他民族，在已往二千年中，常見其佔據天山北路，而對塔里木盆地諸處，僅稍事擄掠，或徵其賦稅，曾不越天山以永據其地也。其地綠洲中之勞苦窘迫生活，僅原野中水草稍豐時，能稍引異族之垂涎。

塔里木盆地中可耕植之地，較其所包括之沙漠，相差實相懸殊。如圖所示，其中綠洲，僅如淡黃褐色帆布上斑斑點點之油污而已。空氣之乾燥，加以西自喀什噶爾，東至羅布附近：地面高度之差，僅二千呎，遂使其顯著一致之自然界景況，普及於其中所有之綠洲。無論其綠洲位置若何，面積若何，旅客所見者，其棉麥蜀黍，田疇層疊，取便灌溉相同也；曲徑

迴還，白楊綠柳，夾植道旁相同也；果園繁茂，凉蔭深深，肥實纍纍，率多歐種亦相同也。由余在大漠中廢墟故壘之考查，足證此種相似情形，有史以來，即已如是。惟其地綠洲棋布，面積遼闊，為便於吾人匆匆觀察之故，茲分之為兩個地帶。

其一即為塔克拉馬干西北兩部，起葉爾羌，迄庫爾勒，延引為一大弧形。此地包括多數重要綠洲，如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庫車等是。職是之故，又因其間有小綠洲互為連貫，自有史以來，直至現在，其道路即為塔里木盆地之通商幹線。是種利益，實為多數自山間流出之小河與夫地穴中泉水充盈足資灌溉之結果。

盆地南端，沿崑崙山麓，自葉城以至羅布附近，僅和闐綠洲頗為重要。餘則多被「眞沙漠」所隔開。以此，由尼雅至羅布極西之凹石峽非，三百五十哩之途中，除卡牆（且末）一帶外，毫無可耕植之地；即卡牆之地，歷史記載亦曾明示其每經數世，輒被放棄也。此一帶地方，可耕植之區極少或絕無者，實為其地理情形所致。和闐一帶，玉瓏哈什，哈喇哈什二河挾多量之水，奔流灌注，遂使其流域附近，積為大塊肥沃之黃土層。其地既有充分水量，復有肥沃土壤，而其近河處復饒灌漑之利，是以自有史以來，此一帶綠洲頗為重要。

沿崑崙山下多數河流，自山上帶下之水，大部分因蒸發作用，或因所經過砂礫斜坡之吸收作用而消失。是種斜坡，除和闐及葉城外，對於南部所有可耕植之地盡成「歸宿綠洲」

(Terminal Oases) 大有影響。所謂「歸宿綠洲」者，卽崑崙山下諸河流，灌溉所及極遠之地也。是種綠洲，常因自然界之變幻而異其位置與面積。關此種種，余此處僅需指出在砂磧中河道屢更之處，及其尾梢之三角地域維持灌渠首尾之困難情形。

余在其地曾發見多數廢墟，率爲前人之棄居；於其地之變遷，予以極有趣味之考古學上證據。同時余又發見一極重要事實，卽在今「歸宿綠洲」迤北之地，崑崙山下諸河所供給之水量，自昔已逐漸減少也。至減少之原因，及其與古代居處放棄之關係，容後再爲講述。

在塔里木盆地中，尙有羅布低地待吾人一遊。其處乃此流域中之狹小荒涼地帶，惟頗與地理學家及治史學者以特殊興趣。其地實包塔里木河尾閭所注之沼澤，土名爲何，不得而知，通常皆用蒙古名，呼爲羅布淖爾。其四周爲羅布涸海鹽層，雜以碎礫流沙及風化土壤。羅布全區，其古名所指部分，僅崑崙斜陂下廢墟之旁，有三小綠洲，於最近始有人墾植。離此三小綠洲上之四百烟戶，除極少數半遊牧之羅布土人沿塔里木河尾閭漁獵而外，全境則幾無人跡也。

地理上羅布中部之最堪注意者，實爲其龐大鹽床。經吾人之測量，知其自西南至東北，長約一百六十哩，而最寬之處約九十哩。此爲史前時代，中亞氣候仍潮潤時，受塔里木河注入之鹹海故址。二千年前，中國人始知此地時，其惡劣情形已如今日；所不同者，僅與涸海

西北部接壤之地，現時亦無居民耳。在流沙掩蕩，及現時風化作用最烈之區，仍有遺跡顯然之涸河舊道，可以蹤尋；經吾人之考測，知其實爲已涸庫魯達爾雅河(Qurug Darya)之三角洲故址。當紀元前後二世紀，此河曾輸寬車河水以潤澤焉耆低谷（或亦受塔里木河北部支流之水），且至彼時樓蘭領土之一部。

自赫定博士在樓蘭故墟發見考古學上證據後，繼更有多量證物之發見，於是遂確知直至紀元後四世紀初葉，此處木爲庫魯達爾雅河流灌之「歸宿綠洲」，今則已成乾涸之三角洲矣。穿越此曾爲人居之地，再渡涸海之鹽層地帶，遂至自疏勒河以入塔里木盆地之中國古道。此道殊能引起絕大歷史上之興趣，因其爲中國及中國蠶絲貿易最先與中亞及西方接觸之道也。至此亮無生物區域之險惡情形，及余尋求古道故跡之困苦經過，俟余論及是種接觸之肇始及其結果時，再爲詳述。

此條中國古道，係越樓蘭以東涸海鹽層，以至庫魯克塔格山(Qurug Tagh)南端之低地。至此，吾人尋得一極長之涸海海灣，伸向東北。灣之東北與類似山谷之低地相通；蓋在古時（但在地質學上爲期並不算遠），羅布淖爾曾與東來疏勒河尾閭所洩之沼澤連通也。沿此清晰可辨之古海海岸及低谷南岸以行，遂入艱難之沙中小道，是卽馬哥博羅自羅布至沙州（燉煌）之路。此道在冬季數月可通行時，仍有少數商隊經行其間者。

沿此路行，吾人遂越繞以風化土壤之已涸湖床，直入疏勒河盆地低下之處。此地包有疏勒河之三角洲及其現時尾閭所洩之沼澤。其地之自然形勢與塔里木盆地極爲相似，而在歷史上，二盆地亦有關係；所不類者，惟面積大小懸殊耳。此種歷史上之密切關係，由古代中國長城（或謂之邊牆）及亭障遺蹟，實與吾人以深刻之印象。余之得視此物，首在疏勒河尾梢沼澤西端砂礫之中；繼而沿河東尋，抵東端後，遂折向黑水。由余所掘出之中文紀載，確知城之建築，係在紀元前第二世紀末葉，用以保護中國向中亞發展之大道者。

疏勒河盆地，東西雖長約二百二十哩，然其自然形態，異常一致，故吾人無須對之多費時間也。疏勒河受南山融化冰雪之水，注入盆地之東端；在全流域中，其支流僅一黨河。黨河導源於柴達木迤北之高原，敦煌綠洲頗資以灌溉。除此之外，盆地中唯一可居處之較大區域及較小數處，則皆賴疏勒河之流貫。河南爲南山，北爲北山，地勢隨山陂下，故河槽大部爲光坦石坡。沙漠中氣候甚乾燥，故沿古長城之多量遺物，得不腐朽。疏勒河盆地之重要，純因其南倚南山，北連沙漠，形成自中國西北至中亞等處易於扼守之天然長廊也。昔日，當此道西通塔里木盆地貿易繁盛時，敦煌土產，頗具特殊價值，因其便於經此難途以渡流沙者之取用也。

自玉門縣綠洲附近疏勒河終止之處，古代邊城復接續而東，直引吾人越一分水界以抵一

較小之乾旱地帶。其末梢低地，位於花海子（亦稱營盤，Hwahastze os Yingpan。按黨河上游亦有花海子）綠州之北，受流貫南山諸流少量之水，而爲疏勒河盆地及肅州河流之分界。所有俯視花海子低原之山嶺，頗爲亢燥，致低原中皆以灌溉之水，率爲由地中掘得者。其東北一帶幾充滿綿延不斷之沙漠；然此種現象，並不足防止中國古代長城之建築，由此間以達肅州河流下游之左岸也。

吾人或沿漢時之邊牆，或越花海子附近高原上之康莊大道，經中世紀中國長城有名之玉門關，即至吾人現在所述之水澤缺少區域。自甘州河流上源及東南部流入太平洋諸水之分水界，以至容受甘肅二州諸河之黑水尾閭所洩之沼澤，皆在此區域之內。其地復自分爲三區，各區因地形之不同，致氣候亦不一致。最南一區，包有南山中部之巨大雪嶺及諸嶺間之廣闊山谷，吾人前已論及。

吾人一下南山最北支脈，即見山谷中林木鬯茂，是蓋因太平洋潮風潤澤之故也。山北一帶爲肥沃之冲積地，面積廣大；高度約拔海五千呎至六千呎。其地北界，童山濯濯，邱陵起伏，俯視肅州甘州諸河中游，而爲諸河與蒙古南端戈壁之分隔線。其地大部分因有河流灌溉，及良美之氣候，種植頗爲相宜。甘州以東，山麓下村落相接，有如長練，農業種植，則端賴雨雪矣。

因其自然形勢之適宜，此地在歷史上，遂爲中國與中亞交通上之天賦重地。華民族經數百年之繼續努力，以固邊圉而抑匈奴，至大漢武帝時（西元前一四〇至八七年），中國始有南山北路之征討。是種武力侵略，實爲中亞發展政策之結果，然因此遂使由疏勒河經樓蘭以至塔里木流域之道路，在二千年前，得以開闢。惟在中國征討之前，與夫中國因變故而失其統馭能力之時，因其地冬季水草豐饒，亦常爲遊牧民族（由大月氏降至蒙古及準噶爾諸族）之侵掠標的也。

由阿爾泰及蒙古荒原侵入此地之遊牧民族，黑水流域實爲其經行大道；由其尾閭所洩之沼澤（按即居延海）直至甘肅二州諸河穿越邱陵北流之處，兩旁黃沙瀰漫，水澤幾無，即草地之供駱駝嚙食者，亦屬僅有。沿黑水兩旁可種植之地，僅爲金塔毛目兩縣之綠洲，然面積亦甚狹小也。惟沿黑水而行，水草隨在皆有；是種現象頗爲重要，蓋此道長約二百餘哩，隨時可與遊牧民族以南侵之便利。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第一次大舉入華，吾人知其實遵此道也。由喀喇科圖（Kara Khoto，在居延海東南黑水之東）故址證明，黑水之三角洲，直至中世紀時，所受水量，必較今日爲多。是種變遷，益以其他情勢，知此地與古樓蘭地方及其現已乾涸之三角洲，相關之處，非僅一點也。

吾人對此龐大區域之觀察，現已完成矣。此地在歷史過程中，爲遠東，印度，及西方文

明互相衝盪之重要場所者約有千年。其地理上之主要形勢，與此綿遠之過程，實有重要影響。爲深知該地情形起見，吾人必須一觀此區政治歷史之主要部分。可幸者，關於此種知識，吾人可由確切可靠之中國各朝史籍中搜集之；其最早事蹟，則須取諸司馬遷之記載；司馬遷者，中國歷史文學中之希洛多德（Herodotus）也。

此事可謂自張騫冒險通西域始。西元前一三八年，漢武帝使郎官張騫使大月氏（大月氏即嗣後印度西北部之印度西提亞民族）；其目的在得月氏助力以援中國世仇之匈奴。此强有力之遊牧部落，結成一大聯盟，自蒙古寇擾中國者，垂數百年。月氏在二十年前，因受匈奴侵逼，遂離其南山北路之故居西遷，建國於烏滸河流域，即現時布哈爾地也。張騫被匈奴幽禁十餘年，乘間脫逃，飽歷艱辛，始抵月氏。惟月氏拒絕返回故土，向匈奴報復；故其直接目的，遂歸失敗；然此行實爲中國與中國以外文化區域，開經濟政治關係之新紀元也。

張騫在離國十三年後，始得取道塔里木河流域，重返中土；去時侶從百餘人，得生還者，二人而已。張騫對所經歷中亞諸邦（其中包有現時費爾干，撒馬兒罕，布哈爾，波耳克，及更遠之波斯，印度等處。），均有詳細報告，歸餉國人。使華人知環野蠻夷狄之外，尚有文明民族者，騫實第一人也。武帝深曉欲收商業及軍事利益，與西域諸國接近，實爲重要；加以其在位時，力爲振作，國內一統，遂更宜於向外發展。

其對外發展之目的，係爲開闢與烏滸河流域交通之道路，而尤注意於大夏；謂其國中「多奇物，土著，……而兵弱，貴漢財物。」第一次對此目標之試辦，係從西南部（四川邊界）入手。蓋當時中國一班人皆不明瞭印度與大夏之位置，每以爲經印度卽可直抵大夏。此亦可表明中國當時對外政策之審愼，常思避免與强隣兵戎相見之危險也。惟當此種謬誤舉動爲藏邊蠻族及地理上之困難所阻時，中國人遂急轉而對付匈奴。匈奴當時據南山北路，以斷由中國至塔里木河盆地及烏滸河一帶之天然大道。武帝於是本其百折不撓之毅力，不久遂於此處獲得戰事上之酬報；經數次之征討，今之所謂涼州甘州諸地，於西元前一二〇年，遂完全脫離匈奴之羈絆。嗣後二年中，匈奴則仍時擾其地，爲小規模之寇掠；然終因漢逼而退處漠北。迨西元前一一五年時，此新闢疆土遂入於酒泉統治之下矣。

此種向中亞軍事之進展，係隨以迅速組成之政治使團；所有塔里木河盆地附近諸國，遠至大夏，波斯等處，皆有漢使足跡。由張騫使烏孫（天山中部以北，攸勒都玆及伊犁二河流域上之强大遊牧民族）之記載觀之，吾人可知中國對西域諸國，威逼利誘之如何困難也。張騫及其副使帶至西域之工藝品，自屬甚夥；而著名絲織物之由彼時經安息（卽帕提亞 Parthia），遞利亞，以達地中海沿岸，固屬毫無疑義。此後不久，中國產絲之名，遂傳遍希臘及羅馬文明之中心地矣。據司馬遷云，當張騫還時，曾有「烏孫遣使數十人」與俱，「因令窺漢

，知其廣大」焉。

騫回國後，武帝列之高位，拜爲大行；然此領導中國向西發展之先進，於使節返後一年，即行卒去。惟自張騫開中西交通之先河，此後雙方往來，益行頻數，貢使入朝，多至數百人；據云其時「西域道上，前後踵相接也。」此種記載，其中必有浮誇之處；吾人可以斷言，所謂入貢者，多係私人商業性質之趨利作用也。其來朝之貢使，不過西方之商販，中世紀後，中國朝廷爲誇示威德，遂皆稱之爲入貢大使。蓋自張騫通西域後，「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東西交通日漸繁多耳。

武帝時，漢代國內富源之發展，根基業已樹立，故張騫所闢之道路，頗受重視，而欲應用之以運輸中國工藝品（其中最貴要者厥爲絲織物），直接銷行於新市場。中國史册關於此饒有興味時期之記載，多足證明武帝西侵之動機，非僅受政治目的之驅使，實亦原於商業上之經濟計畫也。

中西交通開始後，道路頗爲不靖，即使無聯烏孫月支諸强武部落以抗可怖匈奴之目的，亦將使中國政府向此方作政治軍事之發展。當中國使節經過塔里木河流域時，其地諸部落之酋長居民，往往明刦直襲，或斷絕給養，以困辱之；其尤惡者，匈奴勢力仍存於天山以北，其少數騎兵，時時於樓蘭等處「遮擊使西國者。」

吾人由中國史冊，知其西元前一〇八年之大舉撻伐，實爲威嚇樓蘭酋長及脅迫車師（今之吐魯番）而發。是二國者，匈奴寇刦沿庫魯克塔格山下大道之捷徑也。職是之故，沿南山北麓新征服諸地之設軍事保障，遂爲急迫之需要；而中國對此，亦並非不未雨綢繆。在征服南山北路後，中國立即沿之作軍事領域之佈置，且將長城之建築西延。是種工作，顯與西元前第三世紀末葉，秦始皇爲防匈奴所建之長城銜接也。至西元前一〇八年時，此「亭障相屬」之長城，遂自肅州延長至彼時築於敦煌綠洲上之玉門矣。

長城向西延引，乃爲保障新闢通入中亞之大道，是固無庸疑者。而其爲屏蔽在大道上所謂之軍事領域，免受匈奴之侵擾，亦屬昭昭也。其地農產，對於商旅往來及軍隊運行，頗爲重要。昔日秦始皇之建長城，純係防守性質，是亦中世紀後半期，中國城牆建築之普遍觀念也。惟武帝之築長城，則顯然欲用之以爲大規模積極政策之工具。此點與羅馬帝國初期建築長垣之目的頗爲相類；因經考古家之研索，知羅馬長垣亦爲作戰上之引路也。

余在第二第三兩次考古時，曾蹤尋此古代中國長城之遺跡；自疏勒河尾之沼澤起，至黑水止，共長不下四百哩。在拙著中國流沙考古記及塞耳印度（Serindia）二書中，關於奇趣橫生之發見，及尋獲物品，余曾有詳細之報告。是種尋獲發見，即所以酬余沿漢代長城之測量發掘也。長城所經諸地之自然形勢，與其廢墟遺跡保存之狀況，實與吾人以地理上之興趣（

燉煌以西尤引人入勝）。惟在余未述所得諸古物對吾人此處所論及諸問題，所發之曙光以前，吾人宜先知此地自中國商業及文化與亞洲腹部接觸後，其歷史上之發達概況若何。

世事之推移誠速。歷史上往往以商業利益及文化交通，懷柔不侵入之目的，而以政治勢力及軍事行動為其後盾。一竿旌旗保護商業，乃為常事。自中國向中亞發展之政策施行後，其目的即在對大宛（現時費爾干地方）與西土爾其斯坦諸富庶區域之通商事業，而不在塔里木河盆地中星散之綠洲也。此蓋有地理上明顯之理由在：因無論人口方面，可耕土地方面，其他富源方面，及接近西方諸大國之商業中心方面，塔里木河盆地均不能與西土爾其斯坦諸邦媲美也。惟中亞西部諸國，與中國距離甚大，故大宛人民恃遠輕漢，後且殺求馬之漢使焉。

中國為維持威信計，對大宛之怍犯，勢不得不速為討伐。西元前一〇四年，遂大興問罪之師；然以大軍經過難行鹽澤（即羅布淖海之鹽府）及途中給養缺乏之故，困憊殊甚，迨至大宛，殘餘士卒，復遭慘敗，當其退返燉煌時，「士不過什一二」，故此役結果，一無所成。漢家為雪此戰敗之恥，於是大發兵役，於西元前一〇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復率生力軍六萬以出燉煌。更預備大批給養，以供軍用，俾得完成向其遼遠目的地前進之重任。

此次中國軍隊，因有精敏之組織，遂克服燉煌樓蘭間吾人今日視為不能勝過之沙漠中自然困難。至大宛國都時，中國遂以三萬兵力，克奏膚功，降其民衆。中國威信，自此役後，

益為發揚；於是塔里木河盆地諸小國咸奉中國為宗主焉。為求統治上之效果，燉煌以西道路之必須建設安全保障，自屬無疑（燉煌為中國向塔里木河流域發展之根據地及天然門戶）。吾人前史，知燉煌設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沿塔里木河流域商路西行，中國戍卒屯田墾植，以給使外國者。

自是之後，中國於此天然大道之統治，因有塔里木河盆地一帶綠洲之供給，得以保持者約百餘年；直至西元開始後，中國內部紛擾，前漢覆滅時，始行中斷。由漢書西域傳所載，吾人得知中國之能長期統治該地者，乃多基於中國政治代表之外交勝利，及其優美文化；而非僅基於兵力也。塔里木河盆地綠洲中，諸分立小國之互相嫉視，與夫北方匈奴之暫時式微，對於中國與西亞諸文明民族之直接交通，得以維持不斷，亦有莫大裨助。從古典著作家關於中國蠶絲之著作中，吾人知彼時中國工藝品之西去，實如川流不息。而中國彼時，亦必自伊蘭東部（Eastern Iran）等處，取回多量之天然產物及工藝品；是種西方物品之輸入，頗可由中國文學記載中尋繹也。

在開闢往中亞道路之同一時期，實亦可為中，印，伊蘭三大文明結合融蕩之發韌時代；由塔里木河盆地廢墟中之考古發見，明示在回教勢力侵入以前，是種文化特徵已普遍該區也。由發掘所得之古代文明遺物（除前史石器時代之遺物外），雖尚不足證及如此幽遠時期，

然從第三至第八世紀間沙漠中故址之發掘，吾人有種種理由，深信塔里木河盆地綠洲上耕植之民，數百年間，係屬同種同言，因其文件及文學遺物，率皆爲稍有歧異之印度歐羅巴系語言也。在此異常乾燥地帶，其氣候情形，僅能容許較大而有灌溉組織之團體，存在於綠洲之中。是故自然界本身實賦此地以特質，無論遠東或西方文明之吸收傳播，均較遊牧民族爲宜也。

在另一方面，其地理似亦專爲其歷史事蹟而設備塔里木河盆地者，此盆地恰如長滯，滯之一端爲中國古代文明，他端爲已受希臘文化激蕩之波斯及印度文明；三大文明，遂經此滯而作長期之接觸。吾人已見大自然之不使天山崑崙間變爲牧場，藉以保障其地不爲大舉移民之區。

匈奴在北方，仍爲危鄰，且封鎖沿天山北麓之大道，以迫脅佔據肥沃流域之烏孫等部。於天山南麓，由焉耆以至庫車諸小國，得有相當供給，則使匈奴不能爲綠洲商旅貢賦之患，實非難事；惟中國迄未能久據其地耳。迨至西元前六十年，因西域都護發奮爲雄，中國遂於吐魯番低地，留兵戍守，據爲己有。其地包有天山東部以南之良田，因之北路商道，遂得一重要之側面保障。盆地南陲，經卡牆利關之交通孔道，因有崑崙山脈及毗連之西藏荒涼高原爲其屏蔽，故得免於遊牧民族之侵略。惟自漢以後約八百年，西藏由多數野蠻部落，入於武

力發揚之中央集權國家時，東土耳其斯坦於是遂嘗到來自彼方之侵擾矣。（待續）

守先按：司坦因謂漢武開邊，含有發展商業性質，是未免以英國之背景，解中國之史事矣。漢與匈奴，自高帝平城之辱，素怨已深。文景和親，原非得已。武帝好大喜功，焉有不思報復之理。況文景儉約，國庫充盈，頗足為大舉之資。是以博望一返，國師遂出，後此大宛兩役，不過為求天馬，及討其殺漢使之罪，藉以侯貳師將軍，初非有於商業經濟也。

本會出版書籍之二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譯補　平裝一冊　定價貳圓

馬哥孛羅遊記，久爲士林所知。是書西人詮釋者，不下十餘種，然最完善者，當推亨利玉爾氏注本。本會會員張亮塵教授邃於史地之學，以是書之我國舊譯本稍欠完善也，爰取玉爾氏注本，於授課之暇，從事迻譯；積時數稔，始克告成。本書導言，考證精詳，於馬哥孛羅之歷史及其著述之源流，提要鈎玄，包舉靡遺。譯者又自爲中國史上之馬哥孛羅及元代西北三藩略記二篇，補註於後；博大精深，遠勝原作。前於民十二夏曾分期刊於地學雜誌。茲特搜集各篇，印成專書。國人之治史地及留心掌故者，允當人手一編也。

發行者　本會
代售者　景山書社

安得思蒙疆考古記

李書春

美人安得思 (Ray Chapman Andrews)，銜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命，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五遊蒙疆；其目的爲搜求古生物之化石，及今世之生物，作爲標本，以供自然歷史之研究。安氏歸後，著有橫渡蒙古平原 (Across Mongolian Plain) 與古人遺蹤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兩書：前者於一九二一年出版，記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一九年兩次遊蒙事蹟；後者於一九二六年出版，記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三次遊蒙事蹟。書內歷述遊蒙之經過，與所得之成績，旁及蒙古之地質，氣候，物產，民族，與夫蒙民之風俗，情尙，莫不詳細載敘。茲特輯其要旨，以餉國人。至一九二五以後，安氏雖復至蒙古考查，惟其結果如何，尙無專書報告，故暫闕。

壹　第一次遊蒙

安氏第一次遊蒙在一九一八年八月。此次乃爲觀察蒙古情形，以爲將來遊蒙之準備。其路線係由北京搭京綏車至張家口，然後乘汽車穿戈壁而至庫倫。安氏從未至蒙，其想象中之蒙古，總不外黃沙漠漠，荒涼枯燥之土地；而對汽車之通過沙漠，更爲深致疑異。迨至蒙之後，始知蒙古之所以爲蒙古，迥非如常人想象與傳言之甚也。

八月二十五日，安氏自張家口乘馬向蝦蟆河（Hai-Mau-Hou）而行。此時彼之汽車，因避免張家口附近隘路之難行，已迂道先發。張家口之北，邱陵起伏，滿目荒涼；實則其地土質，甚宜於植物之生長。此地華人半穴半壁之土房，在在皆是。行三十餘里，而至通於蒙古高原之隘路：路狹而陡，崎嶇難行；若一轉瞬，則見山嶺綿延，橫亙千里，直與山西之山相合爲一。至隘路之巔，則地勢一變而爲廣漠無垠之大平原，此即世界最大之蒙古高原也。（見橫渡蒙古平原一至六頁）

蝦蟆河爲張家口迤北之一小村，有外人所辦之教會一所。安氏於此處改乘汽車。道路凸凹不平，然於汽車通行，尚無若何不宜。此路乃千餘年來中國通蒙之要道，其所恃以轉輸代步者，在冬則賴駝隊，在夏則賴牛馬挽車。若與一日千里之汽車相較，則實爲一極完善之中古文明與近世文明之對照也。（見橫渡蒙古平原六至七頁）

蝦蟆河之北爲大卜爾山（Tabool Hill），至此始出華人之勢力範圍。大卜爾山距長城約二百餘里，山以南皆爲華人耕種之區。此地本屬蒙民，土質甚美。蒙人因遊牧之故，對於土地觀念甚淺，以致大好河山，舉以棄之華人。華人以內地人口過剩，天災人禍之不息，莫不視此爲樂土，紛來墾植。華人耕種之區，每年北展數十里，後此數年，斯地必另有一番景象也。（見橫渡蒙古平原八至九頁）

大卜爾山之北，水草豐富，為牧畜良地。風吹草動，每見無數牛羊食息其中。自張家口抵此，始見蒙人村落。其制與華人絕不相同，乃集多數帳幕而成者。帳曰「蒙古包」，作穹形，以木為架，外覆以氈，夏則易以布類。此物與蒙人之遊牧生活甚為相宜，因其易於移動也。（一人於十餘分鐘即可將包支起，並可於同一時內，將包拆而置於駝背之上）。冬季包中熾火，燃以乾糞。蓋沙漠之中，既少樹木，復無煤炭，故不得不取牛羊之糞，以代燃料；雖不及煤炭或木料，然亦足供炊飯與暖包之用。夏時炎熱，則將包週圍之布支起，以通空氣。故蒙古包冬暖夏涼，不畏風雨，誠沙漠中之極良住宿物也。內蒙之蒙人，多含有華人血統；其服飾亦與外蒙之人殊。大卜爾山愈北，地勢愈下，而沙質亦愈多；浸乃水草稀少，人煙絕跡，與美國之奈布拉斯柯（Nebraska）及達柯他 Dakota 兩省之草原相似。惟禽類則殊夥：如鳧，刁鴨，金雕鳥，渡鳥，蓑衣鶴等，或結群成隊，翔於太空；或三五相聚，集於草地。荒涼之區，則百餘里不可一見也。（見黃度譯古平原九至十二頁）

在此沙漠之中，南北之所恃以交通者，厥惟路旁之井。蓋自大卜爾山之北，雖乏水澤，然無論何處掘地十餘尺，即可得泉。故張庫路上，每百餘里必有一井；若非此，則中國與外蒙絕無交通之可能也。（見黃度譯古平原十三頁）

滂江為內地至蒙第一電報局之所在地，來往客商之休息所也；至此已行全路四分之一。

在地圖中，滂江似爲重要地點；然實不過茅屋數間而已。滂江之北即戈壁之南界，黃沙鬆散，荒涼殊甚，然仍有柴蘇等生長其中。由遠而望，綠草珊珊，一碧無際，絕不似不毛之地。行抵斯地，始見眞正蒙人：身着絳袍，腰束絲帶，足着革履，頭戴小帽，行路顢頇，似艱於步；然若置之馬上，則態狀一變；蓋蒙人生長馬上，故一跨鞍則精神煥發也。蒙人秉性忠實，態度和藹，喜與人來往，誠爲東方民族中之最易結交者。（見廣漠蒙古平原十四至十五頁，又二十一至二十二頁）

蒙古盛產羚羊，滂江以北，此物愈多。羚羊生於沙漠之中，千百成群，隨氣候逐草原而遷移；不飲水，賴草以生。其恃以保其生命，免爲他獸所捕食者，惟奔逃之一途。安氏曾以汽車試其奔走之速度，當其初受驚之後，在四五哩之內，其速度爲每時五十五至六十哩；此後漸減至四十五，四十哩，至三十哩之後，則不復減。即初生數時之小羚羊，在數里之內，亦可與成羊有同等之速度，惟易於困乏而已。以此等之速度，而生於廣漠中，獸類中之足爲其害者，亦甚鮮矣。（見廣漠蒙古平原十五至二十一頁）

滂江北行數程至烏得，有電報局；惟僅茅屋數楹，蒙古包數座而已。烏得之北，地面略有起伏，然過此則一望平衍，絕無山嶺，迨抵叨林則地勢略異。叨林位置山中，有神廟三；繞廟環以數千木板小房，外塗紅白色，喇嘛之居所也。叨林爲蒙古宗教要區，喇嘛數千人。

自張家口迤北，沿途少樹木，然至叨林則環境一變。其地當戈壁北界，其北則土味肥沃，樹木漸多，水草豐富，牛馬成群，較之迤南之黃沙漠漠者，誠可謂另一天地矣。叨林距庫倫約五百餘里，道路平坦，不亞於城市之林蔭公路迴繞於群山之中。山上樹木蓊鬱，蒼翠青葱，目光爲之一新。（見橫渡蒙古平原二十二至二十五頁）

庫倫位土拉河上，爲蒙古政教中心，華俄蒙三族之雜居地。然文化低下，風俗鄙野，與世界文明之邦相較，則不可同日語矣。安氏此次居庫只三日而返，故未得加詳細之研究。（見橫渡蒙古平原二十五至二十七頁）

弍　第二次遊蒙

安氏對蒙古詳細觀察，乃在第二次之遊歷。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安氏循一九一八年之舊路而至庫倫。此次所見與前次大異，蓋前次遊行時爲秋末，植物未盡零落，此次係屬春初，蒙古氣寒，草木尚未萌芽。故無論山地原野，皆現赤褐色，亳無生物爲之點綴，即居無定所之蒙人，亦尚避居山谷，未返平地。在此漫無涯際之曠野中，目力所及，惟天色與沙色相間而已。（見橫渡蒙古平原五十六至五十七頁）

庫倫居土拉河畔博格多鄂衍山（Bogdo-ol）之北，距蒙俄交界甚近。市內分三部：南爲華人所居之買賣城（Mai-Mai-Cheng），居舍皆爲木板所製，環以特高之木柵。中爲俄人所居之

地，延長四五里，其建築則純屬俄式，舍宇雖小而采繪殊華美。北爲華俄蒙三民族雜居之地，采繪之俄人屋宇，醜陋之蒙古包，與華人之商店，三者混合而爲不可思議之景象。此三大文化，相遇於庫倫，而各保其固有之特性，不相同化；庫倫實可謂三大文化之陳列所矣。庫倫喇嘛甚夥，多居於博格多鄂爾山之上。山爲全蒙聖山，上有極大之神廟，金碧輝煌，令人目迷，蒙古之行政機關在庫倫北部華俄蒙雜居之處。(見橫渡蒙古平原六十二至六十四頁)

蒙人男子之裝束前已言之。其女子裝束之與男子不同者，厥調頭髮之式樣。其最流行者爲兩角式：卽將髮編於一橫釵之上，分向左右，如羊之兩角。兩角之端，緊以金銀珠玉各種飾物。兩角之中，帶以各種之小帽，帽上亦滿有珠玉等裝飾品。身着長袍與男子同，惟袍上則沿以極寬之花邊。足穿與男子同式之革履；履甚大，冬可容三皮襪，夏可貯存煙，茶，煙袋，木盌等零用物件，可謂善於利用物力矣。(見橫渡蒙古平原六十四至六十五頁)

庫倫爲外蒙古政敎中心，前已言之。喇嘛首領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通呼活佛，卽住牀於此。其宮有三，皆瀕土拉河；一爲俄式建築，內部裝飾亦屬俄式，惟活佛則永未來居。餘二皆爲蒙式建築。活佛之主要居所，頂爲穹形，鑲以黃金，繞以綠頂帳幕，宮之週牆，係紅木柵。博格多鄂爾山緜亙土拉河南岸，凡八十餘里，高出海面約一萬一千呎，使庫倫與其南之大不原相隔絕。喇嘛之居其上者以萬計。古木參天，野獸繁殖。蓋因聖山之故，樵蘇狩獵

有禁，故獸類得以生存也。（見黃渡蒙古平原六十六至七十頁）

蒙人信喇嘛教，而尤崇拜活佛。活佛有生殺與奪賜福降禍之權，故蒙人視之若天神，敬禮供奉，唯恐不至。活佛之外，喇嘛亦頗有權勢，凡喇嘛之所求，蒙民莫敢不應。蒙古習俗，長子皆須出家爲喇嘛，此外則更有因希冀福利，而捨全家之子皆爲喇嘛者。故蒙古喇嘛，幾佔全蒙男子三分之二－凡爲喇嘛者，皆不設家室，故蒙人之生殖率甚低。（蒙古面積有美國之半，而人口則只數百萬，由此可知喇嘛與蒙古之人口實有莫大之關係。）喇嘛率皆不事生產，僅能分利，不能生利，蒙古之不振，喇嘛教實一大原因也。（見黃渡蒙古平原七十至七十二頁）

喇嘛教之目的，乃爲求死後靈魂之福樂，其教徒生活惟以禱神爲事。蒙人乞禱之法，或伏俯於神座之前，或轉法輪，或搖祝禱條，以求冥福。以故庫倫市上，無處不見法輪之旋轉與祝禱條之飄揚也。（見黃渡蒙古平原七十一至七十四頁）

蒙人對於死後靈魂之福樂，求之唯恐不盡；然對於死者之屍身，則避之唯恐不遠。蒙人以爲死者之屍身，皆藏有不潔之惡鬼，凡生人或帳幕與屍身接近，則必與全家不利。蒙人不知醫藥，人病後，家人代爲祝禱，或求喇嘛爲之禱神。若不幸神焉不靈，病反加重，而至於不起，則其家人或置病人於帳幕之外，或遷移居處而置將死之人於不顧；及死之後，則其肉

身變爲鳥獸之食品。庫倫風俗，凡人死後，將其屍身移置車上，一人駕車疾走，使屍自墮於途，而駕車之人絕不敢回顧，蓋恐有惡鬼隨之而歸，不利於己也。（見橫渡蒙古平原七十四至七十七頁）

蒙古地多沙磧，生活異常艱窮，故蒙人之獷悍，世上罕其倫比。其對於困苦饑渴之忍受，已成習慣，富自立精神，不事倚賴，惟憑己力以生活。故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乃蒙古不移之自然定律也。（見橫渡蒙古平原七十七頁）

蒙古水澤稀少，天氣復寒，故蒙民絕不知沐浴爲何事。再加以蒙地多風，塵沙萬丈，卽使沐浴，亦不能有若干時之清潔。故蒙民污穢，舉世著聞。若非雨露或衣服代爲去掉少微之泥垢，則恐蒙人生時之泥垢，亦必帶至死後。清潔一詞，蒙人字典中蓋無之也。（見橫渡蒙古平原七十七至七十八頁）

蒙人之主要食品，爲羊肉乳酪。蓋蒙地最寒，人之體溫須多量油質保護，而羊肉實爲供給油質之良品。蒙人以游牧爲生，不知種植爲何物，故除羊肉外，亦他無可食之物。每當就食，人持一木盌，以手取而食之，食後以舌舐盌使淨，置於懷中或靴內，絕不用水洗滌。手上油膩，則拭以衣服；因之蒙人皆有極大之羊羶氣，每令人掩鼻。（見橫渡蒙古平原七十八頁）

蒙人家庭，多一夫一妻。然資產豐富者，多妻亦屬常事；至於王公則更勿論矣。卽多夫

之制，蒙古亦間有之。蒙人待客甚殷，闔家長幼與遠來之客，皆居一帳。於是姦淫之風，已爲公開之密秘；貞操之事，蒙民殊不重視。若喇嘛之輩，雖不娶妻，然什九皆有外遇，因之蒙民多患花柳病者。（見橫渡蒙古平原七十八）

安氏此次旅蒙，本爲蒐集生物標本，其目的爲三音諾顏部之山中，其地高出海面一萬五千呎，內多大角羊，野馬，野驢之類，惜因故半途而返，未得至其地。（見橫渡蒙古平原八十四至九十八頁）

庫倫西南土質肥美，夏季雨澤亦富，爲沙漠以北極佳之地。庫倫之北，過大喔特山（Dawat, 百三十餘里，而至特瑞爾吉河（Terolcho River），林樹茂盛，多與西伯利亞之種類相同。其地雨澤，地質，皆宜農業，惜蒙人不知利用耳。安氏於此地所得最重要標本，爲鹿類之狍巴柯（Roebuck）與瓦匹（Wapiti）兩種。（見橫渡蒙古平原一百四十二至一百七十四頁）

叁　第三次游蒙

安氏前二次之遊蒙，或爲預備，或爲採集生物標本，故其行則以汽車至庫倫，然後代之以馬。其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之遊蒙，乃以証明中亞爲動物原始地之學說爲目的；故非僅爲採集生物標本，而最要者則爲古生物化石之搜集及考查地質。同行者四十餘人，全程皆用汽車，而以駝隊爲助。除張庫路外，蒙古之通行汽車，此蓋爲首創。

自張家口至哈爾烏蘇（Hollong Usu）一帶，地質為複雜之上古石所組成，中以花剛石或青石為最多，其上覆有近代之積石，古代化石即藏於此等積石之內。自滂江至叨林，中間之地，沙磧連綿，間有水草。沙漠中之地質，乃不毛之石基地，經長時間之改變，而成今世之沙漠。此石基地直至易倫達巴蘇（Iron Dabasu 或名愛爾連 Erlion）不變。易倫達巴蘇為內外蒙交界之處，安氏於此發見古犀（Rhinoceros）與雷獸（Titanotheros）齒骨化石，又發見古恐龍（Dinosaur）骨骼化石。此物生於白堊系(Cretaceous)爬蟲時代(Age of Reptile)之上半期。因此發現，又於亞洲地質中更加一新時期，乃前人所未知者。由以上三種化石之發見，即可証明亞洲為歐美動物之發源地。易倫達巴蘇迤西，地質為哺乳動物時代初中兩期之積石。彼時此一帶為一大湖，草木豐富，氣候亦較今溫和。大氣中水分亦多，為犀與雷獸最適宜之繁殖地。由此而叨林，而庫倫，由庫始西行抵三音諾顏部。（見古人遺蹤六十二頁至八十九頁）

庫倫西南為巴爾柯柯葛爾，（Bolkuk gol），沿途所經，皆為不平之山地，其地質為前寒武利亞紀（Pre-Cambrian）。巴爾柯柯葛爾之西南，為齊齊溝（Tsetsewan），岡丘重疊，綠草叢生，頗多野獸。其地質仍為火成岩，絕無化石。但此地之足供研究者，為無數之古墳；墳之年代雖不可知，但絕非現今蒙古人之墳墓。此外尚有古堤一段，長里餘，高十五呎，可証此地古時為水草豐富，人煙稠密之區。（見古人遺蹤一百零九至一百十三頁）

齊齊湖之西南，至三音諾顏境。由庫倫至此，共五百里。入三音諾顏部，南行百五十里，有溫泉一；更南百餘里有鹽湖一，恰當烏里雅蘇台至賽爾烏蘇之衝途，近湖多禽類。（見古人遺蹤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二十五頁）

阿爾泰山支脈，由西北來，橫貫戈壁，愈東愈低，漸分為多數丘陵，而終沉沒於沙漠之中。安氏尋求化石之目的地為巴嘎博格多山，（Baga Bagdo），山為阿爾泰山之一支，在察罕泊（Tsagan Nor）之南。由溫泉至此，經鹽湖之後，復過第二鹽湖。鹽結於水面者吋餘，潔白如雪。再南渡一小丘，則復為無際之瀚海，其處野驢甚多，安氏因名之為野驢營（Wild Ass Camp）。安氏於此處得俾路支馬犀（Baluchi-thorium Mongoliense）頭部化石，長有五呎。此物之大，可以知矣。次所得者，為一極全之恐龍化石；前於易倫達巴蘇所見者，乃散碎之零塊，於此始得窺其全體。此外尚有化石多種。可見野驢營乃極富之化石貯藏地也（見古人遺蹤一百二十六至一百四十五，又百五十七至五十九頁）

野驢營之南為察罕泊；泊之南，卽巴嘎博格多山。泊長三哩，寬二哩，蒙古天氣乾燥，水汽之蒸發甚速，泊水雖於夏秋兩季有雨水之注入，然其面積亦漸縮小，而在一九二五年甚至全泊枯涸。若考其舊日之水跡，則在水面之上二十五呎。泊之西有一低地，西向十三英里，與鄂洛克湖（Orok Nor）相連，可知兩湖本為一湖也。湖上水禽甚多，魚類亦富。其地與

野驢營甚近，化石之富亦埒。安氏於此處得恐龍之全骨，與一鹿茸之化石。此鹿之生約在百萬年之前，藉此可研究亞洲之鹿，西美之紅鹿，與歐洲之麋，三者之關係；蓋此物爲以上三者之祖也。（見古人遺蹤一百四十六至一百六十三頁）

蒙古冬季過寒，不宜於化石之搜求，故安氏一行，於九月即自察罕湖南旋，至阿爾察博格多山。（Artsa Bogdo）。此山亦爲阿爾泰山之一支，位巴亞博格多山之東南。阿爾察博格多山之南，爲古爾班賽汗嶺（Gurbun Saikhan），亦多恐龍化石。循阿爾察博格多山之麓東南行，數百里而至沙巴拉克烏蘇（Shabarakh Usu），附近有一地，安氏名之曰火崖（Flaming Cliff）。安氏於此得恐龍之卵殼片化石，並發見一最古爬蟲之頭，乃騎龍類（Ceratopsians）之祖，爲一種大角之恐龍。先時僅知此獸生於美洲，今得此頭部化石，即可研究美亞兩種之關係矣。火崖之東北爲翁金河（Ongin Gol），河之東南即賽爾烏蘇，極荒涼，動植物甚爲稀少。賽爾烏蘇之南數百里，有百餘萬年前古河遺跡，於其中發見無數犀骨化石，及一種水陸兩棲之犀類化石；此外小動物，如龜與偶蹄類之化石亦多。復南行，則地質一變而爲石炭紀（Caboniferous），與二疊紀（Permian），頗饒無脊椎動物之化石。由此可証中亞高原於古生代原爲海洋，與太平洋相連。至內蒙之後，復發見雷獸之全骨，其處或爲易倫達巴蘇盆地之一部，惜在歸程，無暇採掘，故留之以待來年。（見古人遺蹤一百六十四至一百八十九頁）

安氏此次遊蒙，共有二大重要發見：其第一重要者，厥爲俾路支馬犀頭骨之掘得。先是一九一一年，有顧僕(C. Fostor Cooper)者，於俾路支斯坦之巴哥台山(Bugti)發見一種古生物項骨肢骨及足骨等化石，經研究結果，知其與貘，馬，犀相類，而尤與犀最相近；其不同之點，惟頸較粗長，足較細高而已。顧氏以此化石發見於俾路支斯坦，遂以地名名之。顧氏之外，俄地質學家包瑞賽柯(A. Borissiak)於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亦在土耳其斯坦發見同類之化石，其大小與顧氏所發見者同，惟包氏借用俄國神話中獸名名之，故與顧氏之命名不同。安氏在野驢營附近所得者，乃一完全之頭骨化石，由其頭部之大(五呎)，可知其立時，由地至其肩，蓋高十三呎；若昂首取食，則可至十八呎，或十七呎：其高度殆與非洲之長頸鹿相似。惟長頸鹿頭小頸長，不似此獸之頸體相稱耳。此獸頭上有長齒二，爲取食攻守之具。齒寬而短，頗銳利；其前肢甚高，可証常以嫩樹爲食。若以今世之犀象與此獸相較，則其高大頗相懸殊。此獸前部之高，非特可藉以取食，且可窺探敵人，與非洲犀牛之頭部下垂者不同。

俾路支馬犀之頭頂扁平，而鼻骨狹細，絕非生角之獸。今世非洲之黑白犀，與印度之獨角犀，皆恃角爲攻守之具，而此獸則代之以齒。惟此齒在已往或尚存之犀類皆無之，故此獸可謂爲犀之另一支。其生約在三百萬年之前，其生存之區域，蓋在東蒙土耳其斯坦與俾路支

斯坦之間，爲哺乳動物期中世（Miocene Time）四足獸中之最大者，亦爲該時生物中之最兇猛者。其時馬與象之祖，則尙高不及其胸，而同時同地尙有一種較小之犀，與今世之犀相似；故可知蒙古古時爲犀類極富之區。

三百萬年之前，蒙古氣候如何，不可詳知。惟由所得之動植物化石及俾路支馬犀之足証之，可得其大概也。犀足頗細小，與馬相似。蓋彼時蒙古非卑濕之地，氣候溫暖，地面較海高數千尺，爲一曠野，而非濃密之森林；此種氣候與地形，對於動物之遷移與進化，皆有不少之裨益。

中亞宜於動物之生活，由地質上考查，而知其期限甚長（可至爬蟲時代中世之侏羅時代）。彼時中亞爲一高原，同時歐美北部沿海之地，尙爲水中爬蟲之興盛時期，而中亞則有陸地之新爬蟲出現。故中亞實爲爬蟲與哺乳動物之進化地，而爬蟲中之最要者則爲龐大之恐龍。此物分爲二支，一爲自保之草食類，體較小，其自衛之角發達亦不甚完全；次爲肉食之侵略類，體碩而力大，常以前者爲食品。

安氏此次之第二重要發見，乃爲最古之有角恐龍頭骨之掘得。此物爲一種草食之陸居爬蟲，係三角恐龍之祖。此化石乃蘊於下白堊系或上侏羅系地質中，爲時約在二百萬或三百萬年之前。三角恐龍之最大者，頭長八呎，有二極長之角；而此次所見之頭骨無角，長只八吋

，故此獸之大，僅爲三角恐龍十二分之一。此物之發見，爲古生動物界加一新種類，添一新時期，較俾路支馬犀更有可注意之價值也。

俾路支馬犀之發見，對於進化論亦有甚大之貢獻。由其龐大之身體，與其身體之精造，而知凡一物於適宜之環境內，若不受任何之阻礙，可有特殊之發展。俾路支馬犀於哺乳動物時代漸新世 (Oligocene) 中，其大無比，可謂當時動物界之統治者。惜此龐大之物，蓋世之雄，一旦消滅；而其原因，則尚未明瞭也。此外俾路支馬犀之發見，與原始人類亦有不少之連帶關係。按今之科學界，皆知人類始祖爲人猿之一支，其物之生亦在漸新世，與俾路支馬犀同時。而人類始祖居於曠野之地，與俾路支馬犀亦同。蓋曠野之地，對於後腿之進化，較森林爲宜，故蒙古或爲人類之發祥地亦未可知也。（見右人道蹤第十章）

肆　第四次遊蒙

一九二三年四月，安氏等復由張家口循舊路至易倫達巴蘇。前次曾於此處發見恐龍化石，此次則多得於稍西之地，肉食草食兩種皆備。其草食者，長凡三十五呎，或四十呎；前肢短弱，後肢高強，齒甚多，每一顎骨往往數至四百。此次未至庫倫，由易倫達巴蘇折而西行，至烏拉烏蘇 (Ula Usu)。地當張家口至賽爾烏蘇衛途，於此發見雷獸化石極夥，兩週之內共得頭骨十四。此外尚得一長腿恐龍，及多許小動物化石。由烏拉烏蘇西行至火峯，即沙

巴拉克烏蘇之附近，遂從事於恐龍卵之搜掘。（見古人蹤二百十一頁至二百二十三頁）

世人皆知爬虫由卵而生，恐龍亦爬虫也，故恐龍亦必產卵。然近世科學家鮮有見及恐龍卵者。安氏於其第三次遊蒙，曾於火峯附近發見破碎之卵殼，因時間倉促，未暇搜尋。此次安氏既抵火峯，乃盡力發掘，共得恐龍頭骨化石七十五，全身化石十四，而最要者則爲恐龍卵二十五枚之掘得，卵爲橢圓形，大小不一，大者長八吋，周七吋。卵皆掘自卵巢之內，巢中卵數，或五或七不等。巢蓋細沙構成，恐龍生卵其中，借日光之熱而孵化。巢中時有恐龍骨之化石，且有已成形尚未出殼之雛龍。（見古人蹤二百二十七至二百四十頁）

由火峯復西行至鄂什盆地（Oshih Basin），其處地質爲下白堊紀或上侏羅紀。形長狹，山嶺環繞，南端有谿一段。安氏於此得一極小之原始恐龍化石，此物或屬禽龍（Iguanadon）一種，與英比之大禽龍有關亦未可知。此外尚有蜥脚類（Sauro poda）齒及骨骼之化石，蓋爲恐龍之別類，長七十或八十呎。（見古人蹤二百四十至二百四十一頁）

安氏抵鄂什後，即作歸計。還至易倫達巴蘇，得雷獸頭部化石及一鈍脚類（Ambly poda）之齒，爲一有蹄之爬虫。此物化石之發見，於亞洲實爲第一次，於古生物學上殊重要也。（見古人蹤二百四十五頁）

伍　第五次遊蒙

一九二五年春，安氏循前次故道，復作第五次蒙古之遊。抵火峰後，復從事恐龍卵之一求，其結果共得完好之卵四十枚，及碎片數千。此次所得者，不但大小互異，卽卵殼之厚薄，亦相差懸殊，而卵之發見地，亦不僅在平地沙中，且有得自山巔者。由此可知恐龍之繁殖於沙巴拉克烏蘇為年甚久，其山巔之卵與平地之卵，其時代相差，不知為若干年。其故蓋因地面自古至今，變動不息，今之高山，不知經若干年能積成，而後恐龍生卵其上，故與下層之卵其年代相隔必久。其卵大而殼厚者或為美洲三角恐龍之祖，大角恐龍所生，其小而薄者，或為肉食恐龍所生。（見古人遺蹤二百五十九至二百六十五頁）

安氏此次發見之最有價值者，厥為蒙古之「沙丘居人」（Dune Dewellers）遺物。此種人蓋繁殖於萬八千年前之舊石器石代，其文化之遺物多為石器；較為細美者固有，然粗陋者居多。此外又有用為裝飾品之恐龍卵殼，及粗陋之陶器碎片，蓋已漸進於新石器石代矣。據此可知人之繁殖該地為時甚久也。此種人之文化，與法國亞卽利人（Azilians）相似；其不同者，卽亞卽利人已知用骨器，而此種人之遺物，除恐龍卵殼外，絕無骨器之存留也。考亞卽利人生於萬五千年之前，較此種人當遲數千年，則亞卽利人是否為此種人遷移至歐者，實未敢必；惜未得到其人之骨骸，實為憾事。此種發現，於人類學上頗為重要：緣人多主張歐美人類本由中亞遷移而至者，但無確切證據，今得此發見，諒於此學說不無裨益也。（見古人遺蹤二

百六十八至二百八十頁）

火峯附近爲祭罕泊，安氏於泊南巴亞博格多山麓，發現一古墳，其屍體骨骸全整未毀，是蓋千年前突厥或回紇人之遺骸也。此一帶地質爲鮮新紀（Pliocene Period），約當百萬年之前，在冰期之初。彼時祭罕泊四週，林木必極豐茂。安氏於此復得俾路支馬犀，古馬（Equus），紅牝鹿，柱牙象（Mastodon），及大鴕鳥並其卵片等物化石。（見古人遺蹤二百九十七至三百〇一頁）

祭罕泊西南有伊海博格多山（Ihle Bogdo），山麓有鄂洛克湖，其北爲柯拉何爾齊湖（Kholoholchi Nor），即小白湖之意。兩湖皆饒魚蝦，禽類亦夥。安氏於柯湖旁得一古人遺骸，或爲千年前之人，惜其墓中無遺物可資考察，故究不能知爲何種人。柯湖附近，多古石器時代之石器，如石刀石錘等，形甚粗劣，與歐洲十萬年前南德騷人（Neanderthalman）同時之廳司特嫩人（Mans'erians）文化相似。此外一九一三年，有兩天主教士，於河套蒙古亦發見與南德騷人相似之石器，是故十萬年前，全蒙或爲南德騷人之居處，亦未可知。柯湖之濱，又有鈍脚類之頭骨化石二具。先是僅知此物生於美洲，今以此二頭骨及安氏第四次遊蒙所得之齒與美洲所產者相較，則可知其異同矣。伊海博格多山之南，爲通科布多要路，惜荒凉過甚，絕無人煙。（見古人遺蹤三百零三至三百二十二頁）

安氏第四次遊蒙，曾於沙巴拉克烏蘇得極小之動物頭骨化石，初不知爲何物。嗣經多時研究，始知爲最古之哺乳動物。本次安氏復於沙巴拉克烏蘇得此物之頭骨化石六具，其大者長一吋半，全身之長蓋與鼠埒。此物生於白堊紀中期，爲哺乳動物之最原始者，此乃首次發見。其物與今世哺乳動物之關係甚大，由其外表觀之，此物爲現存兩種哺乳動物之遠祖：一爲食蟲之哺乳類，如地鼠，田鼠等；一爲原始之肉食哺乳類。更進一步而言之，則此物與人類或未嘗無關也。（見古人遺蹤二百二十七至二百三十一頁）

阿爾泰山東支伊海博格多山之南，其地甚爲荒涼，距山較近之處，地質爲紅色之積石，饒古生物化石，如恐龍等之化石皆可得於其地。東行抵烏拉烏蘇，距張家口僅三百英里。其北有鐵礦，質雖不甚良，然一旦若有鐵路通行於此，則其價値實未可知也。於烏拉烏蘇之南，安氏得一極大獸類頭骨化石，顱上有角二，長十吋，周六吋，其生存之時，蓋爲始新世，約在三四百萬年之前哺乳動物初期。安氏更得一雷獸頭骨化石，頗似恐龍，此物只知生於美洲，今亦見於此地。安氏第四次遊蒙見此物之始祖，身體較此物小甚，兩者年代之差或爲千餘年。今以二者互爲比較，則可證此物之進化與美亞兩種之關係。（見古人遺蹤三二二至三二四又三四六至三五一頁）

烏拉烏蘇之西，有古墳甚多，墳皆大石築成。掘一墳，得遺骸長約五呎十一吋，上覆以

木，旁有樺木箭囊，滿貯以箭，杆係木質，已朽爲數段；鏃爲鐵製，工藝頗拙劣。其人頭枕馬鞍，與美國陸軍所用之鞍同，而與中國及蒙古鞍異，是或千年前之古冢也。（見古人遺蹤三五二至三五二頁）

安氏復於烏拉烏蘇之南得一奇獸名砂猿者（Chalicothere）之頭骨化石。此獸蹄爪皆備，頭頸似馬，齒則似犀，其足與今世各種獸足無相類者。此物究爲何類，尚不得知，須留待異日矣。此外復得一有蹄之小獸，曰拉凡吞（Lophiodon），與多種之小動物化石，惜皆不知其所屬。（見古人遺蹤三五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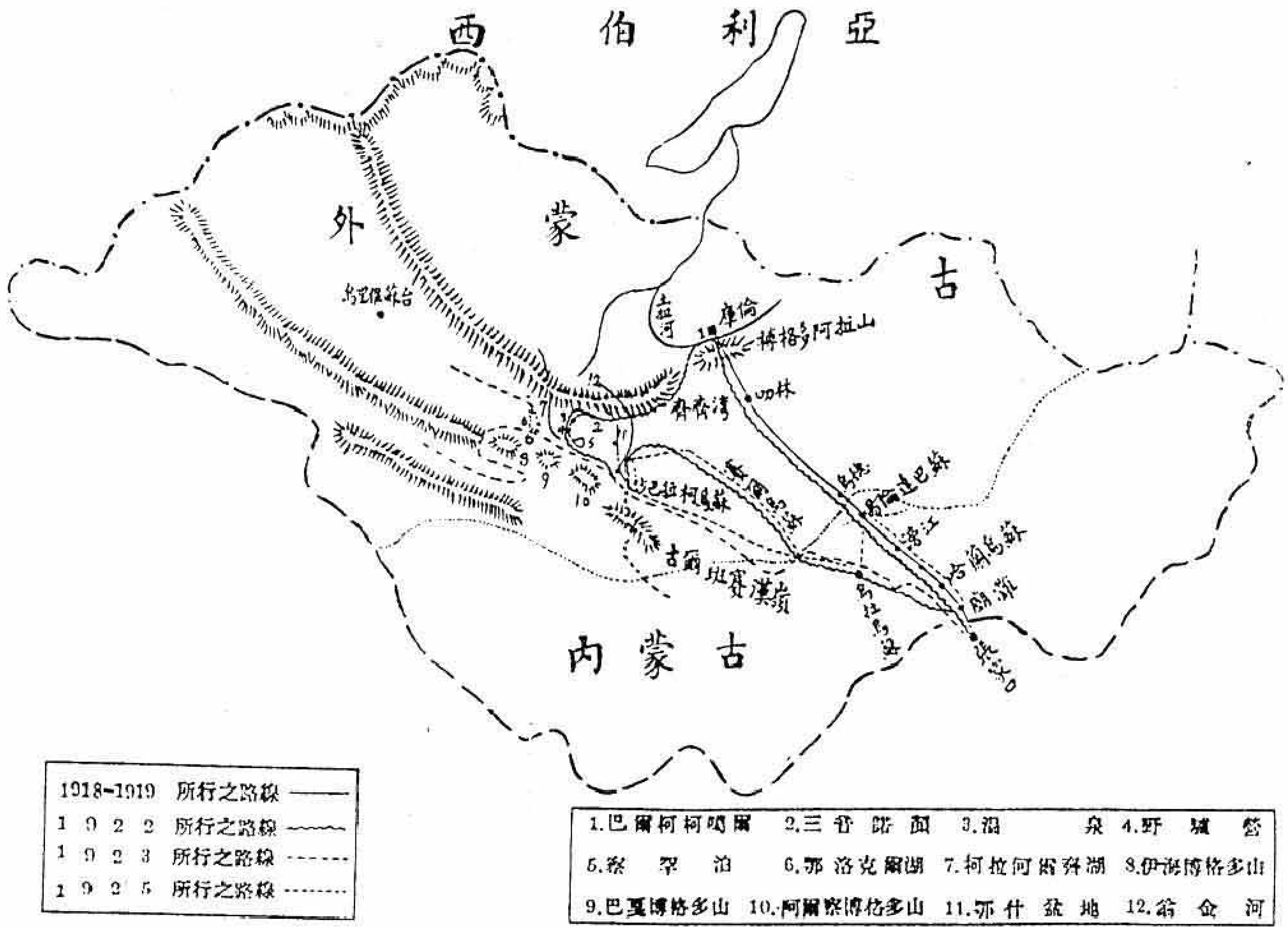
總之，蒙古一帶，古生物化石貯藏甚富，苟能繼續發掘，則與人類學，古生物學……裨益定不淺也。

附表一　安氏發現古生物地點時期表

英文名	譯名	類屬	發見地	古人道綫所見頁及發現之時
Rhino ceros	古犀	哺乳類	烏倫達巴蘇	1922 79頁
Titanothere	雷獸	哺乳類	,, ,,	1922 79頁
Dinosaurs	恐龍	爬虫類	,, ,, (野驢谷)	1922, 80 142頁
Baluchitherium	俾路支馬犀	哺乳類	(野驢谷)(察罕泊之北)	1922 156頁
Antle	化石鹿非	哺乳類	察罕泊	1922, 162頁
Dinosaur egg	恐龍卵		(火峯)沙巴拉克烏蘇附	1922, 181頁
Protoceratops	原始有角恐龍	爬虫類	近 ,, ,, ,,	1922 180 203頁
Prellacosaurus Mongoliensis	原始恐龍	爬虫類	那什盆地	1923 240頁
Sauropoda	蜥脚類	爬虫類	那什盆地	1923 240頁
Sauropoda	蜥脚類(爬恐龍)	爬虫類	,, ,,	,, ,,
Ambly poda	鈍脚類	有蹄之爬虫	烏倫達巴蘇	1923 245 314頁
Egaus	古馬	哺乳類	察罕泊	1925 298頁
Stag	紅牝鹿	哺乳類	察罕泊	1925 298頁
Mostodon	柱牙象	哺乳類	察罕泊	1925 298頁
Ostrich	駝鳥		察罕泊	1925 298頁
Primitive Momal	原始哺乳物	哺乳類	沙巴拉克烏蘇	1923 1925 327頁
Chalicothere	砂礫	哺乳類	烏拉烏蘇	1925 358頁
Lophirdon	拉凡乔	哺乳類	烏拉烏蘇	1925 358頁
Dune Dewellers	(古墳)	千餘年前之人	仟齊灣	1925 113頁
	「沙丘居人」	萬八千年前之居人	沙巴拉克烏蘇	1925 269頁
	古墳千年前	冬眠或同紀之人	巴亞喀洛多山麓	1925 297-298頁
	古人	千餘年前之人	柯拉何爾斧湖畔，	1925 308頁
	古石器時代之石器	舊石器時代	柯拉何爾斧湖畔	1925 309頁
	古墳	千餘年前之人	烏拉烏蘇之西	1925 252-353頁

附表二　安氏所經之地點與所得之禽獸標本名目表

地名 英文名	地名 中文名	獸類 英文名	獸類 譯名	禽類 英文名	禽類 譯名
Kalgan	張家口	Antelope	羚羊	Mallard duck	鳧
Miao Tan	廟灘	Wolf	狼	Teal	勾鴨
Hai-Mau-Hou	蝦蟆河	Marmots	土撥鼠	Golden Eagles	金鷲
Pang Kiang	滂江	Hares	野兔	Golden plover	金雕鳥
Ude	烏得	Elk	麋	Ravens	渡烏
Turin	叨林	Moose	大鹿	Demoiselle Crane	蓑衣鶴
Tolo River	土拉河	Roebuck	鹿之一種	Bustard	鴇
Bogdo-ol	博格多鄂爾山	Boar	野豬	Sand grouse	沙雞
Sain Noin Khan	三音諾顏汗	Big horn sheep	大角羊	Geese	鵝
Tereleche River	特瑞而吉河	Ibex	野山羊	Ruddy sheldrakes	冠鴨
Da Wat	達瓦特山	Wild horse	野馬	Shoveler	匙嘴鳧
Iren Dabasru (Erlien)	易倫達巴蘇(愛爾連)	Wild ass	野驢	Skylarks	鷚
Bolkuk Col	巴爾柯柯喀爾	Gophers	陸鼠	Lapwing	夏雞
Tsetsewan	齊齊旺	Deer	鹿	Red head goose	紅頭鵝
Sair Usu	賽爾烏蘇	Meadow Vole	鼩	Ploves	滿水鳥
Boga-Bogdo	巴嘎博格多山	Polecat	雞貂	Grouse	松雞
Tsagan Nor	察罕湖(塔爾湖)	Kangaroo	袋鼠	Grebes	鸊鷉
Orok Nor	鄂洛克湖	Bear	熊	Wader	涉水鳥
Artsa Bogdo	阿爾察博格多山	Muskdeer	麝	Gull	鷗
Ongin River	翁金河	Wapiti	[illegible]	Tern	燕鷗
Oshih Basin	鄂什盆地	Ram	羱羊	Coots	烏鴨
Shabarakh Usu	沙巴拉克烏蘇	Conies	大兔	Heron	鷺
Ikhe Bogdo	伊赫博格多山	Lizard	蜥蜴	Stork	鸛
Kholobochi Nor	柯拉伯爾齊湖	Horse	馬	Spoon bill	箆鷺
Uliasutai	烏里雅蘇台	Sheep	綿羊	Wood Cock	山鷸
Kobdo	科布多	Goat	山羊		
Gurban Saikhan	古爾班賽汗諾	Camels	駱駝		
Taboo Hill	大卜湖山				


西伯利亞
外蒙古
内蒙古
烏里雅蘇台
庫倫
土拉河
博格多阿拉山
叨林
烏得
滂江
張家口
1918-1919 所行之路線
1922 所行之路線
1923 所行之路線
1925 所行之路線
1.巴爾柯柯哈爾 2.三音諾顏 3.溫泉 4.野城營
5.察罕泊 6.鄂洛克爾湖 7.柯拉何爾濟湖 8.伊赫博格多山
9.巴顏博格多山 10.阿爾察博格多山 11.邢什盆地 12.翁金河

安氏遊蒙路線圖



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述要

聶崇岐

斯文赫定博士（Dr. Svon Hedin），瑞典人，近世著名地學家也。曾數至中亞及我國新疆，西藏，青海等處調查；前歲中外人士所組織之西北科學考查團，赫氏實其中堅也。

赫氏少治中亞地理，曾負笈柏林大學，受業於德國大地學家李希荷芬（Baron Von Richthofen）之門。其第一次中亞之遊，係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事，東抵喀什噶爾而還。

此行為探路性質，僕僕風塵，時僅一載，名城大鎮，多未經行，爰有一八九三年第二次旅行中亞之舉。其年十月十六日，赫氏發瑞京斯德哥摩；過俄國中部，抵歐亞交界之疴侖堡城。自此東行南折，斜穿吉爾吉思荒原，沿錫爾河而行，經塔什干，畢什干，浩罕，瑪爾噶朗諸城，越帕米爾高原以抵喀什噶爾，時一八九四年五月一日也。嗣是以喀城為中心，往返於帕米爾，阿克蘇，及戈壁西部之間，為各種科學的考查。翌年冬，離喀城西南行，經葉爾羌至和闐；由和闐東北行，傍克里雅河，縱貫戈壁中部，至沙雅爾，庫爾勒，焉耆等處。繼由焉耆南返，泛舟羅布淖爾，繞視一匝，循南道還抵和闐，時已一八九六年五月下旬矣。六月杪，復由和闐東進，越托古茲達坂，至青海境，橫穿柴達木草原，經西寧，凉州，鎮番，定遠營，鄂爾多斯等地，東至北京。稍事休息，即取道

庫倫回國，以一八九七年五月十日行抵瑞京。

赫氏此次旅行爲時共三年零七月，途程約一萬四千六百哩，用費計一千九百鎊。歸國後，著穿行亞洲一書（Through Asia），詳述各地之山脈，河流，湖沼，氣象，人種，古蹟……，於地理及歷史上均有莫大貢獻；爰撮其要，以餉國人。

壹　自斯德哥摩至瑪爾噶朗

西元一八九三年十月十六日，斯文赫定博士發瑞京斯德哥摩（Stockholm），水行之俄京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捨舟登陸，乘火車東抵痾侖堡（Orenburg）。痾侖堡城當薩克馬爾（Sakmar）烏拉（Ural）兩河會流處，西距俄京一千四百哩，東距塔什干（Tashkend）一千三百哩，居歐亞之交，爲歐俄東方重鎭。居民五萬六千：回教徒約八千，以韃靼人（Tartars）爲最多，巴什克爾人（Bashkirs）及吉爾吉思人（Kirghiz）次之。回民中又有基窪（Khiva）及布哈拉（Bokhara）商人，率皆由中亞售棉來此者。其地氣候純屬大陸性；夏日灰塵蔽天，酷暑難耐；冬日氷雪載途，寒氣砭骨；卽春秋二季，天氣亦變幻無常。

赫氏居痾侖堡數日，以十一月十四日首途，改乘馬車東行，逾二日抵鄂爾斯克（Orsk），遂入吉爾吉思荒原（Kirghiz Steppes）。鄂爾斯克位烏拉河左岸，鄂爾河（Or R.）右岸，西距痾侖堡一百七十五哩，居民二萬餘，多韃靼及吉爾吉思人。每當春季，氷雪融化，烏拉河橫

流衍溢，常與鄂爾河相連：汪洋浩淼，如湖泊焉。吉爾吉思荒原介烏拉河，裏海，（Caspian Sea），鹹海（Aral Sea），錫爾河（Syr-daria）厄爾齊斯河（Irtysh R.）之間，不甚荒曠，人烟稀少；居民率皆吉爾吉思人，故名。荒原中野獸有狼，狐，羚羊之屬，氣候濕潤，疏叢叢生，又有賽蘇草（Saksaul），根堅如木，高長多至六呎，爲土人主要燃料。

荒原中水泉甚多，瀦爲鹵澤。春秋佳日，禽鳥翔集，淸流映帶，景色迷人。土人多瀕水而居，穹廬呈黑色，隔以葦籬。冬日天寒，則移居土室；夏季炎熱，則驅牛羊北徙。問其富力，率數畜以對，富者常有羊至二千，馬至五百者。

吉爾吉思人爲半開化民族，體格魁梧强健，性率直，喜人稱之爲凱薩克（Kaisak）；凱薩克者，勇士之意也。尙自由，頗以荒原中孤寂生活爲足，藐視城居及業農者。言語簡單，會談時每藉手勢以達意旨。荒原中鮮轍跡，土人行路皆藉草石以爲標誌，雖昏夜中，皆識之不少爽。又能於遼遠之處，知馬之色澤，車行之進退；歐人則非用望遠鏡不能辨也。

自鄂爾斯克沿鄂爾河右岸東南行，抵伊爾吉自（Irghiz）。伊爾吉自位同名河上，居民千餘，半爲沙兒特人（Sarts）之負販來此者。城爲俄式，建於一八四八年，乃俄人用以控制土人者。此地舊名雅爾慕落（Yarmolloh，世上墓之意），原爲土人葬地；自俄人據之，始稍重要。由伊爾吉自南行，至特里克利（Torokli）。

特里克利居土爾喈（Turgai）錫爾河兩省之交，距鄂爾斯克三百二十哩。其北緊鄰喀喇克姆沙漠（Kara-Kum，黑沙之意），草木稀少。沙中多介殼；蓋昔日裏海本與鹹海相連，此處係其海底也。

鹹海在特里克利西南，相距甚邇，拔海一百五十七呎，面積約二萬七千方哩，與蘇格蘭相埒。海邊磽确不毛，水味鹹苦，不宜飲用。海中饒魚蝦，鱘魚尤夥。附近氣候適宜，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惟因水汽過多，時有濃霧與霪雨耳。

自特里克利東南行，約一百五十餘哩，抵錫爾河畔之加薩闌斯克鎮（Kazalinsk）。鎮居河之右岸，循河行至鹹海約一百一十哩，陸行則僅五十哩。烟戶六百，俄人佔全數三分之一，約三千五百口，餘爲沙兒特人，布哈拉人，韃靼人，吉爾吉思人，及少數猶太人。富商多爲布哈拉人；吉爾吉人最窮，其富者多居曠野，每年五月，當水草豐美之時，則結隊驅羊赴衙命倭求售焉。

自加薩闌斯克沿錫爾河東南行，二百四十哩至白羅弗斯克砦（Fort Perovsk）。白羅弗斯克之南爲曲門阿立克驛（Chumon-arik），二地之間，沮洳星布，水草豐茂，荻葦蓊鬱，如林木然。路通其中，狹隘難行。地多猛虎，野猪，羚羊之屬，鴻鳧亦夥，塔什干人常來此行獵焉。曲門阿立克之南數驛，有城曰土爾其斯坦（Turkestan），古塞也，園林甚多。一八六四年

為俄人所據。其地有吉爾吉思聖者哈利蘇丹和卓阿哈木雅速威 (Hazrott Sultan Khoja Ahmed Yasovi) 墓地，寺堂巍壯，一三九七年鐵木耳耶 (Tamerlane, 即帖木兒，) 所建也；惟年代湮久，漸就頹落矣。自土耳其斯坦南行，渡阿里斯河 (Aris R.)，以十二月四日至塔什干。塔什干距自羅弗斯克三百八十五里，計自犄命堡抵此，共行十九日。

赫氏居塔什干約七週，備受俄總督福來夫斯基 (Baron Vrovsky) 之優遇。一八九四年一月二日，俄總督府新年公宴，俄官士官被邀者甚多，赫亦與焉。几筵上，赫氏得識儒拉伯克 (Jura Beg)。儒拉伯克，近世中亞史上之重要人物也，曾服官於布哈拉愛彌爾那思囉拉 (Emir Nasrullah of Bokhara) 之時。那思囉拉卒，遂據沙瑚塞布 (Shahr-i-Sebs) 自立。沙瑚塞布，古稱什 (Kesh) 地，鐵木耳耶誕生處也。儒拉善馭衆，深得居民之愛戴。一八六八年，俄將考夫蠻 (Kaufmann) 佔撒馬爾罕 (Samarkand)，儒拉率兵援救，大創俄人。後結和約，儒拉仍為沙瑚塞布伯克。越數年，敗俄兵見殺於其境，考夫蠻逼之，逃奔浩罕 (Kokand)，求援於火的爾汗 (Khan Khodiar)。火的爾汗因之，送於考夫蠻。惟考氏僅使人監視，毫未虐待。其地俄人亦因欽其為人，遇之頗優，故得享相當之自由焉。後俄將斯考百里夫 (Skoboleff) 東侵浩罕，儒拉復仇心熾，自為從戎，以報宿怨。迨浩罕覆滅，俄廷論功行賞，授以勳章，賜以年俸，予以居宅──昔日聲勢赫赫之酋長，今乃變為俄人之屬吏矣！

一月二十五日，赫氏自塔什干首途東行，經數驛而至畢什干（Bishkend）。畢什干爲近世中亞史上名城，約一八二五年，雅克布伯克（Yakub Beg）生於其地。一八六五年，雅克布東越帕米爾，入據天山南路諸城。後十二年，被殺於庫爾勒，勢遂崩壞。其子海古拉伯克（Hak Kuli Beg）率殘部應戰，亦死於喀什噶爾，據言實係其兄伯克胡里（Beg Kuli）所襲殺者。雅克布遺念在民，中亞之人皆稱之爲畢調勒特（Bodawlat）；畢調勒特者福樂（The Happy）之意也。伯克胡里時（一八九四年）居畢什干城，年受俄國津貼。赫氏曾見之，八子環侍，年已五十餘矣：惟身體魁偉，髭鬚髟然，意氣豪邁，談吐間仍欲伺隙入據喀什噶爾以繼父業焉。

赫氏在畢什干少事逗留，即復東進，二十七日過霍占（Khojent），二十九日遂抵浩罕。浩罕爲中亞大城，居民約六萬：其中三萬五千爲沙兒特人，餘爲喀什噶爾人，塔蘭齊人，（Taranchis），猶太人，吉波棨人（Gipsies），東干人（Dungans），阿富汗人，大茇克人（Tajiks）；又有印度人及華人，惟人數甚少。浩罕有回敎神學院三十五所，其中海克庫里院（Hak Kuli）係回曆一二二二年（西元一八〇六年）所建者，然較其地之瑪達拉撒依米耳院（Madarasa-i-Mir）之建築期則尙晚也。諸院生徒，計共五千；其自費者，僅三百人；餘則食宿均由院供給也。

一月三十日，赫氏發浩罕，東行渡那林（Narin R.）喀喇（Kara-darin）諸河及木速兒蹬泊

(Musulman-kul)，於二月四日，抵俄屬費爾干省(Fergana)省會瑪爾噶朗(Margolan)，應省長巴非斐施非考維斯基(Pavalo-Shvaikovsky)第，爲旅行帕米爾之準備。

赫氏於途中曾數爲錫爾河之測量，茲述其結果如下：

(一)加薩蘭斯克附近之錫爾河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測量 河最深處爲十四呎，淺處六呎六吋，平均深度八呎；其每秒鐘速率爲二呎六吋，洩水量約二萬立方呎；水中溫度爲華氏表三十一度三分。

(二)霍占附之錫爾河 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測量 河寬四百三十呎，右爲峭壁，水流頗急，左爲平灘，水流較緩；極深處爲十八呎十一吋，平均深度十二呎八吋；其每秒鐘速率平均二呎六吋，洩水量約一萬二千九百立方呎；水中溫度爲華氏表三十二度九分。

(三)古爾拉姆西爾萊(Gurum-Serai) 渡口附近之錫爾河 一八九四年一月杪測量 古爾拉姆西爾萊，霍占及民八里克(Al inbulak)(瑪爾噶朗以北村落)間之重要渡口也。其處錫爾河寬約六百四十呎，右岸低平，左岸陡直；平均深度五呎三吋，每秒速率平均二呎七吋，洩水量爲七千八百五十立方呎；水中溫度爲華氏表三十五度四分。

由上列三次測量結果，知錫爾河之洩水量，隨地不同，河流愈下其洩水量亦愈大。是蓋因下游受多數支流灌注，水量激增之故；而各地雨量之多寡，氣候之高低，測量時期之先後

，亦不無關係也。

錫爾河上游爲那林及喀喇爾河：那林在北，水多而清；喀喇在南，流急且濁。喀喇水中溫度平均爲華氏表三十七度九分，那林則爲三十二度二分；故那林水中常挾冰屑，喀喇則否。那林洩水量爲三千零七十立方呎，喀喇爲四千七百立方呎；二者之和共爲七千七百七十立方呎，與在古爾拉姆西爾萊渡口所測錫爾河之洩水量數相埒。

錫爾河中游以下，河水日向右岸侵蝕；加薩蘭斯克以南四百哩中，沿河古驛，多有淪入水底者矣。

貳　自瑪爾噶朗至帕米爾碧

帕米爾大部本屬浩罕。浩罕滅後，遂爲俄，英，阿富汗三國所分據，即原隸中國之部分亦多含混爲所侵佔。一八九一年，俄將英諾夫(Yonnoff)率騎千餘，自瑪爾噶朗進據帕米爾西北部，於瑪爾噶布河上游(Murghab)建砦曰殺人(Shah Jan)，留兵戍守；即通稱之帕米爾碧(Fort Pamir)也。

帕米爾向有世界屋脊之稱，山嶺綿亙，積雪多終年不消。即在夏季，溫度常降至華氏表十四度，冬季則有時至零下四十五度；其寒冽使人難勝。且天氣變幻無常，時而清則平靜，時而風雪交加，尤以二三月間爲甚；旅行其中，頗爲險事。故當赫氏計畫遨遊其地時，聞者

頗多，皆勸其少候數月。蓋時方二月，爲全年中最危險時期也。惟赫氏冒險性成，終違衆議，於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首途，棄車乘馬，登帕米爾嵒。

自瑪爾喃珊至帕米爾嵒約三百哩，路爲東南向。赫氏啟程後，當日宿烏什庫爾干（Uch-Kurgan），翌日抵鄂斯坦；（Austan）二地皆瀕伊斯蜚躍顏河（Isfairan）。河甚小，淺水量爲每秒二百八十立方呎。鄂斯坦爲吉爾吉思人村落，穹廬迤邐，約將一哩。其地水沸點爲華氏表二百零六度三分，故知其高度必拔海四千五百一十呎也。

自鄂斯坦南行，過郎喃爾（Langar）而至騰吉思拜（Tenghiz-bai）。騰吉思拜者，阿賴嶺（Alai）之山梁也。自費爾干至帕米爾，越阿賴嶺，凡有五道：曰陶里迭克梁（Taldik，高一萬一千六百零五呎），曰吉卜帖克梁（Jipptik，高一萬三千六百零五呎），曰撒雷克莫古爾梁（Sarik-mogol，高一萬四千一百一十呎），曰騰吉思拜梁（高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呎），曰喀喇巴什克梁（Kara-basik，高一萬四千三百零五呎）。中以陶里迭克稍爲坦平，近更修治，可行大車；惟冬日爲冰雪所封，交通阻塞。吉卜帖克及撒雷克莫古爾二梁，風暴時起，至爲險惡。騰吉思拜爲冬季郵路，然每年二月中，亦間有風暴，積雪塞途，有時年僅十餘日，有時至六七十日。途中馬骨人骨，絡繹不絕，夏日旅客，常資之爲路標焉。

騰吉思拜之南爲達爾務特庫爾干（Daraut-Kurgan）。兩地相距雖僅十餘哩，然路陡冰滑，

頗難行走。赫氏命從者攜斧錐等物，前行開道，以利馬匹。吉爾吉思之山馬，軀小而捷，升陟如貓；雖負重至一百八十磅，亦能行於緊鄰深溪，陡滑而狹之山路，不少失足。數哩至喀喇吉雅(Kara-kiya)，路愈難行。喀喇吉雅者，黑崖之意，錫爾，阿姆(Amu-daria)兩河之分水嶺也。至此赫氏頗感山病，頭痛欲裂，心房急搏，是蓋以驟由低處升至高處之故也。達爾勞特庫爾干有故堡，浩罕末汗火的爾所建者。此地命名之意，言人人殊。有謂其爲「達爾拉、烏特，庫爾干」(darah, ut, kurgan)三字所組成者：第一字爲波斯及吉爾吉思語「山谷」之意；第二及第三字爲吉爾吉思語，前者意義爲「草」，後者則「堡壘」之意也。又有謂其爲波斯語「達爾勞」(dar-rau)之訛，「急行」之意；意謂警告旅客速行渡越此可怖之處也。當赫氏至其地，土人謂前一日曾有駭人風暴；迨赫氏去後一日，該地又冰雪爲災：二者遇其一，即難倖免，而赫氏皆未遭其厄，亦云幸矣。

過達爾勞特庫爾干遂至阿賴谷。谷爲槽形，北爲阿賴嶺，南爲外阿賴嶺(Trans-Alai)，東至衆山聚結處之穆茲塔格陶嶺(Mus-tag-tau)，西至喀喇特勒谷(Kara-tegin)：寬度由三哩至十二哩，高度東部爲一萬五千呎，降至西部達爾勞特庫爾干地爲八千二百呎。吉自爾河(Kizil-su)流貫其間，西走至喀喇特勒谷，更名爲塞爾哈布河(Surkhab)，注入阿姆河。吉自爾河水量甚小，然每當夏季，附近諸山積雪消融，水輒大漲，交通爲阻。河水不日清澈

底，惟至漲時，泥沙相雜，頓呈赤褐色，故有吉自爾河之稱；「吉自爾」者，吉爾吉思語「赤色」之意也。阿賴谷因南北有高山限隔，故無南風北風，每當冬令，時有西風，東風則少。其地每年十月杪始降雪，翌年四月中方立。

林氏自達爾勞特庫爾干沿吉自爾河東行，經吉自爾安庫爾（Kizil-unkur），克什克蘇（Kara-su），吉卜帖克（Jippik），渡河而至外阿賴嶺北麓。途中遙見考夫蠻峯（Kaufmann Peak高二萬三千呎），隱顯於雪光雲影間，銀輝遠射，不敢注視。

自外阿賴嶺北麓沿喀喇蘇河（Kara-su）東南行，於往波爾都巴（Bor-dola）途中，數遇狼群。據土人云，其地多狼，夏日常出沒於阿賴谷，為害人畜。狼性兇狠，苟得機混入羊群，必將羊盡數致之死地而後已。並謂前數週有吉爾吉思人某，其有羊一百八十隻，一夜皆為狼嚙死，其殘骸可見。迨至冬日，狼多徙於喀喇庫里湖（Kara-kul）附近，以野羊（土名阿噶哩 Arkhari or argali）及兎類為食。

波爾都巴之南為吉自爾阿爾特梁（Kizil-Art），高一萬零一十五呎，其頂有回教聖者吉自爾阿爾特墓。從者告林氏云，聖者吉自爾阿爾特，當先知謨罕默德時，東來傳教，途經此梁，遂以己名名之，卒後即葬此地。梁頗險峻，行旅生畏。當由波爾都巴啟程時，吉爾吉思人之服役林氏者，皆跪禱阿拉（Allah），請其佑護；阿拉者，回語上帝之意也。迨抵梁上，又

皆跪禱阿拉，謝其默助，得逃危險。

過梁後，行抵喀克塞（Kak-sai）。其地寒甚，溫度降至華氏表零下三十六度八分。梁之南，景色頓異：山嶺平夷，雪亦漸少。喀克塞之南為喀喇庫里湖。湖為鹹水，四周皆山，最長處十二哩，最寬處約十哩，面積約在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方哩之間。南端半島凸出，其北有小島一，隔湖為二。時方三月，冰堅而厚，赫氏鑿冰測水，結果如下：

西湖

穴號	深度	水底溫度	冰厚
一	七百二十六呎五吋	華氏表三十八度一分	一呎七吋
二	七百四十八呎五吋	華氏表三十八度三分	一呎六吋
三	七百五十六呎三吋	華氏表三十八度三分	一呎四吋又二分之一
四	二百五十六呎三吋	華氏表三十五度八分	一呎八吋又四分之三

東湖

穴號	深度	水底溫度	冰厚
一	四十一呎三吋	華氏表三十四度二分	二呎十一吋又四分之三
二	四十二呎九吋	華氏表三十四度九分	三呎五吋又四分之三
三	六十二呎十吋	華氏表三十五度二分	二呎六吋

自喀喇庫里湖南行經穆茲庫(Mus-kol)以至阿克白塔梁(Ak baital)。穆茲庫者，冰谷之謂。阿克白塔梁高一萬五千三百呎，過梁東行而南，遂抵帕米爾砦；時三月十九日也。自瑪爾噶玥至此，凡行二十六日。

帕米爾砦幾在帕米爾高原中心，瀕瑪爾噶布河右岸，高出海面一萬一千八百呎。砦建於一八九三年七月至十月間，俄人用以扼帕米爾之衝途。帕米爾人烟稀少，而種派頗多：有鐵特吉爾吉思人(Teit-Kirghiz)，有查爾鐵特人(Chal-teit)，有卓維吉爾吉思人(Choy-k)，有奈曼吉爾吉思人(Naiman-k)，有奇卜察克人(Kipchak)，有黑鐵特人(Kary-teit)，又有大笈克人：或數族聚一處，或一族分據數處；吉爾吉思人率業畜牧，大笈克人則否。吉爾吉思人之由鄂什(Osh)至帕米爾者，皆取道陶里迭克及吉卜帖克二梁；而浩罕，瑪爾噶玥人則多取道騰吉思拜梁；後者亦爲大笈克人夏季往費爾干謀生者之通路。阿賴谷爲東土耳其斯坦及布哈拉間交通樞紐，回敎徒之往麥加(Mecca)及麥地那(Medina)參謁聖地者，率於夏季結侶過此而西焉。(待續)

本會出版書籍之三

地文學　張相文著　平裝一冊　定價六角

是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所著，現已三版。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附圖八十餘幅，材料宏富，印刷精良。有志地學者，洵當人手一冊也。

發售者　本會

會務紀實

△十二月九日臨時會記略▽

本年十二月九日下午二時，本會假西四兵馬司地質調查所圖書館開臨時會議，到會者十人，討論事項列左：

（一）會長問題　張會長發言，謂當地學會停頓時，本人曾有宣言：如有人能使地學會復活者，即將會務舉以委之。此次本會復活，多賴翁詠霓先生維持，本人爲踐前言，敢將會長一席讓諸詠霓先生。翁先生當即發言，謂張會長爲本會首創之人，勞績卓著，本人此次雖參加本會復活運動，然維持者並非一人，故會長一席，本人實不敢承。繼又列舉事證，謂本人若擔任會長，實於會務有碍云云。後張會長又請陳援菴先生擔任，陳先生亦謙辭不就。經衆人討論結果，會長一席，仍請張先生擔任云。

（二）叢書問題　張會長前以會務停頓，舊日地學雜誌中精博之作甚多，若任其散佚，殊爲可惜。爰擇精去冗，分別體裁，自出薪資，僱人抄錄。都約一百萬言，名曰地學叢書。惟以印費太昂，無力付刊。今於開會之際，提出討論。當由白眉初先生發言，謂經濟不敷，可先售預約券。繼陳援菴先生謂叢書由本會刊行，銷路難期暢快，不若由書賈代刊代售，按成抽費。討論結果，以兩種辦法，各有利弊，決保留再議。（按現已籌得的款，由本會自行刊印。）

（三）報告帳目　本會於民十三冬因經費無着暫告停頓時，外欠開銷，不敷甚鉅，此款皆由張會長及陳會長代墊（詳細帳目另列）。今乘開會之便，張會長提出報告，並聲明此款完全捐與地學會。繼陳援菴先生亦聲明所墊之款，完全捐助。

（四）雜項　本會復活伊始，會所設備多因陋就簡，電話報紙，皆尚缺如。當經決議：安裝電話及訂購報紙事，交

本會庶務負責人辦理。

四時散會。

△　欵項報告　▽

甲，　張陳二會長墊款報告

茲將地學會自民國十三年冬雜誌停刊時結算所有借款欠債及以後修築收支各款分別公告

計開

借欠項下

一借欠陳會長援庵墊支印刷費及薪水洋一百八十元

一挪借會所寫碑記洋六十一元六角

一欠李侍記薪水洋十五元

一結欠電話費洋一百二十元

一結欠求知印刷費洋五十六元

一結欠中華印刷費洋一百五十元七角四分八厘

一結欠和記印刷費洋二百二十元

以上共欠洋八百零三元三角四分八厘

收入項下

一收陳先生購雜誌洋二十四元

一收教育部補發補助費洋一百七十六元四角

一收張亮岑房租洋一百八十元

一收劉姓房租洋一百元（自十七年四月一號起至十二月底止）

以上共收洋四百八十元零四角

支出項下

一支李書記薪水洋十五元

一支求知印刷局洋五十六元

一支中華印刷局洋一百五十元零七角四分八厘

一支和記印刷局洋二百二十元

一支購皇城大磚洋九十七元

一支栽樹並買土洋二十八元

一支修葺藏書室並院墻及建築門房一間工料合計洋二百八十四元

一支房屋未租時看房夫工食洋七元五角

一支十六年夏修葺各房工料合計洋五十七元

一支十七年夏後墻傾塌修砌工料合計洋四十二元

以上共計支出洋九百五十七元二角四分八厘

除收入抵支外尚虧洋四百七十六元八角四分八厘此款均由

張會長遵西款付並聲明捐助本會所有借欠

陳會長援庵洋一百八十元亦經本人聲明，全數捐助。

乙　姚存吾先生出席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用款報告

本會會員姚存吾先生出席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及前教部電匯旅費百圓事，業已刊登上期本誌。茲又接姚先生來信，報告匯去旅費用途，茲錄誌於下：

「……去年由北京教育部匯來洋一百元，四月中旬即收到。……該款中幣百元合德幣一百八十九馬克。柏林地學會規模甚大，……出席時須着大禮服。海洋學會開會三日，吃飯，喝咖啡，吃酒等均須自付。總計……買白手套，白領帶，黑領帶，漆皮鞋，視衣等即用去八十五馬克。飯錢。咖啡，點心，酒煙錢，車錢，雜用等即用去八十餘馬克。再加打字費五六馬克，已逾一百七十八馬克左右。除支出下餘十一馬克。讓補述經過，……向會中報告。餘款如何處置，亦望示知。……」

丙，會費收入

十二月十五日收戴楚亭先生會費洋弍圓整

十二月二十六日收丁錫田先生會費洋弍圓

△　斯文赫定博士加入本會爲名譽會員　▽

瑞典旅行家兼地學會家斯文赫定博士於歲杪由新疆來平，應各團體之請，講演甚忙，當時平地各報章皆會詳爲披露，無庸贅述。本會以博士爲世界地學名家，尤邃於東方地理，深欲得其指導，以得他山之助。爰專函聘請博士爲本會名譽會員，當得復函，欣然加入本會，並表示感謝云。

△ 鳴謝 ▽

楊公甫先生義捐洋伍圓

丁錫田先生義捐洋叁圓

丁錫田先生義贈稼民維著四冊

白眉初先生義贈中國人文地理一冊

韓紫石先生義贈西康疆域溯古錄一冊

丁錫田先生義贈陳範侪先生大著伏乘五冊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為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事

(二)會所　本會基址在北平後海北河沿十一號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　常會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講演心得

(乙)　臨時會遇有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其中外名人能以資力與書協助本會者均推為名譽贊成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者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會費一元每年納常費二元

(七)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除已擔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議贈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應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資

(九)退會　在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過期不交會費屢催不應者

(三)本會員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地學雜誌　民國二十七年第　期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印刷者　北美印刷局　北平地安門外大街路東　電話東局四一〇二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價目表

定價	每季	一冊大洋六角
	半年	貳冊大洋壹元貳角
	全年	四冊大洋二元四角
郵費	本國	每冊伍分
	日本南洋	每冊陸分
	其他各國	每冊壹角
廣告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注意　郵票代洋按九五扣只限半分壹分貳分四分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No. 2. December, 1928.

(Vol. XVI, No. 150)

CONTENTS

1. Pien-ma: The Boundry Problem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ian .... Pai Mei Chu
2. A Trip to Sun-shan and Lo Yang (continued) .... Hsiu Tung Hsin
3. The First Russian Embassy to China .... Chang Hsing Lang
4. Sulayman's Travel,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 Liu Fu
The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of Soviet-Russia .... Chi Yun Pu
5. A. Stein: "Inner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 Translated by .... Sun Shou Hsien
The Works of Dr. R. C. Andrews in Mongolia .... Li Shu Chun
Sven Hedin: "Through Asia," Summaried into Chinese by .... Nieh Chung Chi
Society Notices

THE CHINESE GEOGRAPHICAL SOCIETY

No. 11 Hou Hai Pei-Yen

Pei. ing. China.

Annual Subscription $ 2.80 mex. Postage free.

Single Number: $ 0.70 mex. Postage free.